

書 叢 宙 宇

(1)

北
平
一
顧

社 風 宙 宇

北平一顧目次

北平的好壞	周作人 (一)
想北平	老舍 (八)
難認識的北平	老向 (一二)
北平通訊	廢名 (一七)
大都	羅念生 (二四)
接壁兒老太太言	呂方邑 (二七)
北京話裏的比喻	畢樹棠 (三五)
北平的歌謠	李素 (四二)
北平的四季	郁達夫 (五三)

- 北平的春天……………周作人（六一）
- 北平的氣候……………朝英（六五）
- 北平的風水……………何容（七三）
- 我不小覷平劇……………宋春舫（七六）
- 廣和樓的捧角家……………綠英（八一）
- 北平的巷頭小吃……………徐霞村（八九）
- 北平的豆汁兒之類……………果軒（九六）
- 北平的貨聲……………呂方邑（一〇三）
- 北平的公園……………魏光銘（一一三）
- 中山公園的茶座……………謝興堯（一一八）
- 溜躑……………孟起（一二八）
- 菜市口……………許欽文（一三六）

北平的廟會·····	張玄(二四〇)
白雲觀廟市記·····	王言一(二四六)
北平的市場·····	太白(二五〇)
天橋·····	衷若霞(二五五)
北平的洋車夫·····	吞吐(二六〇)
打小鼓的·····	劉小蕙(二六七)
北平的乞丐生活·····	柳絮(二七〇)
古城古學府·····	鍾棧(二八一)
西郊兩大學·····	任浩(二八四)
從廠甸買書說到北平的舊書業·····	蔽芾(二八八)
北平的公寓·····	徐崇壽(二九四)
公寓裏的風波·····	何容(二〇三)

我的公寓生活·····	鍾 棧 (二〇七)
北平早晨的調嗓子·····	陳啓選 (二二一)
北平傳說·····	駙 羊 (二二四)
北平話舊·····	八六老人 (二三二)
閒話中華門·····	陶在東 (二三二)
拘留所速寫·····	古 月 (二三六)
北平的土藥店·····	金 容 (二四一)
北平今日的三多·····	吞 吐 (二四四)

北平的好壞

知堂

北平的好壞

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個年頭了。其間曾經回紹興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時間不過一兩個月，又到過濟南一次，定縣一次，保定兩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則五六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於我的確可以算是第二故鄉，與我很有些情分，雖然此外還有紹興，南京，以及日本東京，我也住過頗久。紹興是我生長的地方，有好許多山水風物至今還時時記起，如有閒暇很想記述一點下來，可是那裏天氣不好，寒暑水旱的時候都有困難，不甚適於住家。南京的六年學生生活也留下好些影響與感慨，背景却是那麼模糊的，我對於龍蟠虎踞的鍾山與浩蕩奔流的長江總沒有什麼感情，自從一九〇六年肩鋪蓋出儀鳳門之後，一直沒有進城去瞻禮過，雖似薄情實在也無怪的。東京到底是人家的國土，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歸根結蒂在現今說來還是北平與我最有關係，從前我曾自稱京兆人，蓋非無故也，不過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不但不是國都，而且還變

記得。查那時很簡單的北行日記，還賸有這幾條記錄：

「十二月初九日，下午偕公歧采卿椒如至中和園觀劇，見小叫天演時，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歧椒如至廣德樓觀劇，朱素雲演黃鶴樓，朱頤通文墨云。」

「十六日，下午同采卿訪榆蓀，見永嘉胡儼莊君，同至廣德樓觀劇。」

三十二年中人事變遷得很多，榆蓀當防疫處長，染疫而歿，已在十多年前，椒如爲渤海艦隊司令，爲張宗昌所殺，徐柯二君亦久不通音信了，我自己有三十年以上不會進戲園，也可以算是一種改變吧。我厭惡中國舊劇的理由有好幾個。其一，中國超階級的陞官發財多妻的腐敗思想隨處皆是，而在小說戲文裏最爲濃厚顯著。其二，虛偽的儀式，裝腔作勢，我都不喜歡，覺得肉麻，戲台上的動作無論怎樣有人贊美，我總看了不愉快。其三，唱戲的音調，特別是非戲子的在街上在房中的清唱，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與八股鴉片等有什麼關係，有一種麻痺性，胃裏不受用。至於金革之音，如德國性學大師希耳息菲而特在他的遊記男與女第二十四節中所說，「樂人在銅鑼上打出最高音」，或者倒還在其次，因爲這在中國不算最鬧也。游記同節中云：

「中國人的聽覺神經一定同我們構造得不同，這在一個中國旅館裏比在中國戲園還更容易看出來」。由是觀之，銅鑼的最高音究竟還是樂人所打的，比旅館裏通夜蜜蜂窠似的哄哄然終要勝一籌也。

我反對舊劇的意見不始於今日，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自己避開戲園就是了，也本不必大聲疾呼，想去警世傳道，因為如上所說，趣味感覺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固不特鴉片小腳為然也。但是現在情形有點不同了，自從無線電廣播發達以來，出門一望但見四面多是歪斜破裂的竹竿，街頭巷尾充滿着非人世的怪聲，而其中以戲文為多，簡直使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硬聽京戲不可，此種壓迫實在比苛捐雜稅還要難受。中國不知從那一年起，唱歌的技術永遠失傳了。唐宋時妓女能歌絕句和詞，明有擘破玉打草竿掛枝兒等，清朝窰姐兒也有窰調的小曲，後來忽地消滅，至今自上至下都只會唱戲，我無閒去打茶園，慚愧不知道八大胡同唱些什麼，但看酒宴餘興，士大夫無復念唐詩或試帖者，大都高歌某種戲劇一段，此外白晝無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詞，也全是西皮二簧而非十杯酒兒，可知京戲已經統制了中國國民的感情了。無線電台專門轉播戲園裏的音樂正無足怪，而且本是很順輿情的事，不幸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要叫我硬聽這些我所不要聽的東西，即使如德國老博士在旅館一樣用棉花塞了耳朵也還是沒用，有時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絕望。俗語云，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中國人很有這樣精神，大家裝上無綫電，那些收音機却似乎都從天橋地攤上買來的，恐怕不過三四毛一個，發出來的聲音老是那麼古怪，似非人間世所有。這不但是戲文，便是報告也都是如此，聲音蒼啞滯澀，聲調局促呆板，語句固然難聽懂，只覺得嘈雜不好過。看畫報上所載，電台裏有好幾位漂亮的女士管放送的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口，爲什麼我們現在所聽見的總是這樣難聽的古怪話呢。我有時候聽了不禁消極，心想中國話果真是如此難聽的一種言語麼？我不敢相信，但耳邊聽着這樣的話，實在覺得十分難聽。我想到，中國現今各方面似乎都缺少人。我又想到，中國接收外來文化往往不善利用，弄得反而醜惡討厭。無綫電是頂好的一個例。這並不限定是北平一地方的事，但是因北平的事實而感到，所以也就算在他的賬上了。

總而言之，我對於北平大體上是很喜歡的，他的氣候與人情比別處要好些，宜於居住，雖然也有缺點，如無綫電廣播的難聽，其次是多風塵，變成了邊塞。這真是一把破椅子了，放在門外邊，預備給打小鼓的拏去，這個時候有人來出北平特輯，未免有點不

識時務吧，但是我們在北平的人總是很感激的，我之不得不於煩忙中特寫此小文者蓋亦即以表此感激之意也。

二十五年五月九日，於北平。

想北平

老舍

北平 一 願

設若讓我寫一本小說，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於害怕，因為我可以檢着我知道的寫，而躲開我所不知道的。讓我單擺浮攔的講一套北平，我沒辦法。北平的地方那麼大，事情那麼多，我知道的真覺太少了，雖然我生在那裏，一直到念七歲纔離開。以名勝說，我沒到過陶然亭，這多可笑！以此類推，我所知道的那點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於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討她老人家喜歡的時候，我獨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時候，我欲落淚。言語是不夠表現我的心情的，只有獨自微笑或落淚纔足以把內心揭露在外面一些來。我之愛北平也近乎這個。誇獎這個古城的某一點是容易的，可是這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

靈相黏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景名勝，從雨後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裏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兒，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這只有說不出而已。

真願成爲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裏，像杜鵑似的啼出北平的俊偉。啊！我不是詩人！我將永遠道不出我的愛，一種像由音樂與圖畫所引起的愛。這不但是辜負了北平，也對不住我自己，因爲我的最初的知識與印象都得自北平，牠是在我的血裏，我的性格與脾氣裏有許多地方是這古城所賜給的。我不能愛上海與天津，因爲我心中有個北平。可是我說不出來！

倫敦，巴黎，羅馬，與堪司坦丁堡，曾被稱爲歐洲的四大『歷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倫敦的情形；巴黎與羅馬只是到過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沒有去過。就倫敦，巴黎，羅馬來說，巴黎更近似北平——雖然『近似』兩字要拉扯得很遠——不過，假使讓我『家住巴黎』，我一定會和沒有家一樣的感到寂苦。巴黎，據我看，還太熱鬧。自然，那裏也有空曠靜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曠；不像北平那樣既複雜而又有個邊際，使我能摸着——那長着紅酸棗的老城牆！面向着積水灘，背後是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

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裏。是的，北平也有熱鬧的地方，但是牠和太極拳相似，動中有靜。巴黎有許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與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是溫和的香片茶就夠了。

北平
——
顯

論說巴黎的佈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還差點事兒。北平在人爲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裏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牠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圍都有空閒的地方，使牠們成爲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

好學的，愛古物的，人們自然喜歡北平，因爲這裏書多古物多。我不好學，也沒錢買古物。對於物質上，我却喜愛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費錢的玩藝，可是此地的『草花兒』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錢而種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

麼，可是到底可愛呀。牆上的牽牛，牆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是多麼省錢省事而也足以招來蝴蝶呵！至於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王瓜，菠菜等等，大多數是直接由城外擔來而送到家門口的。雨後，韭菜葉上還往往帶着雨時濺起的泥點。青菜攤子上的紅綠幾幾乎有詩似的美麗。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與北山來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棗，柿子，進了城還帶着一層白霜兒呀！哼，美國的橘子包着紙；遇到北平的帶霜兒的玉李，還不愧殺！

是的，北平是個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產生的花，菜，水果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從牠裏面說，牠沒有像倫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廠；從外面說，牠緊連着園林，菜圃，與農村。採菊東籬下，在這裏，確是可以悠然見南山的；大概把『南』字變個『西』或『北』，也沒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這樣的一個貧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點清福了。

好，不再說了吧；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

難認識的北平

老 向

我喜歡北平，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說已經認識北平。

北平好像一顆千年的老樹，百多萬市民比作一個個的蝕木虫兒；樹即使被鑽透了，成了空殼，但是每個小虫兒所嘗到的祇是機會所賦予他的某一枝幹上的某一小點兒。至於根幹的形態，脈絡的關聯，以及栽植的歲月，營養的來源，那就不是一个小虫兒所能了解的了。所以，我住在北平雖然不能說不久，而對於北平的認識，也還不過是一些不很可靠的一知半解。

北平有海一般的偉大，似乎沒有空間與時間的劃分。他能古今並容，新舊兼收，極衝突，極矛盾的現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點不調和也沒有。例如說交通工具吧。在同一个城門洞裏，可以出入着極時興的汽車，電車，極輕便的腳踏車；但是落伍的四輪馬車，載重的粗笨騾車，或推或挽的人力車，也同時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這新舊車輛

之中，還夾雜着紅綠轎，驢馱子，甚至至於裹着三五輛臭氣洋溢的糞車。於是車夫們大聲喊着「借光！靠裏！懷兒來！」喇叭聲，腳鈴聲，爭路相罵聲，和警察的短棒左指右揮，在同一時同一地存在着。妙在罵只管罵，嚷只管嚷，終於是風平浪靜的各奔前程，誰也不會忌恨誰，誰也不想消滅誰。

提到車輛，立刻想起洋車夫來。在社會表面上活動的，洋車夫應當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觸的也是洋車夫。他們的品類之繁，難以數計；他們的生活之苦，也難以形容。但是無論他怎樣的汗流浹背，無論他怎樣的筋疲力竭，他絕對不會以失和的態度向你強索一個銅板；你若情願多給他一兩枚，他會由丹田裏發出聲音來，向你致誠摯的謝忱。最教人難以索解的是，有時他向你報告淪為車夫的慘史，或是聲明入口待哺，車費無着的當兒，還是用一種坐在茶館品茶的閒適與幽默的口調！難得他們怎麼鍛鍊的！

在北平說吃，是再藝術不過了。富貴之家，且攔過不談。普通的人家，只要在北平有上半年的歷史，再走到任何地方，也要覺得不舒服。油鹽店，豬肉舖，米煤行總是聚在一塊兒，分布得那麼均勻，彷彿是經官府統制着開設的，無論住在那一個角落裏，製

「買開門七件事」，都不會使人感到有什麼不便。一飯千金的主兒，自然是陸地神仙，從心所欲；就是一個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將就着生活，兩枚的作料，油鹽醬醋都有了，還可以饒上一顆香菜。然而同是一個玉米麵窩窩，像茶碗那麼大的，只要兩個銅板；像酒杯那麼小的要賣一角銀洋，物以人貴，那就難以概論了。至於各地的特殊烹飪，各季的應節物品，再加街上的零吃小賣，使人眼花繚亂，不易分明。單就食物的各種幌子，各種喚頭，足夠一個人終身講究的了。

北平的街道，那麼正直；院落，那麼寬綽；家家有樹有花，天天見得着太陽，世界上還有那個都市比得上？歐式的樓房，不見得怎樣耀眼；舊式的門面，也不見得怎樣簡陋。光滑的地板，通明的玻璃，住起來也不見就比着紙糊窗和磚漫地好。他似乎什麼也能融化，什麼也能調和，所以，在皇宮巍然矗立的旁邊，可以存在着外國的租界，也可以存在着比鄉下還不如的小胡同。一牆之隔，可以分別城鄉，表示今古，而配合起來却又十分自然。

論到人物也是如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纏着小脚的女人並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是，誰也不妨礙誰。聖人一般的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村氓可以在一塊兒喝茶，而各不以

爲恥。如同電燈和菜油燈同在一個房間一樣，各自放着各自的光。最令人驚奇的，凡是法令上所制止的事，這種事一定公然的存在着；凡是法令所禁止的人，這種人也一定公開的活動着。所以警察儘可以說北平的不錯，而各色宵小之徒，也可以說北平一樣兒也不缺欠。不過，你要想分品別級，那就難了。

有工作不能無娛樂。北平的娛樂場，能夠供人自由選擇。拉車的坐在車前板上，唱兩句京調，他就可以得到滿足。逛一逛什剎海，走一走天壇，也用不着花錢。主人在屋裏成千成萬的輸盈，下人們在窗外偷兒的擲一擲骰子，也都不失爲各得其所的娛樂。娛樂之道，千頭萬緒，誰也不必勉強誰。所奇怪的是，到末了誰也能夠得到他所要求的娛樂，終於是，誰也不願離開北平。

拋開這些瑣些問題，且談一談形而上的問題吧。假如有人想出家，不必遠赴名山，城裏有的是古剎，有的是高僧。假如有人要求學，那就更方便了，各級學校，各種的學者和名流，總可以有他合適的師友。假如有人想着研究古董，無論古玩舖店一家挨着一家，足夠消磨時日；而隨處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的蘊藏着豐富的歷史，耐人尋味。假如有人在城市裏住膩煩了，一出城門便是鄉村，便有田園。要登臨有西山，要

玩水有玉泉。假如不愛作平民了，不妨到故宮去，冒充半日的無冕皇帝。這些事情，你如果都沒有興致，你還可以多聽幾回人的笑聲，妙的語言，多涵養一點人的情趣。因為人類真摯的笑語，我所知道的以北平為最濃厚。

凡是在北平住過的，多半都通稱北平「好」。至於「怎麼樣好」，或是「哪一點好」，那就言人人殊了。稱贊北平實在不易，北平太偉大了。

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於上海逆旅。

北平通信

廢名

允德先生：

北平通信

宇宙風要在六月裏出一個北平專號，我覺得這很有意義，我們住在北平愛北平的人還不藉這機會好好的來鼓吹北平的空氣麼？可惜我自己是有心而無力，關於北平實在想多寫點文章，沒有辦法只好向海上的朋友作北平通信了。我並不能說我知道北平知道怎麼多，連北平話都不會說，怎麼能說知道北平呢？我大約是一個北平的情人，這情人却是不結婚的，因此對於北平可說一點也不知道，也因此知道北平的可愛，北平人自己反不知。這樣說來，同北平始終還是隔膜的。就我說，我是長江邊生長大的，因此我愛北方，因此我愛江南。北平之於北方，大約如美人之有眸子，沒有她，我們大家都招集不過來了。我們在北平總看不見濕意的雲，「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此地人讀之恐無動於中，高唐一賦是白賦的了。此刻暮春已過初夏來了，這裏還是刮冬天的風，我從前住在

北平西郊的時候，有時要進城，本地人總是很關心的向我說，「今天不去，明天怕刮風」，我聽了猶如不聽，若東風吹馬耳，到了第二天真個的每每就刮起風來了，於是我進城的興會掃盡了，我才受了「今天不去明天怕刮風」這句話的打擊，想到南邊出門怕下雨。現在我倒覺得出門不怕下雨，而且有點喜歡，行雲行雨大有行其所無事之意，這正是在這裏終年不見濕雲之故。夏天北平的大雨對於我也沒有過壞的記憶，雨中郊外走路真個別有風味，一下就下得那麼大，城裏馬路岸上倒成了「河」，雨過天青小孩們都在那裏「淌河」，也有蝦蟆來叫一聲兩聲了，——這樣的偶叫幾聲，論情理應該使路旁我們江南之子起點寂寞，事實上却不然，不但蝦蟆我們覺得牠實在是喜歡，小孩們實在是喜歡，我也實在是喜歡了。記得小時我在家裏每每喜歡偷偷的把和尚或道士法壇上的鑼或鼓輕輕的敲打一下，聲音一發作，我自己不亦樂乎又偷偷的跑了，和尚或道士，他們正在休息，似乎也樂得這個淘氣的空氣，並不以為怎麼「犯法」。這個淘氣的空氣很有點像我在北平看小孩們淌河，聽蛙鼓一聲兩聲。我想這未必關於個人的性情，倒很可以表現北平的空氣。北平在無論什麼場合，總不見得怎樣傷人的心。我只記得在東城隆福寺或西城護國寺白塔寺廟會看見兩樣人物有點難為情，其一是要叉的，一位老

漢，冬天裏光着脊稜，一個人在高台上自己的買賣範圍裏大顯其武藝，拋叉入雲，却不能招攏一個顧客來，我很替他寂寞，但他也實在只引起幽默的空氣，沒有江湖氣，不知何故。再有一男子一女子彷彿是兩口子伸着脖子清唱的，男的每唱且，女的每唱生，兩人都都不大有氣力，男的瘦長，面色蒼白，唱完之後每每罵人沒有良心，說「我這也不容易嘞！」因為聽唱的人走了不給錢。這兩人留給我的印象算最最淒涼的，但我也實在沒有理由去批評他們，雖然我心裏有點責備而且同情於那位男子，總之北平總是近乎素樸這一方面。我還是來說我對於雨的空想。我如果不來北平住下十幾年，一定不是現在這個雨之贊美者，自己也覺得很可笑。宋人詞有句曰，「隔江人在雨聲中」。這個詩境我很喜歡，但七個字要割去上面的兩個字，「江」於我是沒有一點感情的。「黃鶴樓上看翻船」，雖然在那裏住了六七個年頭，揚子江我也不覺得牠陳舊，也不覺得牠新鮮，不能想到牠。上面我說我是長江邊生長大的，其實真是我的家鄉彷彿與長江了無關係，十五歲從家裏出來同長江初見面尚在江西省九江縣，距家九十里，更小的時候除了小學地理課程外不知有大江東去也。我說「隔江人在雨聲中」七個字我只取其五個，那兩個字大概是以一把傘代替之，至於這個雨天在什麼地方，大約就在北平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

隨便一個橋上都可以罷。從前做詩的時候，曾有意捏造了一首詩，是從古人的心事裏脫胎出來的，詩題曰「畫」，其詞如左：

嫦娥說，

我未帶粉黛上天，

我不能看見虹，

下雨我也不敢出去玩，

我倒喜歡雨天看世界，

當初我倒沒有打把傘做月亮，

自在聲音顏色中，

我催詩人畫一幅畫罷。

這總不外乎住在大平原的地方不雲不霧天高月明因而害的想思病，沒有雨乃雨催詩，所謂「一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裏」是也。天下豈有這樣一塵不染的東西嗎？因為雨想思，接着便有草想思，這真是一言難盡的，我還是引一首詩來潦草塞責，這首詩是最近在夢裏頭做的，我生平簡直沒有這個經驗，這一回却有詩為證，因此也格

外的佩服古槐居士的「夢遇」，那天清早我一起來就把鉛筆記錄下來，曾唸給槐居士聽：

芳草無情底事愁

朝陽夢裏泣牽牛

舊遊不是長江水

獨自藤花鸚鵡洲

事情是這樣的，我夢見我到了鸚鵡洲，從前在武昌中學裏唸書的時候並沒有去鸚鵡洲玩過，這回却到了鸚鵡洲，所謂鸚鵡洲者，便如詩裏所記，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後來我把這詩一看，便發現了破綻，看草色應該是春天的光景，然有花有牽牛，豈非秋朝麼？我在南邊似乎沒有見過牽牛花，此花我看得最多又莫過北平香山一帶，總而言之還是在沙漠上夢見江南草而已。我在北平郊外曠野上走路，總不覺得牠單調，她只是令我想起江南草長。最近有一件不幸的事件發生，即是在知堂先生處得見「燕京歲時記」這一冊書，書真是很可取，只是我讀了一則起了另外一點心事，其記五月的石榴夾竹桃云：「京師五月榴花正開，鮮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與夾竹桃羅列中庭，以爲清玩。榴竹之間，必以魚缸配之，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幾於家家如此。故京師諺曰，天籩魚缸石榴樹。蓋譏其同也。」

凡在「京師」住得久的人，我想都得欣賞「天籩魚缸石榴樹」這七個字，把北平人

家描寫得恰好。此七個字一映入我的眼簾，我對於北平起了一個單調的感覺，但這七個字實在不能移易，大有愛莫能助之概。原來我愛北平的街上，（除了街上洋車拚命的跑）愛北平的鄉下，愛北平人物，對於北平的人家，「幾於家家如此」，則頗有難言之感。我還想把北平街上我所心愛的人物說一點，這羣人物平常不知道幹什麼，我也總沒有遇見一個相識的，他們好像是理想中的人物，一旦誰家有喜事或喪事的時候他們便夢也似的出現，都穿上了彩衣，各人手上都有一份執事，有時細看其中有一名就是我們世界一位要飯的老太太，難得她老人家喬妝而其實是本面也在這隊伍裏濫竽。我總不覺得他們也會同我們說話的，他們好像嫻於言語，他們確是各人有各人的靈魂，其不識不知的樣子之不同，各如其囚首垢面。他們若無其事的張目走路，正如若無其事的走路打瞌睡，他們大約只貪賭博，貪睡覺，在沒有走上十字街頭以前，還在紅白喜事人家的門牆之外的時候，他們便一羣一羣的作牧豬奴戲，或者好容易得到一塊地盤露天之下一輪輪一個黑甜，不知從那裏得了一道命令忽然大家都翻起身來幹正經的去了，各人有各人一份執事，作棺材之先行，替新姑娘拿彩仗。我的話一定有人不相信的，其實情形確是如此，我知道這些市民都是無產階級，我由這些人又幻想「梁上君子」，——這是說我有點

思慕他們，他們決不會到我家裏來，而我又明白他們的身分，故我思慕此輩爲君子，一定態度很好。十年以前我同一位北大同學談到北平槓房的人物，他對於我的話頗有同感，他另外還告訴我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會記錄下來作了一點小說材料。他說他有一回在北大一院門口看見人家出殯，十六人抬一棺材，其中有一人一樣的負重舉步，而肩摩踵接之不暇他却在那裏打瞌睡。敢情北京人是真個有閒。匆匆不多寫。

廢名，五月四日於北平北河沿。

大都

羅念生

『忽必烈汗詔令在此建一個宮城和一所壯麗的園囿，

這宮牆圍繞着三十里肥沃的土地。』

自從我上次做了一個異夢，把一枝五彩筆還給了一位老道後，終日扶乩抱佛腳，筆尖總不生花。今晚妄想天開，把上面的一段神話反覆念了三百遍，喝了半瓶安眠藥，在椅上睡了片刻，於是夢見我寫成了一部史詩，也許是長篇小說，是這樣開始的：

自從忽必烈汗建下了這座宮城，經過了六七百年才進入這個舊時代，當日的城垣已經圯廢了，只剩下一個社稷花園。如今正值牡丹節，不知是春天還是夏天？老是颶風，老是飛沙，天氣再熱一點也好，下一點雨也好，却只是這般怪悶的。園裏的遊人並不因此減少，名士騷客，羣聚在來今雨軒——我希望這地方會下雨——賞花，大家抱怨花太多，不知哪一朵好？想發橫財的人，却擠在壇內看抽黃災獎券，由官家鼓勵這種公開的

賭博，由優秀的童子軍維持秩序。結果好像沒有人中過什麼獎。

於是這夢境移入了幾座宮殿裏去，不見珍奇，不見寶鼎，却只是空空的。問宮人說是忽必烈汗下詔把神器移走了，但此刻却有人想去要回來；還是不要回來好，家裏有錢財會惹強盜的。錢財既然不在家裏，這空屋子又何必留着呢？

這夢境又變換了，四周現出了許多小商店：有玩具攤，有洋貨店；有洋貨店，有玩具攤，東西擺得真擠，價錢仍然是太高。自從海陸兩禁開放以來，大香蕉仍舊賣一毛一斤，那應該賣五分錢一斤才對，才能夠大利民生。

每次變換夢境時總看見一種倒拉的羅馬馬車，拉車的可不是馬，因為每輛車下只有兩隻腳。這不是忽必烈汗夢想得到的東西，他只愛騎馬。常聽說『士大夫，要車嗎？』『前門到後門，銅子廿四枚。』『我拉！』『我拉！』記着『這宮牆圍繞着三十里肥沃的土地。』

街上的行人都是彎曲的，像江南人，全沒有一點蒙古人的神情；不像人，倒像一羣赴「東來順」的羊子。他們一聲不響，個個是端坐在城上的諸葛孔明。你看水到了一百度還不開花，不能不說是一件奇事，偶然可以見到一些像樣的人物，那一定是堂堂的官

吏，他們新得了一些美妙的名稱，可惜我全然忘記了。除了這些了不得的人物外，還有許多紳士和學者，你若這樣稱呼他們，他們便不好意思不紅臉。據說這一座『文化城』全是由他們造成的，也不知這文化還可以保存多少日子？

午門旁邊有一個賣藝的老人，他記得許多史乘上的掌故。聽他唱道：『周朝文武都豐鄩，前後相傳八百年；漢高有祖建長安，長安社稷何綿延？忽必烈汗都大都，明朝成祖往北遷；傳說北京不安好，孔雀南飛落應天！』

寫到這兒，友人郭璞又來拜訪；回頭一看，再也續不下去。

Aurion Adlon Aeido……………(明兒再歌)

原书27-34页缺失

北京話裏的比喻

畢樹棠

雖然在北平住了十幾年，關於風土人情知道的却很有限，知道一星半點，也是半生不熟的，道不出個所以然。從書本上，讀得的很多，又大半是歷史的，過去的，如北京歷史風土叢書，都門記略，北京竹枝詞，以及各家的雜筆錄紀事詩之類，和現在的情景都有些不同了。現在北平報紙的副張上，這類的記載還不少，而多半是舊事重述，是改頭換面的抄襲，常有錯誤。日常耳目接觸，比較親切些的，還是北京話，有很多人情世味和本地風光可以從話裏聽取得到，嚼摸得出。可是北京話，我也不大會說，只是愛聽，尤其是小學生和小姑娘的話，清脆伶俐，和音樂似的受聽極了。紅樓夢，品花寶鑑，和兒女英雄傳裏有很漂亮的北京話，可以說是上等的，沒到過北京的人讀了，也可以懂，可以領會，至如永慶昇平和說書詞之類，可以說是下等的，最地道的而不易領會。官話和土話若有分別，或者就在此。近來老舍的小說最善用土話，語調大半是北京

的，有的很夠味兒。我近來搜集點北京話裏的「比喻」，這是語言上修辭的一格，是幫助達意表情的一種技巧，得其自然而用之，最妙。比喻當然是假借的，話裏的比喻又多半是音的假借，不懂土音，便不得其解。現在我把每一種喻詞都加上幾句連貫的話，以助釋其意，其中有的是現成的，有的是我湊合上的。這湊合的恐怕有不大對的，不準合分寸。至如搜集的當然是不完全的，不過十分之一二，只可算點玩意兒，聊供消遣而已。這裏頭還有些俗字，一時不易寫定，例如「甬」(Pung)「我們」(ngmen)等音都很特別的，是否有一定的寫法，不得而知，也許沒有甚麼關係罷。

× × × × ×

他哥纔願意了，他倆兄弟又不願意，他爹他孃他叔都不願意，掃帚頂門，淨又兒了。我見他拿着書本兒，看書呢。他是衝着告示點頭，混充認字兒的。王老二也打整的和個先生似的，這是鼻子眼兒裏插大葱，混充象。他這一去，好有一比，比做羊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了。過去今兒個，再說明兒，長虫喫蝦蟆，一股路一股路的說咱。現今男女專講平等平權，自由結婚，不聽家庭教訓，凍豆腐有點真難拌。你

瞧我穿的，可不是我的衣裳，老媽抱孩子，人家的。我給你盛碗飯罷？萬歲爺掉在井裏，不敢撈你的大駕。你別看他生氣，那是戲台上吹鬍子，假的。你該我的，你給我，我該你的，我還你，咱們別弄些個差事兒，總是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你今年不要地麼？我叫甚麼要地呀，老太太的鞋，前窄。你就別提他了，那是老太太的腳指頭，倭囊一輩子。怎麼着？你還對我說這個？老太太上電車，慢吹！他可不是從前了，出門兒，多咱也是帶着馬弁，老媽子坐飛艇，抖起麼啦。這小子不是玩意兒，上墳不代燒紙，惹祖宗生氣。你知他是幹甚麼的！別這麼撅着屁股看天，有眼無珠。幹麼繞那麼些個灣兒？你這不是脫褲子放屁，自找費事。滿不是那麼回事，唱戲不拜老郎神，裝甚麼不相甚麼。他說的那個，不對，尿甕子打酒，錯了壺了。這麼不好，那麼也不成，鋸碗帶眼鏡，淨找喳哪。他上那裏去，裝着說和，其實，一來爲貼喫傍喝，二來是爲給人家挑事兒，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着好心。人家商量事兒，他去瞎攪合，真是洗臉盆裏扎沒兒，不知深淺。給李先生拿分子，誰愛算誰算，六指兒畫拳，有一得一。他不是沒話說，他是太老實，沙銚子裏下扁食，有嘴兒倒不出來。他把一大摞碗都摔了，這一下子，菸袋打狗，幹了桿兒啦。你就拿着刀去，也不

成，他是抱着元寶跳井，捨命不捨財。念了幾年書，連個雲彩的雲字也不認得，這不是瞎子看西洋景，白花錢麼？他們倆做伴兒，年歲不少了，這却是擊下拐棍兒作揖，老交情了。若說死了脫生，那是大坑裏發水，沒有的溜兒。他上甚麼地處，也得不多會兒，是那麼個脾氣，兔子尾巴，長不了。誰去說，也不行，他去了，一說就行，真是張飛的鬍子，滿臉。若說那個人，心眼卻不錯，就是說話辦事不沾氣，張飛賣刺蝟，人強貨扎手。你別看他不要說話，甚麼事兒也辦了，甚麼理兒也懂得，啞吧喫扁食，肚裏有數。看着那個人兒，外面兒長的不怎麼的，甚麼也能。哼，你別看他那個貌像，豬八戒吃腩子，內秀。你不是見過王市長麼，是個甚麼相兒？夜壺戴涼帽，小矮胖子。打官司就得花錢，誰也知到，那是小禿腦瓜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一屋子人都沒法了，就這麼張飛級針，大眼瞪小眼兒了。你這一說，我知道了，五更天下雪，明了白了。說着正經的，又說起歪的來了，竈王爺打跟頭，離了板了。你買了這個罷，不貴。我叫甚麼買？晴天晌午上南走，沒個前影兒。磕頭服禮，就完了咱，還要吹打的，幹甚麼呀！我看着那是六指撓癢癢，多一道子。叫你早些來，你這磨纔來，正月十五貼門神，晚了半月了。他自己來的，沒伴兒，武大郎燒紙，單弔。他

叫人家宰了，沒的怨，那是老虎掉在山澗裏，傷損的人多了。他又想着去，又想着不去，老拿不定主意，懷裏抱着個西瓜，滾上滾下的。淨些個熟合人，他還虛虛讓讓的，扯着牛尾巴上房，沒有這一牽。你若再蕪菇，我就二姑娘帶頂針，做活。他不願意，就拉倒，你儘自勸他幹甚麼？趙北口的淺子，挖魚。他待你好，那是劉備捧孩子，邀買人心。你去找他，真是半夜裏叫城門，自找碰釘子。這可幹了！得病不吃藥，我看你可怎麼好。幹甚麼都得有個數兒，他這一當子事兒，還用說麼？賣煎餅的說睡語，攤多了。我也沒聽見他倆說的甚麼，反正養濟院的鴿子，窮咕咕。我怎麼不生氣？他是成心和我過不去，賣鷄子兒換筐，倒蛋。你猜怎麼着，後來我一打聽，護國寺賣駱駝，無有那個市。這個，你別問我，巡警擺手，管不着那一段。爲這事兒，我坐了蠟啦，沒有辦成不要緊，還鬧兒個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昨兒個，他家哥兒們開了個八開，我去瞧了半天，狗咬刺猬，無處下嘴。那個事還騎忽着，沒辦呢。你納摩納摩，該怎麼辦？光靠我，剃頭挑一頭熱，也不成呀！從此你是你，我是我，咱們蕎麥皮打漿糊，倆不粘。他帶點酒，說話不着卯靠，甬理他。飯來了，咱們莊家老兒抽水烟，連吃帶喝。咱們說話，不留隔兒，這個事兒，我很作斃

子，真是大姑娘做月子，費力不討好。我打算着，這個媒有九成九得說成了，那知道當間兒裏有壞人給拆散了，王麻子的書，白說一回。他娶了媳婦兒，看如今却是貼心貼意的，但不知往下怎麼樣，騎着驢着唱本，走着瞧罷。這個書獃子，整天家不做別的，就是看鼓兒詞掉淚，替古人擔憂。人家都會彎彎曲曲，咱們是胡同裏趕驢，直打直。纔有了幾個錢，他就鬧這些架子，看起來是土地爺吃窩窩頭，擔不得大供奉。

這篇文章雖是大學堂的先生做的，却是王胖子的褲帶，希鬆平常。這個事兒，啗別多嘴，叫他說咱們是一根筷子吃藕，挑眼兒。人家待他不好，那是他腳上的泡，自己走的，還埋怨誰呢？人那能都是伶俐的，沒有笨的呢，但也得不大離格兒，這個簡直是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你當我還和他長久麼？不過是沙鍋搗蒜，一槌子的買賣。

我還能叫你墊錢麼？總是汗打病人身上出，不能把送殯的埋在墳裏。你是甚麼時候學的這個唱兒，真不含糊呵，光着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的。我就看不過他這個架子，真是鼻烟壺掉在醋缸裏，酸的聞不得。我和他一起頭頂好，後來弄擰了，那個人是牆頭上種白菜，難澆。我在他手下，簡直成了小爐匠的櫃子，動手就是銼兒。你這樣關着門起國號，就是不行，必得和我到大街上去說說。這一回是我不走字兒，駱駝打

前失，倒煤。他說的好，甚麼事兒也辦不了，狗掀糜子，淨又着財。
若那麼着，那男是一說，反正摸不清，誰辦也是老公撒尿，無有拿手。女學生走路，不是跑，就是跳，搬不倒坐大車，無有穩當勁兒。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他是十二三做媳婦，胡而巴都的認甚麼也不懂。你把他糟蹋的太苦啦，真是王胖子跳井，下不去的事情。他那是木匠扛架，自作自受，誰叫他偷人家的呢。王老五現在忽然回了頭，不但捨不得花錢，還苦把苦掖的過日子，真是船板做棺材，飄流了半輩子，到老纔盛人。出澡堂子進茶館，裏外瀾。新媳婦放屁，零幾幾。不論大小買賣，要價還價，都得個夥計。有做缸的，有做油的，甚麼事兒也辦了。有個賣東西的，是倆人搭的夥計。正賣着呢，來了個買的，問，這東西要多少錢？那賣的說，一吊錢。那買的給他八百。那賣的說，不賣。那買的就走。他那夥計就叫回那買的來，說，你別走，我給你們圓成圓成，算九百錢罷。賣的說，不賣。他那夥計就說，賣給他罷，不是外人。做缸做油的，把個買賣就說成了。

廿五的，五月。

北平的歌謠

李素

凡到過北平的人，誰忘得了那堅厚的城門，特別寬闊的長街，高聳的牌樓，金碧輝煌的宮殿？誰又忘得了那闊大，莊嚴，宏遠，舒泰，雍容大雅的氣象呢？太液池邊的荷影，昆明湖上的月色，傑閣重台，無處不表現着東方特有的美，顯示這老大古國的舊文明。雖然也有洋樓，有汽車，有無線電話，但北平就是北平，似乎永遠不會因任何事物而改變。曲曲彎彎的小胡同，爐灰似的厚土，牲口拉的大車，皆是「古已有之」而今依然存在的。

不過，儘管空中有飛機旋舞，地上有騾車爬行，我們決不會覺得有什麼不調和處，也不會感到時間上有了十幾世紀的距離。因為北平是明清兩代四五百年來國都所在地；一國的京城當然是各地人士所麇集，商賈輻輳，文物鼎盛的地方。北平本身就已經夠老了，何況又是老大的中國的舊京城！數百年前造成的一切風俗，習尚，民性等等皆已

根深蒂固，因襲的勢力非常大，像一個洪爐，足以鎔冶中外古今的雜質，形成各種難以改變的特性。這些特性表現於歌謠裏就成爲北平歌謠的特色，茲述其概略。

北平既是五方雜處，人物混雜的所在，故歌謠裏也就夾進了各個地方的色彩及語言；或是部分的融匯，或是字句的改換，不必管是誰改誰的，總之有着相互的影響：

一位姑娘三寸長，茄子棚裏乘風涼，蒼蠅耗子拉了去，哭壞了親夫，笑壞了娘。

（雪如女士：北平歌謠續集頁十六。以下簡稱續集）

一個小娘三寸長，茄科樹底下乘風涼。撥拉長腳螞蟻扛子去，笑殺子親夫哭殺子娘。（顧頡剛：吳歌甲集頁二十）

這兩首很相彷彿的歌謠，雖不能斷定是南方人帶到北平而流傳下來的，但多少總有點關係。我們再看底下的一首：

小紅孩，推紅土，一推，推到青江浦，下了船，拜丈母。丈母爹，丈母娘，都見了，就是沒見她。截着竹籬看見她，銀盤大臉好頭髮，回家告訴媽，典房，賣地，娶了她。（北平歌謠集十二）

青江浦離北平太遠，也不是一般民衆所熟知的地名，雖因趁韻關係，也難於聯想及之，

所以這首歌大抵是經過南方人的改竄，或竟是由南方傳來的。

北平久爲政治中心，一般民衆耳濡目染，對政治時事的感覺都比較敏銳，比他處人較有認識；歌謠中往往有提到時事的（他處的歌謠中也有，洪亮的浙江歌謠第一集裏就有好幾首，但總不如北平多），這實在是北平歌謠的一個特點。顏剛師在北平歌謠續集序裏說：「我們以前收集歌謠，總覺得內容偏於家庭，愛情，滑稽，兒歌等方面，說到政治的極少。像我搜錄吳歌，不爲不多，但沒有一首是提起時事的。因此……我很懷疑在歷史中究竟有沒有『童謠』這件事。……現在看了這兩本集子，知道歌謠中提起時事是可以有的，但意義甚爲淺薄。」他又說：「北平是舊日的國都，這地方的人民和政治的關係比較密切，感觸稍多，所以常用時事編入歌謠，不似他處的不知有國。這集中，如曹吳段張的打仗，如執政府的接活佛，都已編入歌裏。又如北海的溜冰，電車的開駛，都是近幾年的事，而歌中亦已屢見，可見北平的人民常在創造歌謠，不似他處的儘唱着幾支老歌。」他舉了好些個例，其中有兩個是：

鐘樓高，鼓樓矮，假充萬歲袁世凱。銅子改老錢，鐵桿打老袁。要過太平日，還

得二三年。（第一四七首）

袁世凱，瞎胡鬧，一街的和尙沒有廟，不使銅子使鈔票。註：和尙，即和尚。

（第八首）

還有一首較複雜和新鮮的：

炮隊馬隊洋槍隊，曹琨要打段祺瑞。段祺瑞充好人，一心要打張作霖。張作霖真有子兒，一心要打吳小鬼兒（吳孚佩）；吳小鬼兒真有錢，坐着飛機就往南，往南扔炸彈，傷兵五百萬。（續集頁二）

的確，北平人常在創造歌謠，不過所創造的多屬時事歌謠；他處所創造者則往往以情歌爲多，尤其是梅縣一帶的客人更常常的在創作新的情歌。

說起情歌，北平歌謠中很缺乏這種材料。抒情的已經不多，寫情的如「有女懷春」的情調則更少，茲錄兩首：

哎喲！我的媽呀！我今年全十八啦。人家都用轎子娶啦，我還怎麼不拿馬車拉呀。（朱雨尊：民間歌謠全集頁八一）

小閨女，上棗樹，隔牆看見她女婿。「你看罷！」「我不去；再遲三年來娶你。」「再遲三年你不來娶，背起包袱尋你去。」（陳增善，顧惠民：中國民歌千首）

尚有一種「看見她」的歌，是寫未婚夫到岳家去看見未婚妻時的情景的，「小紅孩」便是一個例。此外則惟有婚姻歌謠。至於男女間酬唱的情歌，差不多可以說沒有。意大利韋大利的北京的歌謠 (Vitale: Pekinese Rhymes)，及美國何德蘭的中國的兒歌 (Healand: Chinese MotherGoose Rhymes) 兩書所錄全爲兒歌。北平歌謠集和續集共收四百首，沒有一首是戀情歌謠。中國民歌千首及民間歌謠全集（內收歌謠一千二百六十餘首）所錄的北平歌謠不少，但也找不到一首戀歌。我又曾請教歌謠究研的權威之一的常維鈞先生（十年前歌謠週刊的編輯），他說在他所蒐集的二千餘首北京歌謠裏也的確沒有戀歌；若要找情歌，只在唱本小調裏有。所以我就假定北平歌謠裏沒有戀歌。像這樣的歌：

樹葉綠，樹葉青，青樹枝上落黃鶯，黃鶯喳喳叫，燕子滿林中。（續集頁五六）
似乎應該是情歌了，却只是寫景而已。

爲什麼北平沒有情歌？大概因爲北平是禮義之邦，文明上國的京都，天子所居，朝廷所在，自然是嚴綱紀，重禮教，而旗人禮教觀念較漢人尤重。傳統下來，遂使小民性

靈盡失，只知機械地走着人生的生老病死的各階段，不復知有戀愛自由和浪漫的生活。雖然在婚姻上感到極端痛苦，但是都認為是命裏註定，不知也不敢另找出路，更絕對沒有客家人「唔怕死來唔怕生，唔怕血水流腳蹠」，和蘇州人「拚得到官雙膝餒頭陀子從實說，咬釘嚼鐵我偷郎」的反抗精神。少女和少婦永遠是禁錮在庭院深深的深閨裏，不與外人接觸。從前北平女子不能上戲院聽戲，上館子吃飯，到現在女子還必入「雅坐」。即在天橋聽說書或大鼓書時也是男女分坐的。男女間可以說沒有交際，還有，北方女子，腳裹得太小了，斷絕了一切向外的活動，故不能有戀歌。南方人裹足，限於資產階級，農民婦女皆天足，客家婦女且全數天足，並無例外，整天在山野間活動，所以變歌特多。觀「山歌」一名，就知道此類歌謠的產生是需要如何的背景了，何況從前北京連妓女也沒有，只有「相公」，看品花寶鑑可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又哪兒來機會產生情歌呢？

反之，敘事歌謠（即賦體）却佔最多數。以寫實的手法，簡潔的辭語，敘述各方面的生活。家庭生活及家人間的種種關係是最普通的題材。此外則有述說兵士，洋車夫，巡警等等的苦生涯的。這在他處歌謠中頗少見。

爲人不當兵，當兵累滔滔。清晨早起，竟練東洋操，穿着一雙鬼子鞋，頭戴外國帽，身背大背包；聽說打行軍，了了了不了，搭起帳房，後頭連着焗竈，夜裏凍的我，悠！悠！悠！直學油葫蘆叫。（續集頁四七）

車夫哭，車夫哭，骨瘦如柴容貌枯，可憐終日勤奔走，衣服襤褸食不足。（同上，頁二八）

一什麼一？當個巡警不容易，二什麼二？黑夜扛槍白天拿棍兒，三什麼三？提着手袋打房捐，四什麼四？不當巡警就沒事，五什麼五？不給房捐帶本署，六什麼六？黑夜白天站的好難受，七什麼七？不關警餉乾着急，八什麼八？不當巡警就無法，九什麼九？巡警不如看家的狗，十什麼十？不當巡警沒飯吃。（同上，頁十二）

北平歌謠中往往有寓言體而含有諷刺意味的敘事歌，這也是特質之一：

閒來無事出城去，碰見兩個蝸蝸吹牛氣。一個說：「明天我吃了一顆大柳樹」。一個說：「明天我吃了一個大叫驢」。兩個正在吹牛氣，且南來了一個大門鷄；兩個一見生了氣，瞪瞪眼睛撲撲鬚，奔向門鷄去。想把門鷄吃了吧，牠們都跑門

鷄肚裏去。(北平歌謠集頁六九)

北平兒歌裏雖也有幻想和滑稽的部分，但總以反映實際生活及人事者佔多；以後母，孤兒，婚姻，節令，習俗等爲題材的居多。即想像的部分也與南方的兒歌有別，這大概是受環境的限制，即想像也是平板老實，不如南方的活潑跳動：

風娘娘，送風來，騎着毛驢，且東來，拿着口袋，洒風來。(同上，頁八六)

「風娘娘」原是最富想像的題材，該能引起多麼縹緲妙麗的詩情畫意！送風來時又該有多麼靈動，輕倩，翩翩的美的動作！可是，在北平孩子的想像裏，風娘娘也只是騎着一個笨毛驢，「的得，的得」地走着，「拿着口袋，洒風來」。幸而還想出了一個「洒」字，才給全首歌增添了許多生氣。反之，蘇州孩子在無意義的歌詞裏，例如吳歌甲集第六首：

小人小山歌；大人大山歌。蚌殼裏搖船出太湖！燕子啣泥去過海；鱗鮫跳過洞庭山！

其想像也能越山超海，若天馬之行空。這是因爲水秀山明的環境影響了性質；南北各殊，不可強同的。

說到生活方面，北平一般貧民都在非常的艱苦中掙扎着，尤以洋車夫爲最苦。各大都市的車價大抵以北平的爲最低，他們終日奔走，勞苦所得，不足一家溫飽。其他各種勞力也不值錢。不過我所見到的是民國十八年以後的北平。在帝國的時候及北伐以前却是一個繁盛富裕的地方。以前凡旗人都有俸可領，不勞而獲，逍遙度日，漸漸的養成了懶惰根性；革命後，無以爲生，於是都流落了。這是北平多貧民的原因之一。的確，懶慢遲鈍，易滿足，喜保守，無進取精神等等都是北平人的弱點。但因此他們多數是善良而安分。北平是造成順民的好地方。

月亮爺爺亮堂堂，騎着大馬去燒香。大馬拴在梧桐樹，小馬拴在廟門上。廟門對廟門，裏頭出來一個小媳婦，坐在板櫓上，叨着煙袋歪着嘴，嘎迸嘎迸嗑瓜子。

（北平歌謠集頁十七）

小棉襖兒，緊靠身兒，穩坐家中不出門兒，吃飽了，檢泡糞兒，逢五排十，趕個集兒，閒了來，沒有事兒，去到廟台兒講古蹟兒，就便是大皇帝，不如我們莊稼人兒。（續集頁四四）

這兩首歌充分地表現了北平人的特性。「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怪不得死氣

沉沉，專等着別人來宰割了。惟其是懶，更多夢裏樓台，更奢望不勞而獲；這原是我國民族的劣根性，不過在北平人中更爲明顯吧了。

作一夢真可笑，扛着鐵鍬跟鎬頭。一出城，往南跑，跑到荒郊野外，又把土來刨，一刨，刨出元寶窖，珊瑚子二丈高；還有珍珠和瑪瑙。要置房，怕火燒。要置地，怕旱潦。要買人，怕逃跑。要放賬，沒有人保。思想南柯夢，拿着黃竹桿煙袋當金條。（民間歌謠全集頁七六）

綜合來說，從北平的實際生活及北平歌謠裏所得的一致的印象是：北平是一座莊嚴，偉大，神祕，古怪，暮氣沉沉的舊城池，一切都像自盤古以來就如此的，毫無活潑，進取，更新的氣象，更沒有一點冒險與浪漫精神。其實周圍的景物原最富詩意和浪漫色彩，但這只有外方人知道和欣賞，在「本京」人却很少這種感受力，因爲他們根本缺少了浪漫的情緒；恰與纏綿的客音歌謠所表現的多情的客人，及柔麗悠揚的吳歌所表現的風流瀟灑的蘇州人成了個反比例。然而北平歌謠也自有其不可埋沒的優美之點：老實，真摯，親切，深刻，音調爽脆，有質樸的美。

火車一拉鼻兒，粥廠就開門兒，小孩兒給一點兒，老頭兒給粥皮兒，擦胭脂抹粉

兒的給一盆兒。

你也打粥，我也打粥，沒有孩子，抱個枕頭。（續集頁二九——三〇）

小白菜兒呀，地裏黃呀！三歲兩歲，沒有娘呀！好好跟爹爹過呀！就怕爹爹續後娘呀！續了後娘三年正呀！生個弟弟，比我強呀！弟弟吃肉，我喝湯呀！拿起飯碗淚汪汪呀！親娘想我一陣風呀！我想親娘在夢中呀！河裏開花河裏落呀！我想親娘誰知道呀！想親娘呀！想親娘呀！白天聽見蝸蝸叫呀！夜裏聽見山水流呀！有心要跟山水走呀！又怕山水不回頭呀！（民間歌謠全集頁三二）

像這一類的歌謠，可以說是歌謠中的杜詩了。許如詩女士在她英譯中國兒童歌謠 Ruth Hsu: Chinese Children's Rhymes 的導言裏說，「南方的歌謠固然『漂亮』，但北方的却往往有真的美」。這是很公允而確當的批評。

北平的四季

郁達夫

對於一個已經化為異物的故人，追懷起來，總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處；隨後再慢慢的思想，則覺得當時所感到的一切壞處，也會變作很可尋味的一些紀念，在回憶裏開花。關於一箇曾經住過的舊地，覺得此生再也不會第二次去長住了，身處入了遠離的一角，向這方向的雲天遙望一下，回想起來的，自然也同樣地只是牠的好處。

中國的大都會，我前半生住過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數；可是當一個人靜下來回想起從前，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烟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沈著，總歸都還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當然還是北京——的典麗堂皇，幽閑清妙。

先說人的分子罷，在當時的北京——民國十二年前後——上自軍財閥政客名優起，中經學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於負販拉車舖小攤的人，都可以談談，都

有一藝之長，而無憎人之貌；就是由薦頭店薦來的老媽子，除上坑者是當然以外，也總是衣冠楚楚，看起來不覺得會令人討厭。

其次說到北京物質的供給哩，又是山珍海錯，洋廣雜貨，以及蘿蔔白菜等本地產品，無一不備，無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時候，總只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沈悶，灰沙太暗澹，生活太無變化；一鞭出走，出前門便覺胸舒，過蘆溝方知天曉，彷彿一出都門，就上了新生活開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載，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箇箇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覺得格外的濃，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許是爲了我那長子之骨，現在也還埋在郊外廣誼園的坟山，而幾位極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裏同時斃命的受難者的一羣。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無一不可愛的，就是大家覺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聯合上一起，在我也覺得是中國各大都會中所尋不出幾處來的好地。爲敘述的便利起見，想分成四季來約略地說說。

北平自入舊曆的十月之後，就是灰沙滿地，寒風刺骨的節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過的日子。但是要想認識一箇地方的特異之處，我以為頂好是當這特異處表現得最圓滿的時候去領略；故而夏天去熱帶，寒天去北極，是我一向所持的標準。北平的冬天，冷雖則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閑，也只有冬季，使人感受得最澈底。

先說房屋的防寒裝置罷，北方的住房，並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樣，用的是鋼骨水泥，冷熱氣管：一般的北方人家，總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牆！上面花廳內都有一張暖炕，一所迴廊；廊子上是一帶明窗，窗眼裏糊着薄紙，薄紙內又裝上風門，另外就沒有什麼了。在這樣簡陋的房屋之內，你只教把爐子一生，電燈一點，綿門簾一掛上，在屋裏住着，却一輩子總是暖烘烘像是春三四月裏的樣子。尤其會得使你感覺到屋內的溫軟堪戀的，是屋外窗外面烏鳥在叫嘯的西北風。天色老是灰沈沈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圍障，而從風塵灰土中下車，一踏進屋裏，就覺得一團春氣，包圍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馬上就忘記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歡吃酒，燒燒羊肉鍋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夠割捨；酒已經是禦寒的妙藥了，再加上大蒜

與羊肉醬油合煮的香味，簡直可以使一室之內，漲滿了白濛濛的水蒸溫氣。玻璃窗內，前半夜，會流下一條條的清汗，後半夜就變成了花色奇異的冰紋。

到了下雪的時候哩，景象當然又要一變。早晨從厚綿被裏張開眼來，一室的清光，會使你的眼睛眩暈。在陽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來了，墊伏得很久的小鳥，在這時候會飛出來覓食振翎，談天說地，吱吱的叫箇不休。數日來的灰闇天空，愁雲一掃，忽然變得澄清見底，霧障全無；於是年輕的北方住民，就可以營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趕冰車雪車，就在這一種日子裏最有勁兒。

我曾於這一種大雪時晴的傍晚，和幾位朋友，跨上跛驢，出西直門上駱駝莊去過過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現的不少白峯頭，和時時吹來的幾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祕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直到了十餘年後的現在，我一起起當時的情景，還會得打一箇寒顫而吐一口清氣，如同在釣魚台溪旁立着的一瞬間一樣。

北國的冬宵，更是一箇特別適合於看書，寫信，追思過去，與作閑談說廢話的絕妙時間。記得當時我們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總不遠千里地走攏來

聚在一道，會談少年時候在故鄉所遇見的事事物物。小孩們上床去了，用人們也都去睡覺了，我們弟兄三個，還會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長談下去。有幾宵因於屋外面風緊天寒之故，到了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時候，便不約而同地會說出索性坐坐到天亮的話來。像這一種可寶貴的記憶，像這一種最深沈的情調，本來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夠多享受幾次的曇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裏，那趣味也一定不會得像如此的悠長。

總而言之，北平的冬季，是想賞識賞識北方異味者之唯一的機會；這一季裏的好處，這一季裏的瑣事雜憶，若要詳細地寫起來，總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麼大的書好做；我只記下了一點點自身的經歷，就覺得過長了，下面只能再來略寫一點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懷夢境，聊作我的對這日就淪亡的故國的哀歌。

春與秋，本來是在什麼地方都屬可愛的時節，但在北平，却與別地方也有點兒兩樣。北國的春，來得較遲，所以時間也比較得短。西北風停後，積雪漸漸地消了，趕牲口的車夫身上，看不見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襖的時候，你就得預備着遊春的服飾與金錢；因為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得同飛馬似的溜

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繞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記憶的痕跡，是城廂內外的那一層新綠，同洪水似的新綠。北京城，本來就是一箇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一踏出九城的門戶，四面的黃土坡上，更是雜樹叢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裏顫抖着的嫩綠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經系統不十分健全的人，驟然間身入到這一箇淡綠色的海洋濤浪裏去一看，包管你要張不開眼，立不住腳，而昏厥過去。

北平市內外的新綠，瓊島春陰，西山挹翠諸景裏的新綠，真是一幅何等奇偉的外光派的妙畫！但是這畫的框子，或者簡直說這畫的畫布，現在却已經完全掌握在一隻滿長着黑毛的巨魔的手裏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那一日纔能夠重見得到天日呢？

從地勢緯度上講來，北方的夏天，當然要比南方的夏天來得涼爽。在北平城裏過夏，實在是並沒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熱的時候，只有中午到午後三四點鐘的幾箇鐘頭，晚上太陽一下山，總沒有一處不是涼陰陰要穿單衫纔能過去的；半夜以後，更是非蓋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過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

我在北平，曾經過過三箇夏天；像什剎海，菱角溝，二閘等暑天遊耍的坦方，當然是都到過的；但是在三伏的當中，不問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張藤榻，搬到院子裏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陰處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聽聽盲人的鼓詞與樹上的蟬鳴，也可以一點兒也感不到炎熱與薰蒸。而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北平頂多總不過九十四五度，這是一種大熱的天氣，全夏頂多頂多又不過十日的樣子。

在北平，春夏秋の三季，是連成一片；一年之中，彷彿只有一段寒冷的時期，和一段比較得溫暖的時期相對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間，自夏到秋，也只覺得是過了一次午睡，就有點兒涼冷起來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別的覺得長，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覺得比別處來得濃厚。前兩年，因去北戴河回來，我曾在北平過過一箇秋，在那時候，已經寫過一篇『故都的秋』，對這北平的秋季頌贊過一道了，所以在這裏不想再來重複；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實在也正像一冊百讀不厭的奇書，使你愈翻愈會感到興趣。

秋高氣爽，風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騎着一匹驢子，上西山八大處或玉泉山碧雲寺去走走；山上的紅柿，遠處的煙樹人家，郊野裏的蘆葦黍稷，以及在驢背上馱着生菓進

城來賣的農戶個家，包管你看一個月也不會看厭。春秋兩季，本來是到處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來似乎更高一點，北方的空氣，吸起來似乎更乾燥健全一點。而那一種草木搖落，金風肅殺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覺得要嚴肅，淒涼，沈靜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農民的家裏或古寺的殿前，自陰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牠三個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爲氣！』以及『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的那一種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覺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會得感至極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駕。所以我說，北平的秋，纔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只不過是英國話裏所說的 Indian Summer 或叫作小春天氣而已。

統觀北平的四季，每季每節，都有牠的特別的好處；冬天是室內飲食奄息的時期，秋天是郊外走馬調鷹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綠，夏天飽受清涼。至於各節各季，正當移換中的一段時間哩，又是別一種情趣，是一種兩不相連，而又兩都相合的中間風味，如雍和宮的打鬼，淨業庵的放燈，豐台的看芍藥，萬牲園的尋梅花之類。

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爲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

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

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經開始了，雖然我還不大覺得。立春已過了十天，現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頭了，布衲攤在兩肩，窮人該有欣欣向榮之意。光緒甲辰卽一九零四年小除那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曾作一詩云：

「一年倏就除，風物何淒緊。百歲良悠悠，白日催人盡。既不爲大椿，便應如朝菌。一死息羣生，何處問靈蠢。」但是第二天除夕我又做了這樣一首云：

「東風三月煙花好，涼意千山雲樹幽，冬最無情今歸去，明朝又得及春游。」這詩是一樣的不成東西，不過可以表示我總是很愛春天的。春天有什麼好呢，要講他的力量及其道德的意義，最好去查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抒情詩的演說，那篇世界語原稿是由我筆錄，譯本也是我寫的，所以約略都還記得，但是這裏謄錄自然也更可不必要了。春天的是官能的美，是要去直接領略的，關門歌頌一無是處，所以這裏抽象的話暫且割愛。

且說我自己的關於春的經驗，都是與遊有相關的。古人雖說以鳥鳴春，但我覺得還是在別方面更感到春的印象，即是水與花木。迂闊的說一句，或者這正是活物的根本的緣故罷。小時候，在春天總有些出遊的機會，掃墓與香市是主要的兩件事，而通行只有水路，所在又多是山上野外，那麼這水與花木自然就不會缺少的。香市是公衆的行事，禹廟南鎮香爐峯爲其代表，掃墓是私家的，會稽的烏石頭調馬場等地方至今在我的記憶中還是一種代表的春景。庚子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記云：

「晨坐船出東郭門，挽繆行十里，至繞門山，今稱東湖，爲陶心雲先生所創修，堤計長二百丈，皆植千葉桃垂柳及女貞子各樹，遊人頗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轎過市行三里許，越嶺，約千餘級。山上映山紅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數株，著花蔚藍色，狀如豆花，結實卽刀豆也，可入藥。路旁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於碗口而長僅二三寸，頗爲可觀。忽聞有聲如鷓鴣鳴，闔闐然，山谷皆響，問之轎夫，云係雉鷄叫也。又可里許過一溪，闊數丈，水沒及胛，舁者亂流而渡，水中圓石顆顆，大如鵝卵，整潔可喜。行三四里至墓所，松柏夾道，頗稱闊壯。方祭時，小雨簌簌落衣袂間，幸即晴霽。下山午餐，下午開船。將進城門，忽天色如墨，雷電並作，大雨傾注，至家不息。」

舊事重提，本來沒有多大意思，這裏只是舉個例子，說明我春遊的觀念而已。我們本是水鄉的居民，平常對於水不覺得怎麼新奇，要去臨流賞玩一番，可是生平與水太相習了，自有一種情分，彷彿覺得生活的美與快樂之背景裏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蟲又次之。我非不喜禽蟲，但他總離不了草木，不但是吃食，也實是必要的寄託，蓋即使以鳥鳴春，這鳴也得在枝頭或草原上才好，若是雕籠金鎖，無論怎樣的鳴得起勁，總使人聽了索然興盡也。

話休煩絮。到底北平的春天怎麼樣了呢。老實說，我住在北京和北平已將二十年，不可謂不久矣，對於春遊却並無什麼經驗。妙峯山雖熱鬧，尙無暇瞻仰，清明郊遊只有野哭可聽耳。北平缺少水氣，使春光減了成色，而氣候變化稍劇，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爲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我們著了單袷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不過這春的季节自然還是有的。第一，冬之後明明是春，且不说節氣上的立春也已過了。第二，生物的發生當然是春的證據，牛山和尚詩云，春叫貓兒貓叫春，是也。人在春天却是懶散，雅人稱曰春困，這似乎是別一種表示。所以北平到底還是有他的春天，不過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

點，叫人有時來不及嘗他的味兒，有時嘗了覺得稍枯燥了，雖然名字還叫作春天，但是實在就把他當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頭，反正這兩者在表面上雖差得遠，實際上對於不大承認他是春天原是一樣的。

我倒還是愛北平的冬天。春天總是故鄉的有意思，雖然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至於冬天，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故鄉的冬天我也不喜歡；那些手脚生凍瘡，半夜裏醒過來像是懸空挂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氣的感覺，很不好受，在北平的紙糊過的屋子裏就不會有的。在屋裏不苦寒，冬天便有一種好處，可以讓人家作事，手不僵凍，不必炙硯呵筆，於我們寫文章的人大有利益。北平雖幾乎沒有春天，我並無什麼不滿意，蓋吾以冬讀代春遊之樂久矣。

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北平的氣候

朝 英

到過北平的人，都知道：『無風三尺土，微雨滿街泥』這兩句話說得最剴切不過。原因是北平是一個大陸性的地方，全年的雨量常較東南沿海為少，且分佈又極不均勻，夏季特多而他季甚少；例如近幾年作者在北平曾親眼看見冬春五六個月內，僅下了十幾次小雨，有幾個月竟整月沒有下過一點，這在南方真是很少看見的；何況這裏都是砂土，土質又鬆，在一陣風馳電掣的車輪過去之後，常扇起了一片很厚的灰土；偏巧這裏的車子又多，一天到晚總是川流不息的跑着，在這種場合之下，你怎能叫這『三尺之土』安然停下？然這還在無風的時候，要是大風一起，那才倒霉，一陣陣的灰砂，常會沒頭沒臉地蓋下，你如果正在路上行走，沒有帶上眼鏡或蒙住嘴鼻的話，算不定會使你眯住了眼或抹了一鼻子灰，所以到北平旅行的人，常以此為苦。記得上月世界低音歌王夏理亞平到平表演的時候，便爲了吃不住這個苦而趕緊跑了，臨行時記者還問他對北平

有什麼感想，他說：『北平一切都好，獨有黃砂有點喫不消。』這真合着北平一句土話，叫做『吃不住兜着走』了。

實際上這還不算怎麼樣的奇特，最利害的是每當春夏之交——三四五各月，會憑空的天昏地黃飛砂走石起來。而且連天上的太陽月亮，也會弄得黯淡無光，古人有『黃沙漫漫，天日爲昏』的描寫，我想也不過是如此的了。這種風砂，北平人不知道是叫他什麼？但在氣象學上却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沙陣（Sandstorm），是颶風（Squall）的一種。

上面已經說過，這裏的雨都下在六七八九這幾個月裏，尤其是八月這一個月，竟佔了全年的三分之一；而且有時候下的大了，一天就可以下到這三分之一的一半，試想，在這種畸形的大雨之下，這些『微雨』已經『滿街泥』的胡同泥道，豈不是糟之又糕；何況這裏河道又少，一下子怎麼可以宣洩出去。北平近郊和永定河等之所以有積水不退或氾濫的現象發生，多少是和這個有關係的。

『黃梅時節家家雨』，在長江流域的人差不多都嚐到這種梅雨時節的滋味，在這種雨裏，出門帶傘不得，不帶傘又不得，因為帶了傘呢，覺得累贅；不帶傘呢，這種不休

不止的濛濛毛雨，有時也許會下大了一點。再加起在梅雨期裏——約自六月中旬起至七月上旬止，天老是那麼陰沉沉地一天到晚，濕度又大，溫度又低，一陣冷風過來時，會使你索索的發抖；晾了衣服，一天也不得乾；新買來的無線電乾電池，要是保藏得不好，兩三天就要使其發霉；然在北平可沒有這些，因為南方正在雷雨連綿的時候，這裏至多不過下幾陣雷雨，雷雨過了，天又轉晴，你說這種天氣夠多麼痛快！

雷雨在這裏發生得很遲，最早在三月杪或可聽到一二聲雷響，然大多數都在四月開始，例如今年五月一日，才聽到霹靂一响；但到十月，便已壽命告終，不像江浙閩粵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聽到雷聲隆隆，看到電光閃閃。在這六七個月中，六月裏又像是最多雷雨，然統計下來，一年也不過十餘次或廿餘次罷了。最有趣的是下了雷雨之後（要是_不大），路上馬上就乾，不像『細雨紛紛割不斷』的時候那樣討厭。而且在赤日當空溽暑悶熱的時候，若來了一陣雨，便覺得胸襟清涼，精神爲之一爽，比在東安市場吃冰激淋，西單牌樓喝酸梅湯實在好得多了。若下在夜裏呢，則在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後，便看見雲斂晴空，碧天如洗，間或留有殘雲，亦都是如棉絮一樣的白色大塊。迎着對面朝陽，更加晶瑩雪白；華麗輝煌，偶或雲破天開，愈加襯托着一綫青天的美麗，所

謂「雨過天青雲破處」，正是這樣景色的特寫。即平日被塵砂迷糊住了的遠山近郭，這時也可盡收眼底。再者北平城裏與近郊的樹木花草極多，經過這一陣雨水沖洗之後，更覺得鮮妍萬端，倍極蔥蘢，『花含宿雨柳含烟』，真是有說不出的一種好看。又此時一般起得早的，都提着鳥籠到天橋，先農壇，永定門，北海與近郊一帶聊聊去，玩倦了，便坐在水榭柳陰之下，泡上一壺茶，慢慢的自斟自酌。有朋友的時候，還可以對奕一局棋，看看書，說說笑，有愛人的更好。跑到中山公園的水榭，來今雨軒後面的池邊，北海的玉簫橋上，都可以縱目騁懷，沉醉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所謂『陂塘春水綠於油，樹樹垂楊隱畫樓』，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其妙；亦惟北平，始有此妙，俗語有『失於此者得於彼』，北平其亦因多於風砂而美於雷雨後之時乎！然有時正在路上行走，附近又沒可躲的地方，忽然『黑雲鬢鬢西南來，狂飈挾勢驚奔雷；夕陽倉卒收不及，劃在半壁青天開』的時候，也會把人嚇了一大跳！

大陸性的氣候往往是這樣，收熱易，放熱也易，北平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例如夏天的時候，日裏有時熱得不堪，到太陽下山的時候，已涼了不少，往後越多過了一個鐘頭，越涼了一個鐘頭，一直到早晨日出以前，便是全日最涼的時候，故在北平有許多有

戲癮的，都在這個時候跑到城外去喊噪，有的還佐着一把胡琴，更加是『歌聲悅耳』。諺云：『伏裏蓋夾被，田中不生米。』這在南方生米的地方的確是如此，但在北平却並不盡然，到了半夜非特祇蓋夾被，而且還有蓋棉被的呢。這種現象在夏天如此，在冬天乾季時亦莫不如此，蓋每遇晴天，溫度在每天相差必大，普通有『早上冷，午上暖，要下雨，總得半個月。』在北平非但祇半個月，有的時候簡直一個月兩個月也沒有下到一點。

這裏若照緯度上說來，是北緯約四十度的地方。所以日長夜短或日短夜長的現象是很顯著的，在冬至相近的幾天，晚上到五點多鐘，便有點昏黑，早晨非得在七點鐘過後，不能見曙光，冬至過後，晝間便逐漸加長，同別的地方一樣；到了接近夏至的時候，這裏日子晝間便挺長，夜裏便挺短，懶惰的人，睏到六點多鐘醒來，便以爲自己是很早的了，其實太陽早早掛到了三竿之上。晚上六點鐘吃過了晚飯，打了一回乒乓球，看了半個鐘頭報，再在外邊溜達一下子，天上還是很光亮，詩句有『綠樹蔭濃夏日長』，這裏的夏日才算是真正的長了。

因了區域，環境，緯度，和日射的關係，北平冬天的冷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所以

十一，十二同正，二，三這五個月內，平均的溫度，都在零度之下，最冷的天氣，溫度曾低到冰點以下三十五六度（華氏）。北平溜冰之所以有名，便因為北海中山公園，中南海等處的厚冰，常保持到二三月還不融化的緣故。最有趣的是早晨起得很早的時節，若將鎖鑰一類的東西含在嘴裏，便會馬上將你嘴巴黏住，毛筆一類的東西，若將頭弄濕觸到鐵器之上，隨便你怎樣拉的快，筆頭常黏住不肯下來，所以古人所說的『繒纒無溫』『滴水成冰』的話，在這裏看起來，實在並不是怎樣奇怪！然有人未到北平以前，常疑心這裏是冷得怕不能忍受，那你可不要怕，因為這裏溫度雖低，濕度却是很小，所以當沒有風時，並不顯得怎樣冷，刮大風時却未免有點難受，但你還可不要怕，因為祇要有錢，這裏有的是皮袍，和煤炭，你要是怕冷，那坐在家裏得了，反正多穿上幾件皮的，毛的，每個房間裏都生上一個火爐，如果怕火爐有烟不雅觀，和怕中煤毒，還可以換上幾個西式的熱水汀。要出去呢，也很便當，祇要備有一部八汽缸一九三六年式的流線型的汽車，坐在裏頭一點也不冷；而且還很好看。此時你要高興看戲的時候，一霎時就可以到中和看程硯秋，開明看尚小雲；或光陸平安看電影，北京飯店去跳舞，至於報上說什麼：『昨夜凍死乞丐十六名，』或『貧民三千餘人，無衣蔽體，情形甚慘。』那

是另外的事，這裏不談。

冷得快，熱得也快，北平便是這個樣子，普通說北平無春秋，確也有相當的意思，因為在這裏一暖和一涼來，便暖 and 得很快，溫和的天氣祇有廿幾天，便轉到了像初夏一樣暖熱的天氣。一些花草樹木，此時便長得很快，如果下了一陣春雨，那便長得更快，清詩有『芳草不知春，一雨猛然醒』，便是絕妙的寫真。到了秋天，也是一樣，北平人有句土話叫做『一陣秋雨一陣涼，十陣秋雨換了棉』，自然可以知道的天氣是涼得快了。

不過這裏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時候，光景却特別有點淒涼，因為這裏有許多葉子自從『一葉飄零忽知秋』以後，經過了一陣秋風秋雨，葉子便會特別下的快。如果在夜間失了眠或別有心緒的人，聽見瑟瑟秋雨，那纔真有點像宋人小詞中所說的：『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

還有一點，這裏的霜期甚長，約有六七個月；暈也很多，每年連日月暈約有一百餘次，蘇洵作辨姦論若在北平，恐怕還要早一點脫稿。因為『月暈而風』的一句話，還可以早一些發現啊。

這裏梅花很少，故『春來第一枝』常讓桃花出風頭，在桃花之中，山桃最早，在三

月下旬，便已發芽，碧桃次之，蜜桃又次之，開花發芽，都在四月下旬。杏較山桃稍遲，李又較杏爲遲，此後如石榴，銀杏，海棠杜梨等等，均在四月下中旬及五月上中旬，跟蹤的發葉或開花。聲聞遐邇的如法源寺之丁香花，崇效寺，中山公園的牡丹花，都在五月初中旬始盛開。又爲詩人們所嘆賞的楊柳，在四月中下旬便發芽吐葉，至於『柳絮飛來一片紅，夕陽返照桃花塢』，須在五月初旬始能看到。這和廣州在正月初便已桃花盛開，一月杪便已楊柳發芽，相差約在百日左右，卽和上海南京漢口等處，相差尙有半百之多。孟姜女歌詞裏有：『三月裏來是清明，桃紅柳綠正當景，』這種風景，在北平實在還說得太早。（註三月當是陽歷四月）

鳥類在北平亦較南方爲少，除留鳥夏鳥冬鳥沒有精確的觀察着外，候鳥如雁燕之類，在這裏都很少停留，雁在三月遷徙後，已好久沒有聽到那種淒涼之聲；燕本來在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可以看到，但在今年，始在昨天看到一隻，『淒涼怕看燕歸來』，難道燕子也怕看見這阡危的故城嗎？

五月十五日寫於北平

北平的風水

何容

北 平 的 風 水

我不懂得風水，我要說的不是風水，是風和水。

初到北平來的南方朋友，總覺得北平的風可怕。住常了，也就慢慢的能適應環境了。我記得有個痛恨白話詩的同學，作過一首白話詩，說：「北京的風啊，真討厭哪！白話詩啊，真北京的風啊！」這首詩的本身就足表現出北京的風是如何的討厭了。風之討厭，固不限於北平的，不過風到了北平，就更討厭了。把風跟花雪月拉到一起的，大概是沒到過北平的人，或者不是北平的風。小時候兒，我總以為風是野地裏才有，因為在野的樹要動，才有風；於是恨樹。後來知道水可以作浪，樹却不能興風，而且有時「樹欲靜而風不息」，倒覺得樹有些可憐了。

風之所以討厭，因為它總是幫壞人的忙。放火的總是趁刮風的天兒；作賊的，據說有句格言，是「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也有說是「偷風不偷雨」的，總之也與風

有關。壞人總是借風的力量而作惡。北平的風之所以討厭，却是因爲它給人種種壓迫。擺在大街上賣的食物，上頭不知道有多少病菌；只因自己並不在飯攤兒上吃飯，有時在小攤兒上買幾個梨，也得帶回來削了皮才吃，所以在衛生方面，還不會直接受到風的壓迫。那些只求一飽的同胞們，哪兒有飯就在哪兒吃，本來就講不起衛生。也不必管他們吧。講體面的當局，怕外國人看見了笑話，也曾禁止過在小街上擺攤兒；只講事實不管體面的，就又不管這些事了。總之誰對於風也沒辦法。

像我們這一路人，所受的壓迫，還是在行動方面的。出門的時候兒，安步以當車，魔得睜不開眼睛，若竟閉着眼睛瞎走，又有被汽車撞死的危險。坐「人拉人」的車，風天兒當然要加價；而且要是頂着風兒走，有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車夫，常常跑着吐沫，甚至淌鼻涕；吐沫星兒颳到臉上，雖未必就會傳染上肺癆，總難免有不快之感。要同他交涉，又是毫無憑據的事，而且已經「既成的事實」了，也只好「唾面自乾」。女人們坐車，常用手帕把修飾了半天的臉蓋上，也許就是怕受吐面之辱。那些坐着汽車兜風的人們，自然不會感到這種壓迫。

風之能壓迫人，是因爲它能掀起塵土；若是沒有土，而單有清風，倒也可與「細、雨」

或「明月」湊個雅境。土能尅水，水也能尅土。若有水，風也可以減少些效力。洪水固然可以毀滅一切，但若水不制土，便只好任風作怪了。那些提着水桶洒街的清道夫，「一杓一杓的，洒得又遠又均勻」，可是制不住土，也就無補於風之爲害了。北京城裏本來是有河有溝的，現在便只有「河沿」「溝沿」了。而且有些已經填平了築成走汽車的馬路了，「建設」的意義，本來就等於「建築」，疏濬溝渠當然不在建設範圍之內。而且河溝又不是「文物」，用不着「整理」；雖是古物，却不值錢，也用不着「保管」。假設北平沒有這幾個「海子」，簡直就成「乾城」了。土的勢力那麼大，也許是因爲水少的緣故。風那麼可怕，正是因爲土多。

在北平住這麼些年，「人情」沒有鬧明白，「風土」倒領略得不少。因爲「土」而聯想到「水」，乃談風水。

我不小覷平劇

宋春舫

且說我如何不敢小覷平劇！

民國九十年間，三五同志，在北京組織一社，叫美育社。社員呢，大半是鍍過金的留學生，對於一切流行有藝術性的玩意兒，如跳舞，溜冰，魔術等都有相當的研究和欣賞力，記得我們當初有一句口號是「以舞蹈來替代麻雀！」

第二年的冬季，有人發起北京四郊冬賑游藝會，幾次開會討論的結果，地點是決定「真光」，節目是魔術話劇西洋歌舞等等。

「沒有舊戲，在北京似乎不能號召觀衆吧？」有人這樣的問。

「我們應當有自知之明，」有一位社友立起來很激烈地反對，「如果人家叫我們去跳一次『探戈』，唱一只紐約盛行毛毛雨一類的小曲，以及彈一回披霞諾，我們是決不會丟臉的。但如果現在要請我們去喊幾句『孤王酒醉桃花宮』……那可不免班門弄斧，

真所謂忠言逆耳，我們當時聽了這幾句話，大家都很生氣。這詎不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麼——尤其是陳××女士，聽了更大的不以為然。

陳女士是二十年前，北京數一數二的交際明星，跳舞是不必說，並且說得一口好流利的英語；雖然原籍是江南，但却生長在北方，牠從小就喜歡哼幾句，對於平劇，平日耳濡目染的程度，是更不必提了。而且有時還請人替她說戲。她既然自告奮勇，我們當然一致擁護。結果，平劇的一項節目，便由她去擔任了。

節目中最末一項是話劇。名字及情節，現在我都記不起來了。因為全體社員在話劇裏一齊登台，所以放在大軸；壓軸便是空城計。飾孔明的，不消說，當然是陳××女士，琴童便是她兩個女兒，非常的玲瓏可愛；還有那兩個掃街老頭兒，因為借此可以上台去胡鬧一陣，社員都爭先恐後的想去扮演。可是司馬懿呢——却無人顧問。第一，司馬懿是配角，請問到了那一天，社友都抱着「出風頭」主義，誰肯去當這吃力不討好的配角？第二，即使我們社友之中，有一兩位是會唱大花臉的票友，他們不會自己來一齣麼？如何肯飾空城計的司馬懿？我們討論了半天的結果，祇好向城南一個班底裏，借一

位來充這角兒，代價是袁頭十二枚。

大概兩個月以前，我們便開始預備了，其他的節目，似乎是很簡單，很容易，說也奇怪，我們的目標和興趣，漸漸的轉移到了平劇方面。於是乎陳××的家中，便平地熱鬧起來，每日去聽她吊嗓的，說戲的，後來居然彩排，一天到晚，真是車馬盈門，胡琴弦子的聲不絕於耳，不在話下。

我因為有人發表過「貽笑大方」那些意見，總覺有些放心不下。有一天我靜悄悄的請了唐××同到陳家去，唐××呢，說起來話長，他是在旗的，如果沒有辛亥那一次革命，說不定他現在還是皇親國戚呢。他聽了一段二六以後，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也虧她！」

光陰似箭，我們是真個要登台了。社友大家都興高彩烈，擦拳磨掌，因為我們的入場券，在未開演以先，早已銷售一空。話要說回來，我們當時宣傳的方法，的確不壞。各大報館裏，我們都有密切的聯絡，各大機關裏，有的是親戚故舊，而且我們社中有幾位社友，在十六七年前，如陸小曼女士等確是鼎鼎大名，不可一世的，她們都肯犧牲色相，登台演劇，那還了得！

古琴——雙簧——魔術——探戈——西洋小曲——一樣一樣的過去了，似乎很順利，四座彩聲不絕，觀衆也沒有離座他去的。忽然臺上燈光一亮，空城計來了，行頭的鮮明奪目，是不必說。一回兒，孔明出來，道白很清楚，台步也還平穩，神情也還合理化，但是無論孔明如何如何的賣力，一點彩聲也沒有，城頭一段，也常得起「平穩無疵」四個字，可是觀衆好像沒有聽見一般。這一來，可真把我們社友急壞了，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跑到我們自己所留的包廂裏面，面面相覷，覺得不妙。有一位，立刻出主意，說人家既然不肯喝彩，讓我們自己來幹吧。說完這句，彩聲便如爆竹一般不斷的從我們包廂裏射出來，可是別處呢，直到孔明下台，還是一點彩聲也沒有。

最可氣的是司馬懿，一出場便有人報以彩聲，以後，他每唱一句——好像觀衆故意和孔明過不去似的——便有人喝「好」，從上場起直到下場止，彩聲是始終不斷。——唱空城計中的司馬懿得到彩聲之多，自從有戲以來，這恐怕是第一次吧。

一個月以後，無意之中，我遇到了一位北京有名的評劇家，那一天他也在場。他說：貴社中真是人材濟濟，尤其是空城計中飾司馬懿的那一位，神情架子，非常的老

練，不要說外行，內行當之，也未免有愧色呀！

我……從此以後，便不敢小覷平劇。

廣和樓的捧角家

綠英

提起廣和樓來，北平人沒有不知道的，就因為牠是中國國劇唯一大科班富連成社的大本營；富連成已享盛名卅餘載，廣和樓便是牠每日上演的戲園子，尤其廣和樓的風格是有着獨具的姿態，每日川流不息地，不知有多少人迷戀着牠。

廣和樓坐落在前門肉市，破舊的大門，狹窄的甬道，最舊式的建築，糟朽不堪；到了這裏不由便想到古羅馬的頹垣敗壁的風度。戲園外面的小院子裏列滿了賣零食的小販，餛飩，燒餅，羊爆肚，豆腐腦，牛奶酪……最妙的是緊挨着這些賣吃的旁邊就是一個長可丈餘，廣可三尺的尿池，臭氣蒸騰，尿者不斷，使得這些食物益發有不可言傳之味。

在一二十年以前，北平的戲園都是這樣的，不過現在別的都逐漸改良，只有廣和樓作了個中流砥柱，一直保持着舊時的格式。戲好價廉，某一時代便成了下級社會唯一的

戲園子，因爲不賣女座，所以演戲時不免失之粗野，尤其演猥褻的劇本時，更是繪色繪聲，毫不在乎，又搭上科班出身的戲子都有真功夫，已出科的名伶馬連良，小翠花，譚富英及青衣大王梅蘭芳（梅蘭芳曾在該班學技），更是響璫的活招牌，其號召力之大自不必說。顧客中除一般勞働階級之外，青年學生更趨之如鶩，其餘如小報的新聞記者，甚至一般社會上振振有聲的遺老及小有聲名的名士也雜集其間，品姿論色，興不少衰。

至於廣和樓內部與一般戲園也大有不同，當然談不到什麼光線，空氣好壞，光是戲台上那兩根大柱子就夠受了，牕戶全是紙糊的，冬天一律封死，夏天把紙撕掉，地下是高低不平的碎磚，樓上的地板盡是大窟窿；假使戲台上演起武戲時，灰沙蔽天，真是烏烟障氣。座位空隙甚小，胖子簡直塞不下去，呼吸不便，行動不靈，莫此爲甚。可是每天仍是滿坑滿谷，其原因似在真理以外，令人難以索解。

前面說過觀劇者的各種份子，年深日久，自然就有捧角之事發生；其中吃醋爭風，鉤心鬥角，真個小有可觀，現在先從學生說起：

學生都是青年，青春之火燃燒着，最容易激動心情。因爲生性的不同，所以有的喜

歡扭扭捏捏千嬌百媚的花旦，有的便喜歡英氣勃勃身手矯捷的武生；有的喜歡風流瀟灑秀雅溫文的小生，有的便喜歡穩健端莊唱作兼優的老生；有的喜歡剛健婀娜花枝招展的武旦，有的便喜歡黃鐘大呂氣概激昂的花臉。其間若有利害衝突時，不免便發生爭鬥，假使有兩個人同時喜歡一個花旦，這兩人便好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在戲園裏便每人集合一幫幫手，列開陣勢，有坐在前排，有坐在後排，有坐在樓上，有坐在兩廊。花旦出場時或有所舉動時，這邊早轟雷也似來一個碰頭好，那邊也緊接着跟上一個，這邊不服氣再來一個，那邊大怒又加上一個，他們的術語，謂之「頂好」（頂字作動詞用），就是雙方互頂的意思，所以往往在一個動作過去半天或花旦出台半天之後，好聲不絕，越頂越有勁，觀衆個個繃眉，花旦爲之不樂，假如頂得太不可開交時，這邊的英雄裏便有一個或幾個挺身而出走到那方面遞哀的美敦書，其熟用的話如：

『小子！敢出來嗎？』或

『外頭見！』或者開口就罵，高興也許伸手一個嘴吧（耳光也），此種種表示不外乎欲作一場激烈的交手戰，雙方都不願栽跟頭，於是挺胸而出，顧盼自雄，義無反顧的架勢真像能辟易萬人似的。於是別無他言直奔天安門而去。天安門位在前門之北，欄雕

玉砌，金碧輝煌，原是帝都時代天子駐蹕之地，不過天安門前有一行深而且密的松樹林，藏龍伏虎，深邃幽靜，倒是絕好打架的所在，當這兩幫人往天安門走時，前門大街的警察有時便明白是什麼事，便加以勸解，雙方有時不願作「無謂的犧牲」便哄然散去，這是最好的解決。

或者到了天安門松林之後，兩方首腦便當先出場，講究個「先禮後兵」，最先互相責問爲何給那花旦叫好，如果有一邊勢弱便答應以後不叫了。如若不然，越說越僵，於是武力解決，納頭便打，生死如同置之度外一般，敗北者當然忍辱的答應城下之盟，無條件地接受一切不平等條約，回家自己去養傷；勝者揚眉吐氣自不待說。有時或者也吃官司，然而爲了心愛的戲子，一切犧牲似乎都甘心情願。

捧角者的最大目的便是認識他所捧的角色，認識的方法不外乎花錢買通關係人給介紹，或者在門外等着，愣上去打招呼，角兒不敢得罪這些大爺，便也將計就計的認識了。於是捧角者今天請吃飯，明天請看電影，看賽足球，送禮。角兒的一顰一笑都認爲莫大光榮。有的簡直住到角兒家去，担負一家的開銷；有的因爲捧花旦便也沾上了花旦的習氣，留起長長的頭髮，高得頂住頸骨的衣領，一步三搖，衣服瘦瘦地，臉上擦粉，

說話嬌聲嬌氣，一笑把手絹一握嘴；有的便因此學戲，正式下海。這幾類都是捧角而有成績者，其餘空勞心力者更是恆河沙數。

（以上多半用花旦爲例，餘者皆同樣情形）

這羣自己以爲聰明而其實可憐的學生，他們莫明其妙地作着這種無聊的舉動。這在戲子方面當然是無害的，聰明的戲子們很能利用他們自己的幸運，當然以獲得大多數捧者爲榮，因此盡力各方聯絡，因此學生捧角者之間的衝突，五六年來，迄今不衰。

其次說到小報的新聞記者，他們與學生的立場又不同了，他們當然不願賠錢而願有所收入，他們的捧角無非是在報屁股上弄一個戲劇專號，作些肉麻的捧角文字，捧角文章其實是不容易作的，作得多了，自然離不了那一套，如「嬌艷動人」「黃鐘大呂」「嗓音清超」「武功精熟」「深入化境」「嘆觀止矣」「予有厚望焉」，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有時便造些謠言，破壞某個戲子的名譽，戲子急了，只得花錢津貼；這筆款好在有冤大頭來代出，不成問題。如此戲子可免謗言，記者得其實惠，彼此兩便。這種記者不學無術，月薪有限，有時不免玩這類把戲以資補助，然而有時也會激怒了學生大爺而慘遭飽打，去年曾有某所謂「北平名評劇家」躲在報館裏數日不敢露面的趣事發生，這便

是一般下流記者的捧角，自然也有二皎皎者流，也未可一概而論。

又有一般遺老們，下野之後，坐擁鉅資，飽暖無聊，便拿捧角當作一種消遣工作。他們的對象多半是年青貌美的戲子，或者他們別有作用，居心不可測，此處可以不提。他們最得力處是有錢，所以戲子們很喜歡同他們交往，雙方有利。他們有時更資助一個出科的戲子，替他出錢組班。有時帶着他們逛逛公園北海，白髮紅顏相得益彰，遺老拈鬚而笑，其樂陶然，贏得無數人的豔羨。他們是實力派，既不用如學生之出生入死，又不用如記者之費盡心機，孔方兄飛去，目的物擒來，決無拖泥帶水之弊。這便是遺老們的捧角。

名士的捧角現在似乎不多，此處所說名士指一般與菊界有相當關係者，或者在菊界佔有相當勢力，他們的捧角很嚴格，對某一個角色認定他大了必紅，於是便下力死捧，或代他張羅拜師，替他宣傳，他們的用意是將來這戲子出名之後感恩圖報，於他們當然有利，這與記者之捧角大致相同，都是有所圖的。他們用了戲界的勢力，捧角也易如反掌，眼光遠，經驗足，比起前者又高一等。

近來更有一幫女學生的捧角，她們當然比男學生文明得多，頂多不過對自己所喜的

會裏特別多聽多看，在同學之間大家起起鬨。在廣和樓未開女禁之時，她們早已聞知其神祕，所以女禁一開便有如一個非常難得的喜訊來了一樣，廣和樓有了女主顧，戲子的猥褻表演似乎稍微收束些，但其實普通一般女學生正愛看這路的表演（其潔身自好者除外）。據觀察結果，她們所喜的角色最受歡迎的是青衣花旦，其次是小生，別的則難登大雅，先決條件還是在這戲子的容貌之美否。

至於那般勞働階級才是爲娛樂而娛樂，他們積蓄了相當的錢聽一回戲祛除一日的勞瘁，那有閒心閒力來捧角呢？

以上所說便是廣和樓富連成社捧角家的大概情形，並無一字虛話，當然有許多更新奇可笑的事被作者漏掉了，因爲在半年以前我正是一個學生捧角家，說到這裏真叫我痛哭，我瞞了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冤錢？不知虛糜了多少光陰？更不知犧牲了多少功課？糟蹋了多少精神？常常曠了課趕到廣和樓去泡一整天，其始是由了朋友的引誘，便如此不能自拔地過了一年多。後來忽然清醒便斷絕了這種混沌生活。現在偶而去廣和樓時，一點沒有捧角的心了，我已經算是一個過來人，眼看這一幫後起的又在鉤心鬥角了，這種惡劣的習慣將延到何年何月呢？

『捧角是爲什麼？對於我們學生。』我永遠這樣想。

廿五年五月十一日於北平

北平的巷頭小吃

徐霞村

北平爲三百年來滿洲旗人聚居之地，當日一般養尊處優的小貴族整日游手好閑，除了犬馬聲色之外，唯有靠吃零食來消磨他們的時光，因此北平各胡同裏售賣零食的小販之多，也爲國內任何城市所難望其項背。卽到如今，這種風氣仍沒有隨着大清帝國而衰去。假如你和一個沒落的愛新覺羅氏的後人做着鄰人，同時你又是一個細心的人的話，你便可以看到他們有時卽使剩了少數買米的錢，也要把牠拿出來在門口買一串毫不解饑的糖葫蘆吃吃。我雖然沒有榮幸生在這種貴胄之家，但因爲前後在北平住了二十年之久，耳濡，目染，口嗜之餘，對於北平各種巷頭小吃也頗知一二，平日坐在家裏，只消聽見門外的小販喝一聲，就可以辨出他是賣什麼東西的，卽使他的吆喝非常難懂。現在我把北平各胡同裏常可以看到的，同時又爲別處所不大有的幾種零吃記在下面，雖然要把牠們全部寫出來，是至少要費幾百張稿紙的事。

豆汁 豆汁是北平特有的一種食品，別處的人既沒有機會喝牠，也沒有胃口喝牠。

牠的樣子有點像豆漿，但顏色較豆漿稍青，而且豆漿是豆腐的前身，而豆汁却是做綠豆粉條或團粉時剩下的一種液體經過發酵而成的。牠那種酸腐的氣味常給第一次喝牠的人以很壞的印象，可是，假使你能硬着頭皮喝牠一兩次，你就會漸漸品出牠的妙處來。凡是喝過上等的紹酒或俄國的酸牛奶的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牠那種酸中帶鮮的美味。在北平，無論你走到那一條胡同，那一個街角，你都可以看到一個被一羣小孩圍着的豆汁担子。担子的一頭是一個被炭火煨着的大鍋，另一頭是一個四方的小案，案上擺着一大盆辣鹹菜，以及碗筷之類，喝豆汁的人就圍在小案的四週，坐在賣豆汁者所特備一種輕便的小凳上，吸一口滾熱的豆汁，吃一口辣鹹菜，有些人竟能連喝三四大碗之多。據說北平的豆汁以東直門四眼井所產的最純，但是現在只有東城一帶的人有喝到牠的口。爲西南城的豆汁販都嫌路遠，不肯到那裏去販。

灌腸 灌腸担子在北平也和豆汁担子差不多一樣的普遍。担子的一頭是一個淺平的鍋，鍋下面生着火，所謂灌腸，就是用團粉和紅糊做成的一種豬腸似的東西，賣時把牠切成薄片，在鍋上用豬油煎焦，盛在碟內，加上蒜汁鹽水，遞給主顧。但近幾年因爲豬

油的價錢太高，賣灌腸的人只好用些雜質的油來代替，臭氣薰天，令人掩鼻。

切糕 切糕又名盆粉糕，因為牠是用黃米麵或江米麵（糯米粉）合以相當的水分，加上小棗及黃豆，然後放在一個大盆內蒸熟的。賣者多以獨輪小車推着，沿街吆喝，賣時視買主所需多少，用小刀來切。大約江米麵者較黃米麵者售價稍昂，且食時須加白糖。這是一種比較「實惠」的零食，因為既價廉又解餓。

扒糕及涼粉 這兩種都是夏天的涼食，而且都是在一個担子或小車上一塊出售的。扒糕是一種蕎麥麵蒸成的小餅，涼粉是用團粉熬成的粉條，吃時都須加上芝蔴醬，醋，蒜水，胡蘿蔔絲，香油等作料。

炸豆腐 這也是一種「熱挑子」，即帶着鍋爐的担子。鍋裏所煮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炸豆腐，另一種是「丸子」。炸豆腐，顧名思義，自然是經過油炸的豆腐塊；至於「丸子」，那就不是外鄉人所能意思得到的了，既不是肉丸子，也不是魚丸子，却是一種用粉條及「賂肢」（一種用綠豆面製成的一種薄片）炸成的丸子。販者每日出發前先把這兩種東西用油炸出來，把鍋裏注滿了水，稍加花椒大料，煮沸，把炸豆腐皮「丸子」放進去，然後出門。遇到主顧買時，就把牠們盛到碗裏，加上香菜或辣椒汁，即

妥。這兩種東西的價錢都很便宜，但是却沒有什麼厚味。

烤白薯 白薯即蕷薯，至於北平人爲什麼在「薯」字上加一個「白」的形容詞，那就不得而知了。烤白薯在別處也不是沒有，但據我個人的經驗，何處的都沒有北平的那樣肥，透，甜。這也許因爲北平的白薯生得好，也許因爲北平的販者手藝高，也許兩者都有點份兒。至於賣烤白薯的行頭，那是也有用車推的，也有用担子挑的，車上或担子上都是一個很大的鐵筒，筒內的四週是一層層的鐵絲架子，每層架上都擺着白薯。賣這種東西的最好的季節是冬令。下雪天圍着爐子吃白薯，是住在北平的人的一樁享福的事，雖然胃酸過多的人吃下去有點不大受用。

大麥粥 大米粥是種既好吃又易消化的東西，最宜兒童的胃口。作法係用大麥米紅江豆同時放入鍋中，以極微的火熬一夜之久，第二天仍以微火在鍋下溫着，挑到街上去賣。

糖葫蘆 糖葫蘆是北平的名產，近年他處也有做製者，但都不如北平的好。所謂糖葫蘆，其實與「葫蘆」毫無關係，而是一串一串的用竹籤穿成而裹滿冰糖的果子，如山裏紅，海棠果，葡萄，山藥，核桃仁之類。製時最難的一步是熬糖，因熬得過老則味

苦，過嫩則膠牙也。北平的糖葫蘆以東安市場的爲最好，但胡同裏攜籃叫賣者也間有好

的。

菀豆黃 菀豆黃係以老菀豆煮爛過漏，用石灰點成的一種方形軟泥，香嫩可口，也是北平的名產之一。每年三四月間，各胡同裏都可以看到賣這種東西的獨輪車。

艾窩窩及涼糕 兩者都是用熟糯米加豆沙或芝麻餡製成的涼食，不過艾窩窩是圓形的，如圓宵，而涼糕則是方形的而已。販者多用小車；季節則爲舊曆正月至五月。

酪 在牛奶裏加上白糖，再滴入幾滴白乾酒，牛奶便凝成一種凍子似的東西，這就叫做酪。據說這種製法是由蒙古人那裏傳來的，而最嗜吃酪的是旗人。酪鋪在北平很多，較大的酪鋪除了門市售賣之外，還派許多人挑着兩個大木桶，桶裏放着冰，冰上放着一碗一碗的酪，沿街去賣。賣酪的人除了成碗的酪外，還帶賣奶捲和酪乾，奶捲是一種用乾牛奶製成的帶餡的點心，酪乾是一種用酪炒成的不規則的塊狀物。

酸梅湯 酸梅湯現在已流行到許多城市了，但牠發源地却是北平，而且一直到現在，最好的酸梅湯仍舊要到北平來找。酸梅湯的做法很簡單：把烏梅放到大量的水裏去煮，煮時加上冰糖和桂花，煮好把滓子濾去，加以冰鎮，卽成。然而怎樣把烏梅，水，

糖，桂花這四者的分量配得恰到好處，那就是每個製售者的祕密了。北平的酸梅湯以琉璃廠信遠齋所售的最好，但一般人因為牠路遠價昂，不得不想退一步的辦法，向門口的小販來買。此種賣酸梅湯的小販多半兼賣些別的東西，或挑担，或推車，過巷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裏相擊，丁當作響，非常好聽。

茶湯及油茶 一個担子，一頭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銅壺，另一頭是一個木箱，這便是售賣茶湯及油茶的擔子。這兩種東西在外鄉人看來似乎差不多，但實際却大不相同。茶湯是一種秫子麵製成的粉子，賣時如沖藕粉一樣，先把粉子用涼水調勻，加上糖，然後用極滾的水來沖。油茶則是麵粉用香油或牛骨髓油炒過，賣時用滾水一沖，其用牛骨髓製成者又名牛骨髓茶，據說最富滋養。

硬面餛飩 在北平，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淒涼而深長的吆喝擾人清夢，那便是賣硬面餛飩的小販的叫賣聲。一般人差不多既不受聽這種聲音，也不愛吃這種餛飩，因為牠實在太淡而無味了。「餛飩」是北平話，意即「點心」。硬面餛飩，就是用麵粉製成的一種點心。這種點心因形狀之不同，又有「鐺子」，「凸蓋」，「餛子」，「白糖餛飩」，「紅糖餛飩」等名目，但其不好吃則一也。買牠的人，多半是吸鴉片的

人或五更飢的患者，半夜兩三點鐘，家中既沒吃的，街上又無處可買，不得已而買牠聊以充飢。

北平的豆汁兒之類

果 軒

北 平 一 顯

一切生活趣味，都得慢慢的汲取，才能體會到那種異樣的感覺。故聽不慣京戲的人，只覺大鑼大鼓震得耳聾，黑臉白臉，耀得眼花，但在兩廂階隙，却儘有閉上眼睛，在那兒用兩個手指敲板眼的人，聽到會意處，忽然一聲「好」，真會使人瞠然驚訝，而他却慢慢的啜起茶來了。這種事，在有六七百年首都歷史的北平，尤為普遍，故一些外方人，乍到此地，皆感到一種沒落，麻木；但一住過半年以上，就有了種種脫不開的「癮頭兒」捆住你，使你又感到這真是一個各等人全能活得很舒適的大都會了。

喝「豆汁兒」也是這種「癮」之一。午後，小胡同裏就會聽到賣「豆汁兒粥」的叫喝。這種人往往在午前賣「油炸燴」和燒餅。若說燒餅和油炸燴是早晨的點心，則豆汁兒恰當晚茶。中國人是不作興如西洋人一般，有定時的點心和什麼「下午茶」的，這等街頭的擔子，就是大眾咖啡館了。豆汁兒擔子一端是一個下面有著火爐的鍋，另一端則

當作「飯台」。古色古香的藍花瓷筒插了三三十雙竹筷，中央是一大盤紅色辣椒絲拌的鹹菜條，也有環狀的油炸燴放在另外一隻木匣裏，五六隻白木小凳則懸置飯台四周以備食客之用。豆汁者，磨綠豆成糊狀物加水而煮之使熟也，其味入口極酸臭，如隔日米泔汁。——我很想考一下這食物的起源，搜尋幾冊講食物的書都沒有。蓋食譜膳單，都是大人先生們「郇厨」的成績，此種只有洋車夫才是大主顧的東西，理當沒有也。——初到此地的人，真覺不敢問津，我甚至因此常罵北平人爲豬，蓋我鄉只有豬才食米泔汁耳。首先發現他的好處的，是一位鄰居的×太太，她每天午後必要令他的男孩到外面去「端」三大杯的，並且還得要上三片切得極薄的鹹水芥。（這是照例要贈送的）起初我看了她笑，後來她總向我宣傳，說這東西「清瘟去毒，散熱通風。」從此我就注意起來，果然那矮矮的賣豆汁人一進胡同口，就被好多孩子以及勞苦同胞圍得風雨不透，且有許多鄰家穿了高跟鞋的小姐們也端了盃來買，這就大大引起我的好奇心。終於有一天妻端進一盃來，並一小碟辣鹹菜。我見了那綠油油的汁液，就有點頭痛，但辣椒又是我所喜吃，就閉着鼻子呷了幾口，辣椒吃得太多，事後只覺口腔火燒燒而已。那知第二天又買了，仍有辣椒鹹菜，於是我又吃了些，這回就感到在臭味和酸味之餘，有些清香，

一如吃了王致和的臭豆腐。從此不到半月之久，一到太陽西沉，就要留心聽那悠長的聲叫喊：「酸，辣，——豆汁粥兒啣！~~~~」了。後來連我那不滿三周歲的小孩子也洗了這嗜好，他常常拿一個銅板，坐在那飯台下面的白色小凳上，同鄰家一個女孩，吃得悠然有味。有時不去喝，必要磨着他娘，大鬧一場的。

據飲膳正要本草一類的書，菘豆本是除煩熱，和五臟，行經脈的甘寒之品。北方通常在夏天要吃「綠豆糕」，說是可以解暑。故豆汁雖不登大雅，却也不見得無裨衛生。北平的衛生局長方頤積先生還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豆汁與精製豆漿的比較，雖未承認此物有絕對滋補之效，但到底也沒說他有害。只是說這東西沒經「消毒」或者有不潔之弊！啊呀！我真怕所謂消毒二字。蓋在中國所謂消毒者，即賣的要特別貴之謂也；若使豆汁亦經消毒，如清華園模範奶廠的牛奶之類，不是什麼Borden的熱蒸氣法，便是什麼雙層紙罩的瓶子等等，怕也得用銀色的牛奶車向大紅色的門口裏送，每月賬單上要十幾塊了；拉車小子，更安能問津哉？

與豆汁同類街頭小吃，又有豆腐漿與杏仁茶。這都在清晨才有。豆腐漿即作豆腐時豆腐凝結後所餘之漿。杏仁茶則用杏仁粉和糯米粉澱粉之類熬成。慣睡早覺的人常常在

夢中就被這種小販叫醒。擔子總是那麼簡單，一頭是「漿」一頭是「茶」，下面都有火爐，故其吆喝聲爲「杏仁兒茶來，——豆腐漿——開暖鍋啊——」。一端鍋蓋上放一大盤晶潔的白糖，看了牠一定會引起你的食慾的。若在冬日，一聞此聲，開門外出，先「哈」的一聲呼出一口白色的水蒸氣，以示天氣之冷；用銅元五大枚買一大碗杏仁茶，加糖，調好，縮頸而吸之，其悠然之味，真有爲吃牛尾番茄湯的人們所不及知者。豆腐漿也加糖，且有一種較嫩的豆腐，攪碎在內，故亦別具風味，尤妙在其熱得燙嘴，非口中作吸吸溜溜之聲不能吞入，遂使冷凍之意全消。我頂愛那種在街口擺設固定攤頭的杏仁茶，因爲其品質較好，且一旁必有一專炸「饅子」（油炸燴）的小販，故可佐剛出油釜的熱饅子而吸之，或將饅子夾入燒餅食之尤妙，北平人呼如此食法爲「一套兒」。賣饅子的人總問你：「您夾幾套兒？」即指此。燒餅亦分兩種，一種用酵面加芝麻油作的，名曰麻醬燒餅。一種雖也用酵面作，中無油且層少，只有兩面皮子，中則空空，此種名曰「馬蹄兒」。以我之意，馬蹄兒更好，因其中空易於夾放油炸燴之故。油炸燴，在北平往往指那種炸得焦酥的，其形細長，即南人所稱油條也。若饅子則較粗，且不酥而有韌性，這種韌性吃起來格外有勁。我在上大學時頂喜歡吃西單牌樓白廟胡同那一個攤頭

的燒餅和饅頭，因為他做得極乾淨且極熱也。前門大街珠寶市北口那個賣杏仁茶的販子，生意極好，有時駐足於此，一面吃着「茶」，一面看着早晨起來就栖栖皇皇的芸芸衆生，心裏真說不出是怎麼個味兒了。

賣小兒零吃物事者每天不知要有多少。以一種不四不六的糖擔爲最可厭，吹乾了的麵包，冒牌的朱古律糖，東洋劣質的橡膠玩具，另外還有抓彩設備，看起會讓人「惡心殺」。大約中國人之糟，喜歡「不四不六」的皮毛也是原因之一，故有外面是洋樓門面而裏面是暗無天日舊房的建築，有不中不西的廣告畫，有西服褲而長袍的服裝，此皆前述糖擔子之流也。挑這種擔子的人，也往往有些土頭土腦的市僧氣，與其營業一致，而照顧他的也就是一些不上不下的孩子。我到底是中國人，覺得「中國本位」有時是必要；有一種打小鑼賣豌豆糕的零食販我就感到有趣，一天，只有我和小孩子在家，外面小鑼敲動，孩子就說：「買魚！買魚！」我很怪，只好說「沒有賣的！」但他仍是固執着鬧，後來只好開門出去，我開玩笑似的問那小販：「有魚嗎？」我想一定要被譏笑了，誰知他却說「有！」我倒怪起來，問他多少錢一條，他說只要一大枚呢。隨即一面取下一個小凳，放下他的籃子，掀開手巾，我才看到裏面是蒸熟的豌豆粉，他坐下，挖

出一塊粉，靈巧地捏成一個魚，如果你喜歡呢，肚子裏還可以放芝麻或糖的餡子，捏完，用舊梳子打上一些魚鱗般的細痕，又用細竹枝在頭部按了一個窪洞，將一小塊粉嵌進去，就成了很生動的「龍睛魚」了，我心中實不勝欣喜，覺得一個銅板會買這麼多的把戲看；就又叫他給捏一個兔子，孩子跳跳蹦蹦拿進門來，可惜是不到一分鐘，一尾魚和一頭兔子早都進了他的食道了。

從此我才知道街頭有許多巧妙的藝人。

一次，又是孩子向我要求，說要吃「江米糕」。這又使我莫明所以了，還是他母親告訴我外面就有賣的，也只要一大枚一塊。我到外面一看，果然有一付擔子，一頭有個銅瓶一般的鍋爐，那一端則彷彿餛飩擔的盛面和餡子的二層桌。這純樸的小販接了我的錢，用小勺盛了一下糯米粉，打開銅瓶上的塞子，原來是一個有着小洞的蒸籠，不過只有瓶頸一般大小，瓶腹中則盛滿沸水，下面也有火爐，他將一種梅花形的木型放在瓶頸上，把米粉倒入，蓋了蓋子，水蒸氣立刻發出絲絲的細聲，一分鐘左右，他打開蓋，那梅花式的粉糕已成熟了，他又洒上些糖，還放了兩三條山查絲，向一塊紙上一倒，這滾燙的糕就在我手中了。我詫異他那繁雜的手續，但並不見有幾個小孩子買他的糕吃，况

即買也不過一兩個銅板，然則這種艱難的生意，又如何來維持他的生活呢？

夜生活的象徵者是餛飩擔，炸豆腐擔，和硬面餛飩小販。年節前後，更有桂花元宵。深夜，遠遠望到大街上豆樣大的燈光，和水鍋裏蓬勃的白色蒸氣，一個人幽手幽腳地走回家去，這真是一首不能寫出的詩。據說這種夜食販，都是給賭徒預備的，或亦經驗之論。賣硬麵餛飩的叫賣聲往往在三更左右，時常是我已睡醒一覺的時候。聽了那幽厲聲音，不由得浮起一個寒傖老者瑟縮在風寒中的影象。有人說這種小販專替人家拋棄私生子，只要將孩子縛置在門前，並附以相當報酬，他自會給你掩滅得無踪無跡。若然，則這種人是殘忍的抑是慈善的？真不好說。

這古老的城池曾經過幾度滄桑了，但這些微渺的人事却依然。而今我們又陷在極度苦痛的低氣壓下，想到什麼胃活，太陽牌橡膠鞋，大學眼藥之類布遍了全市，這些可憐念的而又極窮貧的食物，或者也要到了末日嗎？……

一九三五歲尾，寫於城頭號角嗚嗚之聲中

北平的貨聲

呂方邑

自己的東西，自己並沒對它怎樣的愛護過，但是當它變成了別人的所有時，却有些戀戀不捨了。

我爲什麼離開北平？

我在北平有幾間小小的瓦房，屋前有一方寬大的院子。（在北平，要有一個寬大的院子，原是很方便的事。）在那裏，我曾種過花，養過魚。我有許多的書，新的，舊的，足夠我研究，也足夠我披覽。但我爲什麼要離開北平呢？

我一定要離開北平。

我住夠了北平。北平，這個故都，這個古城，看了這個古城的城牆，也足夠要我離開它了。它是烏灰的顏色，它是經了多少年來雨打風吹而被剝蝕得腐朽，牆頭和老人的牙齒一樣的參差頹毀，牆根遍是殘磚敗瓦，它是整個的代表了這故都的一切。

這樣的城裏，包着一大團灰塵，灰塵連天的飛騰着，所謂「無風三尺土」，如果遇到最富有故都風味的大風，那麼人的耳眼鼻喉，可以讓灰土塞閉住。可是不要下雨，下雨雖然可以把灰塵壓下，但滿街變成了泥漿，由一隻大香爐，一變而成一個大墨盒。

在這一團灰塵的香爐裏，住着好多的「安善良民」，他們和氣，他們謙虛，他們也畏縮，他們也懼怯。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可以坐在房裏挨餓，但決想不到怎樣才能有飯吃；他們有飯吃，但求安居樂業，不管統治者是軍閥，是官僚，還是外國人（關於這點，實亦有歷史的背景使然，當另文言之）。他們信神佛，可是自從「那二十六年」以後，神佛也不再睜眼了，於是他們信「鬼子」，在他們的信仰上，「鬼子」代替了神佛。他們喜歡舊的，古的，墨守成法的，遵古家傳的，於是「沙鍋居」的生意興隆了。但他們護短，不喜歡人家指點出來，周作人先生一句「北京人有奴氣」，便惹起了一場筆墨官司。他們懂得精神勝利的妙訣，途中因踏履之嫌，便可以破口大罵，這個罵那個是「孫子」，那個罵這個是「混賬王八蛋」，越罵越遠，怨憤便消逝在兩者間的距離中了。

這一切，把我擠出了北平。

我到了南京。

這裏，我的行動的範圍，僅僅是几席之地。在几上讀書，寫文，……席上睡覺。書，僅僅是幾本，文呢，寫論文。找不着參考書，只好寫雜文，……種花呢，養魚呢，得了，想它幹嗎？

一几一席之外，還有一扇小小的樓窗，在几和席上盤旋得厭了時，便把頭伸出窗子。

窗外有一些茅棚，一些瓦屋，還有幾座小樓，還好，沒有穴居，不然倒像是一部「住的進化史」。

住房的人，都相安無事，那所小樓上的涼台上，時常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在玩。獨自時，就打毛衣什麼的，兩三個人時，便很活潑的有說有笑。時常掛在她嘴邊的一句是「乖乖嚙底冬」！住那瓦房的人，每早要把馬桶放在門口，刷了晒，晒了刷，好像在顯示自己的財富。住那茅棚的人，時常用不知是一種什麼油燒菜，又臭又辣，餘味裏裏，能夠繞鼻三日。

在這一堆形形色色的房子間，有一條巷，巷裏的灰塵倒不多，但車過處，飛起丈把的灰，倒也不是爲怪。下雨時，時常看見有幾隻鴨子，悠哉游哉的在泥漿裏洗澡。

巷裏一天到晚過着許多小販，從早上的賣燒餅油條的，到深夜的賣糕賣餛飩的，嘈雜的在耳邊亂叫。「燒餅，油條，油條，燒餅。」「糕！糕！」機械的，反覆的叫着，真是賣什麼吆喚什麼。

高興時，倒也不暇理會這些，有時心裏不大耐煩，翻翻桌上，一本英文書，兩部中文書，幾本雜誌，沒有一本願意看，心裏有點煩燥起來。於是發覺了牆外的「芳鄰」們，正在刷馬桶，有聲，有色，有味。不知那家在燒菜，燒菜的油香，鑽進我的鼻孔，我閉着像是橡膠鞋掉在火爐裏似的一股氣味，我喉嚨發癢，鼻子發酸，要打一個噴嚏，可是打不出來。於是賣燒餅的來了，錦上添花，「燒餅，油條，油條，燒餅。」機械的吆喚，好像我今天要不買他的燒餅油條，他就在我窗下吆喚一天。

這一切，又使我不得不回憶北平。

我是舍棄了北平的，可是，我不要，却有人正在等着要它。當我回憶起北平的時候，北平已經不是我的了。回憶裏的事物，是蜜糖，是醇酒，北平究竟是安靜甜美的所在。

北平的女人，像水一樣的活潑，像柳絲一樣的溫柔。說起話來，是那樣的溫雅動

人，我沒有聽過夜鶯叫，但我還要聽夜鶯叫幹嗎？她們清宛的喉嚨，就再放不出一聲沙啞的「乖乖嚨底冬」！

北平的空氣是安靜的，坐在小屋裏，就不會有嘈雜的聲音，在這種安靜的空氣裏翻跟斗，聞到的是新鮮的空氣，絕聞不到什麼燒膠皮鞋氣，踏翻馬桶氣。

但空氣並不因之像石板一樣。桃花開，便陣陣有桃花香吹過來，梅花開，便陣陣有梅花香送過來，鄰家小姑娘也會唱「桃李爭春」，小男孩就唱起「手把鋤頭鋤野草」。

尤其是，賣什物的，用着美妙的調子，唱着所賣的什麼，音調和什物之間，有一種和諧存在着。這尤其值得回憶。

坐在屋裏，聽到各種不同的音調，叫賣着什物，有的悠揚宛轉，有的哀婉悽惻，有的高亢壯烈，使你心神要跟着它走，感出時序的流轉，發出人性的流露，喜怒哀懼，任着它來領導。

春天深了，「水杏兒八達嚨——」巷口一聲喊，立刻就讓一羣小孩給圍上，一個一個的，一會兒，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把青青的杏子，一團白白的蜜糖，吃得津津有味。

老太太儘管站在旁邊多嘴：「那胡酸的吃它幹嗎？呔，我一看見牙根就冒酸水，……少吃呀，吃多了鼻子要流血！」小孩可管那個，「我吃了五個」，「我吃了八個」，彼此的爭着說。

日暖風輕，棉衣已經穿不住了，乍換上了夾衣，真有那麼一股快勁。你看看自己種的花，有的已經發了芽，有的還沒有長出來，忽的一眼看見空空的魚盆，於是想起要是養幾條金魚不是很好嗎？你聽，「買呔——大小——小金魚兒來呔——」，賣金魚的來了。那麼縱然貴一點，你也非買幾條不可，快樂有時候是花多少錢不能買到的。

等到「一個個的櫻桃啣——小紅桃兒是——賽過了李子咧——」這聲音吹進你耳朵，就立刻有一個別的聲音伴着來了，「粽子唉唉噉——江米小棗噉——」你便想到端陽節要到了。蒲葉，艾葉，雄黃酒，那一樣沒有預備，就趕快預備足吧。

過完了端陽節，天氣就走進炎熱的圈裏去。早晨你也許還在睡早覺，門口早有各種菜販叫賣起來：「芹菜呀，黃瓜，架冬瓜噉！茄子呀辣椒呀，大撇拉噉！」賣花的在叫着：「噉栽花來栽花，栽鳳仙花來，栽江西臘呀！」你也許在他們叫賣聲中醒來，但你絕不會罵他們吵了你的睡覺，而你在心頭却得着一個「一日之計在於晨」的奮發的志

念。

夏天的中午，是給人預定好的流汗時期，就是穿一件小背心，也會流汗的。手裏把芭蕉扇，坐在樹底下，聽蟬叫，看狗吐舌頭，一切都不能使你有一點涼快的機會。一使人清涼的，只有那輕快的貨聲：

「唉——買香瓜來，三白的旱香瓜來——」賣香瓜的吆喚着。

「來吃吧，鬧塊嘗呀，塊兒又來的大來穰兒又得高，好啦高的穰兒來，多麼大的塊來，

就賣——一個大錢來！吃來吧，鬧塊嘗呀！」

這是賣西瓜的，雖然吆喚了一大套，還沒吆喚出「西瓜」兩個字。你要是聽了還不感到涼爽，那麼賣冰激凌的就來了：

「冰兒激的凌來，雪又花來落，

又甜又涼來呀，常常拉主道。」

「玉泉山的水來，護城河的冰，喝進嘴裏頭呀，沙沙又楞楞。」

「盛的又是多來，給的又是多，一個一銅子來，連吃還帶喝。」

「一大錢一盃來，您就嘗一嘗，

多加上桂花呀，多加上白糖。」

由他唱去，十套八套，套套不同。

但也有時候，有這麼一二聲飛進你的耳朵：

「唉——唉——冰核兒一啣唉——」

於是你可以很熟悉的，在腦中映出一個畫面，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推着一個小獨輪車，在赤日的毒炎下，奔着，叫着，給坐在家裏不動的人，運送着他們正在渴望着的東西——冰核。

等到日薄西山之後，小室裏餘熱未盡，在院中納涼。直到明月西斜，微風陣陣的時候，週身才感到一些輕快，哈欠也跟着來了。於是想起進屋睡覺。你倒在床上以後，除了屋角有一二蟲聲叫以外，萬籟俱寂，忽然天外飄過一聲奇怪聲調的「噢硬面餡餡」，其聲又尖又促，卒然一聲，能使毛髮俱立。要是有一聲「大夜壺啣」，這個幽默的叫賣

炎夏走去，西風帶着幾種新的貨聲到來，報告你中秋節近：「甜甜葡萄來——呀，賽過糖的棗兒來。」

一種半高音的聲調中，混着一點「肅殺」之氣，不但人聽了感到一種悽然的秋意，便是花木，也被這種聲音催得凋落了。

接着到了年底。在暖日下，坐着晒太阳，不時的，就有這些貨聲飄來：

「畫來買畫！」

「買一蒲簾子去！」

所謂蒲簾子，便是用稻草束成的簾子，無庸多說。至於畫，昔者畫必以楊柳青的木板畫是尙，近年來，楊柳青的板畫，已不多見，所見的，多是天津，上海各地的石印五彩畫。這些賣畫的人，都可以叫進家裏，你儘管一張一張的看，一邊晒太阳，一邊看畫，實在是很自在的事兒。看完了，你要買他四五張，你就可以看到一付心滿意足的臉子，走出你的門口。

到「芝蔴尖，松樹枝呀！」的聲音叫起來，那無異是叫着「快到新年了」的聲音，

年貨馬上要置備齊全，靜候除夕之夜，爆竹聲中，小孩子把着大門口喊：「送財神爺來啦！」

至於北風怒吼，凍雪打窗的冬夜，你安靜的倒在厚軟的被窩裏，享受溫柔的幸福，似醒似睡中，聽到北風裏夾來一聲顫顫抖抖的聲音：

「抓半空兒多給，落花生……」

那時你心頭要有一個怎樣的感覺呢？

北平的公園

魏兆銘

北平的公園的

北平的公園，是真有着古氣盎然壯嚴偉大的，富於東方藝術的聖潔高雅，能使詩人們追懷古今，文人們所謂良辰美景的迷戀吧？那樣的大而又花木樓閣甚多的，真是城市裏的人們遊目騁懷，曠神怡神的桃源境界了。近來已是夏神的季節，於是應時的公園裏不用說即有人滿之患，尤其文化城的摩登仕紳，男女如雲，也是其他地方不敢同北平市的公園一樣來比美的。

我們先說「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因為它們是姊妹園有着共同性的，全是封建時代遺留給我們的，同時還是在北平市裏唯我獨尊的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勝地。自然一年四季這兩處總可說是最好玩的地方，如「北海」古色的率真，松柏森森，小船蕩槳，山洞白塔，的確幽妙得很。況且春有桃紅柳綠，夏則茂林叢蔭，秋則落葉浮水，冬則踏雪可以尋梅呢？慢說還有種種花草人物的應時點綴。而「中山公園」的靈雅素淡，

雖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時代濃裝，那松柏森然，仍蒼蒼表現着古色古香。這裏儘管是東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靜更深，來這裏探應時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鮮空氣的人，總是絡繹不絕的。最多數是褓姆領着小孩子，老爺攜着太太及眷屬等，情侶，學生，妓女……城市的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展覽在那裏。五龍亭（在北海）長美軒（在中山公園）等的藤椅鋪着白布的茶座，以及冰其凌，汽水，飯莊，攝影館，娼娼紙烟捲及脂粉香氣……瀾漫沸騰着達到荷花池畔，水榭亭上，土山塔上，不由人不羨慕北平的大公園了，那兒都表現着太平天下的昇平快樂氣象。

現在該談「高亮橋」和「什剎海」這難兄難弟似的地方。因為北平這古老的城市，擁有着大批階級不同的人們，所以也有着不同的公園。自然應當首先聲明的這兩處沒有什麼閻老之流和車水馬龍之盛，當然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不過它們也具着共同性的，全是平民娛樂的地方，以夏天為最盛。如「高亮橋」，在北平西直門外。頗富有農村風味。夏天夾道的楊柳蓬鬆，蟬鳴雀躍的，愈靜愈幽，也是清靜幽雅的另一天地。村婦村姑們借河水在這兒洗濯他們的衣服，更有些高人坐在河畔樹下釣魚，令人看了有說不出的愉快。而岸上有着「雨來散」的茶館小攤——意思是下雨的時候茶販們就收拾起

來。大的茶館也有三四家，門前懸着鳥籠子，和什麼「毛尖」及「雨前」等字樣的茶幌子。顧客們差不多都是勞動哥們，由三大枚一包的茶看來，他們喝着就很知足了。至於學生和外國人也有很多到那裏逛着玩的，但差不多離的自己全帶着野餐的東西。此地據說享名的是高亮橋。其命名由來頗有出處，大意是在明代永樂七年，燕王修北京城時，一夜夢見有白髮夫婦模樣，推着一輛水車，上面放着油簍子，燕王覺得奇怪，就問簍子裏是什麼？年老男人答：「北京城的水也！」燕王醒來即聞奏稱全城絕水，燕王遂召軍師姚廣孝告以夢境，立派太監高亮乘馬去追，如遇一老人推車老婦拉車，可用槍將車上油簍子刺破，然後撥馬回城，告以半路不要回頭探望，高亮遵命，果出城不遠即遇，遂刺破油簍撥馬而回，不意彼將至西直門地方竟回頭探望，隨被浩蕩大水淹斃，燕王即建橋一座，以資紀念高亮的這種神話的傳說，真是若有其事呢！

「什刹海」是在地安門外，與「北海」後門對過。更是平民唯一消夏的公園。這裏雖為城市中心，面沒染上濃厚的城市氣味，是一塊大自然的處女地，分前海，後海，有地藏菴，觀音菴等等。據北平人說是「九菴一個廟，接河不接道」的種種民間傳說，這裏不便贅敘。這裏楊柳很多，當每年夏天荷花開時，就充滿了北平下級社會嗜好的玩

藝，如唱大鼓詞的，躡蹠的，變戲法，賣膏藥以及拉西洋景的洋片等等，這時比「天橋」都熱鬧多了。北平人喜歡喝茶，這兒賣大碗茶的很盛行，兩大枚的一枚的。也有用木條和蘆蓆搭的茶棚子，裏邊不但賣茶，即酸梅湯，汽水，冰其凌兼而有之，尤其是「酥肉」，「八寶蓮子粥」是「什刹海」的名產，如到北平逛那公園兒的人，不吃這兩樣東西，北平人要說：「好孫子啦！」意思老趕了些。此外就是荷花開過後的蓮蓬和藕兒，也是北平的名產。

最後說到景山，一見之下，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山昂然孤立在北平市中間，爲城裏最高的一個地方。頭髮般的蒼松翠柏森然，周圍面積約二三里，並環以灰壁短垣。有山峯四五，高度約在百丈以上。要從東邊的山左裏門上山，未百武即抵明崇禎皇帝的自縊身死，與國同亡的古枯常磐樹下，旁有一碑書「明思宗殉難處」，爲民國十五年立。樹之周圍亦環以短牆，蓋惹人們遊此以憑今弔古的紀念罷了。

山巔上有壽皇殿，裏邊有清康熙的牌位，和乾隆的碑文，可惜一切都表示着風雨的滄桑，弄到老態龍鍾的麻紋褪色模糊了。還有興慶閣，永思殿，觀德殿，裏邊有的歪七裂八的神像和泥胎，黑黝黝地沒什麼引遊人注意的地方。

從小常聽老人們講，或看什麼戲一類的，常聽到「吊死煤山」這四個字，如今纔知道「煤山」便是景山的俗名；據老北京的老先生講景山也是俗名，它的皇封正名爲「萬歲山」的。北平有俗話「煤山對炭海」，係相傳景山先滿貯煤，以備使用，在明崇禎的時候，因有煤山之綽號。炭海即指前門裏的故棋盤街之地下，曾滿藏以木炭，以防不虞——當時闖賊作亂原故——這套民間故事的傳說。所謂「吊死煤山」便是指「思宗殉難」了。史載「李闖攻城時崇禎登景山遼望，見烽火冲天，已入城門，知大勢已去。便急還宮，送太子於戚家，使皇后自縊，殺嬪妃，又親自鳴鐘，召百官，此時宗社之滅亡，雖迫於眉睫，然竟無一人挺身而出，敢爲社稷死者，帝憤極大罵曰：『朕作亡國之君，爾等皆亡國之臣』，遂至景山脚下縊死。」人看到此處，不禁撫今追昔爲之愴然；可是景山麼，也就因爲這個成了歷史上的陳跡了。

中山公園的茶座

謝興堯

一
我在數月以前，作了一首打油詩，題爲：「丙子元旦試筆步知堂老人自壽韻」，文是：

元旦試筆卽不佳，開頭便遇險韻袞，

本歲須妨牛角鼠，從此勿再虎頭蛇；（註一）

命非貧賤因骨梗，文守樸拙忌肉麻，

編罷「逸經」作「逸話」，令人思念「稷園」茶。（註二）

註一、蜀諺有「老鼠鑽牛角，越鑽越緊」之語，意思是愈做愈壞，愈無出路。本文則借作鼠竊狗偷解。

世又有「虎頭蛇尾」俗語，卽五分鐘熱心之謂，蓋譏先勇後銳者。然揆之今日，「虎頭」亦大不易。

註二、稷園，卽北平中山公園。南來後，最想念北平風物，中山公園茶座，尤爲眷戀。因其空氣

清新，點心菜飯極可口，實安慰疲勞後之最好處所。數年以來，凡至暑假，每日必去走走。

「公園董事」雅號。

的確，凡是到過北平的人，那個不深刻的懷念中山公園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園的茶座作他們業餘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樂園。有許多曾經周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對我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我個人覺得這種話一點也不過分，一點也不誇張。因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氣，有精緻而典雅的景物，有美麗而古樸的建築，有極摩登與極舊式的各色人等，然而這些還不過是牠客觀的條件。至於牠主觀具備的條件，也可以說是牠「本位的美」有非別的地方所能趕得上的，則是牠物質上有四時應節的奇花異木，有幾千年幾百年的大柏樹，每個茶座，除了「茶好」之外，並有牠特別出名的點心。而精神方面，使人一到這裏，因自然景色非常秀麗和平，可以把一切煩悶的思慮洗滌乾淨，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此時此地，在一張木棹，一隻籐椅，一壺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中山公園的花，一年四季都有，但最偉大的要算這幾天（四五月）的芍藥和牡丹，與九月間的菊花，真是集中西的異種，可謂洋洋大觀也哉。不特種類衆多，顏色複雜，並且佔幾畝地的面積，一眼望去，好像花海一般。北平以牡丹著名的，是城外古老的「崇效寺」，是數百年來名流詩人藉賞牡丹的吟憩之所，而他除了「年長」以外，（寺內的牡丹，其根莖有茶碗口大，據說是明朝的。）我以爲遠不如中山公園的多而好看。尤其是夏季的晚上，距花一二尺高，用鐵絲掛着一排一排的紅綠紗罩電燈，在光炬之下，愈顯得花的嬌豔，品茗之餘，閒步一周，真是飄飄欲仙，再舒適沒有的了。

閒言少說，書歸正傳，中山公園的茶座，雖共有五六處之多，但最熱鬧爲人所注意的，則是園中間大路兩旁的三家，——春明館——長美軒——柏斯馨——（我現在姑畫個圖式如下。）這三家雖都是茶舖，他們的特點和性質，則彼此大大不同，這是本文所特別注意的。簡單的說：「春明館」是比較舊式的，「長美軒」是新舊參半的，「柏斯馨」則純粹摩登化的。所以有人說：這三個茶館，是代表三個時代，即上古（春明館）——中古（長美軒）——現代（柏斯馨），又有人說：這是父，子，孫三代，這些話都很對。由他們預備的東西，便可以證明出來，由他們各家的顧客，更可以表明出來。於是

凡來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那一個時代的人物，然後再去尋找自己的歸宿地，要是走錯了路，或是不能認清時代，譬如說你本來是個舊式人物，便應該規規矩矩到「春明館」去坐下，而你偏要「偷閒學少年」跑到「柏斯馨」去現代化；反過來你本是西裝革履油頭粉面十成十的摩登角色，你硬要「少年老成」一下，鑽入「春明館」「老頭票」裏，無論是過或不及，而同樣的因為環境不適用於生存，與空氣的不相宜，都可以使「瞎碰」者感到踏踏的坐立不安，結果只好忍痛犧牲一角大洋的茶資遷地為良，否則多喝兩杯茶也只好提前的：「告辭了」。這三家中，「春明館」與「柏斯馨」，在地理上和性質上，確乎是兩極端，長美軒位於中間，可說是中和派，他的雇主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識階級。但柏斯馨的摩登少年，與春明館的老太爺，同時也可以到這裏來坐，惟其他較中和，所以他的買賣比那兩家興旺些。

三

剛才我說由他們各家所預備的東西，便可知道他們所代表的時代，如古老的春明館為使吃茶的人消遣留連起見，設備了好幾副「象棋」和「圍棋」，這是其餘兩家所沒有的，每天都有好些人在那裏很純粹的消磨歲月。請問在茶館裏能閒情逸致來從容下棋，

恐怕中年人也沒有這種「耐性」，少年人更不用說了。至於他們的點心，更是帶着濃厚的時代色彩，也是極明顯的時代鴻溝，春明館還是保持古色古香面目，是一碟一碟帶着滿清氣味的茶食，如「山渣紅」，「豌豆黃」之類；長美軒則維新進化了，好像是清末民初的派頭，除了「包子」，「麵食」外，碟子有「黃瓜子」，「黑瓜子」等；柏斯馨則十足洋化，上兩家總是喝茶，牠則大多數是吃「檸檬水」，「橘子水」，「冰結凌」，「啤酒」，他的點心也不是「茶食」，「包子」「麵」等，而是「咖喇餃」，「火腿麵包」，及甚麼「禮拜六」，還有許多說不上來的洋名字，假若你叫六七十歲的人去喝檸檬水，叫一二十歲的小夥子去下象棋，不簡直是受罪嗎。

從他們的陳設和設備，我們不必進去，便可知他們座上的人物。不消說春明館當然是以遺老們為基本隊伍，以自命風雅吟詩掉文的舊名士為附庸，在這兒品茶的，他們的態度，與坐茶座的時間，真可夠得上「品」字。他們的年齡，若據新憲法的規定，每個都有作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資格，因為起碼都是四十歲外的正氣鬚生了。最特別的象徵，便是這個範圍裏，多半是不穿馬褂即穿背心，禿頭而戴瓜皮小帽，很少有穿西服或穿皮鞋的。（固然穿西服當然要穿皮鞋。）長美軒是紳士和知識階級的地盤，大半都是

頭 平 北

中年人，穿洋服，中裝的均有，這個茶座可說是文化界的休息所。每天下午四點鐘，便看見許多下了課或下了班的「斯文人」，手裏夾着皮包，嘴裏含着煙捲，慢慢兒走到他天天所坐的地方，來解除他講書或辦事的疲乏。說到柏斯馨的份子，則比較複雜，但簡單歸納說也不過止紅男綠女兩種人。其原因是一般交際花，和胡同裏的姑娘都坐在這兒，於是以女性爲對象的公子哥兒，摩登青年，也跟着圍坐在這裏。這個區域的空氣特別馨香，情緒也特別熱烈，各個人面部的表情，也是喜笑顏開，春風滿面，不像前兩個地方的客官，都帶着暮氣沉沉國難嚴重的樣子。

四

這三個茶舖，便是中山公園最熱鬧的所在，不特空氣清新，花草宜人，而又價廉物美。單吃茶每人只花一角錢，點心也大半一角錢一碟，長美軒是川黔有名的菜館，但是幾毛錢可以吃得酒醉飯飽，在旁處是辦不到的。每逢「芍藥開，牡丹放」的時節，或禮拜六禮拜天的下午，總是滿座，只見萬頭鑽動，真是「人海微瀾」。

這三個茶座，大家都喜歡牠的，除了上面所說的理由外，還有兩個附帶的好處，第一是「看人」：牠們中間的馬路，乃前後門來往的人必經要道，你若是「將身兒坐在大

道旁」的茶桌上，你可以學佛祖爺睜開慧眼靜觀世變，看見人間世一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以及村的俏的，老的少的，她們（或他們）都要上你的「眼稅」，四川的俗話叫做「堵水口子」，就是這個意思。第二是「會人」；在公園裏會人，似乎講不通，但是有些人自己不願意去會他，而事實上又非會他不可，這只好留爲公園裏會的人了。大人在公園無意的碰面，既免除去拜會他的麻煩，同時事情也可以辦好。一舉兩全，這是公園茶座最大的效用。

最後關於這三個地方的遺聞軼事，不可不附記於此。我在北平的時候，常想作一篇「中山公園茶座人物志」，我想這篇東西，或許可以作將來談春明掌故者的小小參考。至少有人撰「續春明夢餘錄」時，是一定會把牠收進去的。這三家茶舖，雖然茶座稠密，但地方究竟有限，凡是常去的人們，大半彼此都認識，最低面孔是互相熟習的。這些天天去的，都得有「公園董事」雅號，（實在不是董事。）據最近兩年的統計，常在柏斯馨坐者，有前國立北平大學校長物理學專家夏元瑛先生。長美軒常去坐的，有已故畫家王夢白，和數理大家馮祖荀先生，你看他吃得醉醺醺的樣子，手拿毛竹旱煙袋，穿着四季不扣紐的馬褂，東張西望，踱來溜去，誰也猜不出來他是位科學家。還有會做過外交

使臣的廖石夫，和發明速記學的汪怡，差不多都天天來，也可說是這裏的長買主。尤以廖翁健談，因為他和孫寶琦很熟，對於「洪憲掌故」及外交祕聞，見聞極富，有時候高興起來，天南地北，高談闊論，真使圍坐環聽的人，樂而忘倦，甚至拍案叫絕。還是去年的夏天吧，我記得有一夜同他在茶座談天，還有在國聞周報撰隨筆的徐一士與其他諸人，因為談得起勁，不覺直至夜半，全公園只剩下我們這一棹。這晚所談的，是說他「駐劄歐洲的時候，正值袁世凱執政，那時法國不知道因何事故，想有條件的將安南交還中國，一般外交使臣都認為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亟電政府報告。但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袁的覆電，是不許收回安南，不久得到密令，說明其故，大意為現在帝制尙未成功，粵桂滇黔，不少潛伏的革命勢力，若此時收回，不啻增加革命黨的力量，等將來帝制成功後，所有舊日『屬地』，都要完全收回來的。」像這種祕聞，只有在茶座上，才可以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也可算是茶座的一種功效吧？常坐春明館的，有已故詩人黃晦聞（節）先生，其他的許多老年人，可惜我不大認識。至於我常去坐的是長美軒，去得最勤的，是民國廿年，那時罵胡適之先生的林公鐸（損）先生尙在北平，他常常邀我們去吃茶。還有兩位也時常在長美軒茶座上的，是錢玄同和傅斯年，不過他兩人比較

特別，總是獨自一人，仰天而坐，不約同伴，不招呼人。而疑古老人並且聲明在案，凡在公園裏，是絕對不和友人周旋的，就是遇見朋儕，也熟視無睹。他的哲學是：「逛公園本求清靜，招呼人豈不麻煩。」這可算是「獨樂」的實行者了。不過這個公園裏很少見胡適之周啓明兩位蹤跡，而北海公園間或可以看見他們，這當然是北海的景物比較自然而偉大的原故。

廿五，五，寫於五知書屋。

溜 躑

孟 起

北 平 一 順

「×大爺，您那裏去？」「沒事，溜躑溜躑。」你在北平街上一走，隨處都可以聽到這種話。溜躑是北平的土語，表示散步的意思。本來散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到了北平，却變成最普遍，最有意義的事件。在北平，無論春秋四季，每天街道兩旁，總有不少的人在緩步當車，安閒自在的走着。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飄飄然的神氣，真使你納悶他們是幹什麼的。按新舊兩都來比較：南京人的生活，大半消磨在茶館裏，而北平人的時間，却都溜躑了。這是南北二京的區別。這也可以表示：溜躑，成了北平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份，與吃飯睡覺同樣的重要。作者雖然在北平只住了兩年，然而已經深深的領略到溜躑的意味。不客氣的說，對於此道頗有心得，所以今天才敢寫這篇文章。

雖然在別的地方，沒事時也可以跑跑路，散散步。然而總不夠味兒。按南京來說：你在星期假日，未嘗不可在中山馬路上溜躑溜躑，不過看看來往的行人，都是雄糾糾的

走着。只有丘八的氣象，而無瀟灑的英姿。無形中使你也不得不挺起胸肺來，勇往直進。馬路上的汽車，總是橫衝直撞。你在路上散步，要時時當心，一不注意，就有碰傷的危險。車上的喇叭，不住的叫，叫的使人發煩；偶而汽車放個屁，燻的人半天說不出話來。更加掃興。在北平就沒有這種毛病。原來北平是三代的都城，經數百年帝王的裝點，把它佈置成一座最美麗的花園。其中有不少的公子王孫，他們過去享受着優裕的生活，也就養成一種舒適安閒的習慣。現在雖然沒落了，然而環境還是一樣的美麗。習慣還是照舊的不緊張。十足的表現出中國本位文化來。街道還是那麼整齊，齊的像一條直線。馬路上的柏油，亮的發光；路旁的樹葉，又青的可愛。因為關官大老南遷，馬路上的汽車，要比南京少的多。自然汽油的臭味，也不時常聞到。這時你在樹蔭下走着，平心靜氣的走着。聽着小鳥的歌唱，看到來往的遊人，從這裏頭，可以得到不少的知識，增長許多的見識。再看，你的身旁，有不少你的同志，他們也是信步所之，不慌不忙的走着。假如你若碰到好朋友，立刻可以「班荆道故」，隨意攀談。就是說上兩小時，警察也不會來干涉你，說你阻礙交通。這種蹣跚的趣味，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的到！

北平還有可以蹣跚的特點，就是北平的樹木特別的多。院裏有樹，路旁有樹，街頭

巷尾，無處無樹。無論你登在北海的白塔上或景山上，向下望，一定會使你奇怪。奇怪偌大的北京城，除了東交民巷無線電台和北京飯店等三五座特殊建築外，看不見磚瓦，看不到屋脊，眼前只是一片綠，一片綠海，千門萬戶，都隱藏在這綠海裏。在天津街上走着，煙囪中的灰塵，不住的向你臉上撲，馬上會使你變成三花臉。在南京街上，時時會聞到刷馬桶的臭味。只有在北平的街上一走，只感到空氣異常新鮮，樹木青翠可愛。在街上散步，沒有煩悶，只有愉快。這又是在北平值得踴躍的理由。

雖然踴躍只是踴躍，不過踴躍的時間與地方，却是因人而不同。時間有的在清晨，有的在薄暮，在清晨踴躍的人，多半是要講新生活，大清早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在薄暮的不過是因爲吃完了飯沒事做，出去散散心，助助消化。因爲踴躍的目的不同，所以踴躍的地方也不一樣。假如你要講衛生，換換空氣，那末你不能不到天安門內，這是一個「禁止車馬通行」的地方。是以前出入皇宮必經之地。光光的石板路，沒有一點灰塵。路旁有許多鬱鬱葱葱的樹木。你在這路上慢慢的走着，面對着一片紅色的紫禁城。現在雖然是宮門深鎖，而樹木還是依舊的青翠，空氣更覺得特別新鮮。這時沒有人聲的嘈雜，車馬的喧闐，只是一片沉靜，沈靜得像到了深山古寺。在此地你可以盡量的呼

吸，任意的散步。散步在這種闊而長的白石道上，便是一種愉快。心中是闊大而無思慮，昨天滿腔的積悶，此時可以忘得一乾二淨。

在這道上，有時你也可以看到不少的同志。他們穿着腰肥袖大的衣服，腳上拖着鞋，手上提着書眉籠子，懶懶散散的在來回走着。不用說，這些都是沒落的王孫公子，他們曾經過過極華貴的生活。而今是式微式微了。不過生活雖然不及從前，而大少爺的習慣，却絲毫未改。他們不做工，不謀職業，除非等到肚皮挨了餓；把整個的時間和精力都寄託在花，鳥，虫，魚，上。一盆花，一隻鳥，這便是他們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還愛惜，還珍重。自己甯可吃「雜合面」，而畫眉的食不能不講究，小米裏頭還要拌雞蛋。自己雖然每天要睡到正午才起床，不過因為「溜畫眉」，不能不鷄鳴而起。此外吃館子，聽名角戲，也是他們的特殊嗜好。如口味的高低，唱工的好壞，一經品題，便成定論，這你不能不說他們是批評家，鑒賞家。不過他們只知留戀過去，留戀昔日那種豪貴的生活，不思進取，不知奮鬥，這是北平的典型人物，獨具的特性。北平的風俗習慣，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

其次為講衛生而清晨踮躑的地方，是中山公園，它坐落在全城的中央，九城的人，

都離他不遠不近，很方便的便溜躑到了。平時門票雖然要賣大洋五分，但在清晨，是可以隨便出入的。公園後面有蒼蒼鬱鬱的柏樹林。林外便是碧綠的護城河。你在林間，可以盡量的徘徊，散步。如果在柏樹下，再來上一套八段錦，或太極拳，那更是悠悠哉哉，裨益非淺。

假如要爲看景緻而溜躑，你不一定要去北海或中山公園。那裏去每一次是五分大洋，不合算。我們一方面在看景緻，一方面還在溜躑。溜躑是要有「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準備。應該隨意東西，任意來回，不受任何的拘束與限制才是。假如花上五分錢，進去不久，立刻要回來，也許因這點金錢的損失，使精神上不痛快。不去。我以爲爲看景緻而溜躑的地方，最好由北池子北首，沿護城河向西走。假如那是個夏天的薄暮，再下過幾滴小雨，街上是塵土毫無，空氣是清幽爽靜，這時沿着護城河慢慢的走着。河中的蓮花，正含苞待放，經雨一打，放射出特別的幽香來，積雨在荷葉上，被風吹着，轉來轉去，好似萬斛明珠。這時右面是景山，左邊是故宮博物院，山上的綠草，與院外的紅牆，映掩成趣。街道是那麽平坦整齊，幾使穿着皮鞋的人，不敢輕於踱步，恐怕把街道踏壞。最好此時穿上一雙軟底鞋，罩上一件紡綢大褂，輕飄飄的在那馬路上

隨

走着，欣賞這時的景緻。興之所至，也未嘗不可吟上幾首詩，來描寫你此時的意識。從景山下向西走，過了北海，便到金鰲玉棟橋。這座白石的大橋，隔斷了中南海和北海，斜倚橋頭，看北海中的荷葉，好似一隻一隻的雨傘在水中豎立，為魚類作遮蓋，免得牠們受暴風雨的摧殘，太陽的毒曬。幾隻遊艇，滿載着「摩登狗兒」，在荷葉下穿來穿去，將水中白塔的倒影，攪的亂規，使人疑惑到白塔要倒下來。再回頭向南看，中南海的萬壽殿也近在目前，很清晰的分辨出窗櫺的數目來。斜對過是一座綠琉璃瓦的新式建築。朱漆大門外兩個雄巍的石獅子，分立兩旁，這便是北平圖書館，全國唯一無二的圖書館，此時紅的綠的白的……各樣的景色都映入你的眼簾。左顧右盼，無處不是風景，無處不使人流連忘返。這的確是最好的蹣跚的地方。

還有一個最好的風景區，供你去蹣跚，那便是十剎海。這是平民在夏天唯一的娛樂場。海裏頭一半是稻田，一半是荷花。最有趣的是在夏天荷花盛開時，你吃完晚飯，在海邊上蹣跚蹣跚，的確有說不出來的意味。或者是夏去秋來，枯荷滿海，十剎海的鬧市，已經收場，如果到會賢堂樓上，倚欄聽雨，真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妙境。不過這種妙境，只有親自領略過的人，才能知道。

假如你有異性朋友，在房中坐着怪悶的，也可以出來散散心，蹦蹦跳跳。不上市場和戲院，那裏人聲太嘈雜，怪吵的慌。電影院又空氣污濁，令人氣悶。北海雖好，不過遊人太多，說不定碰到兩三個同學，知道你的來意，故意和你胡纏，鬧的你不知怎樣才好。爲避免種種麻煩起見，最好到最清幽最寂寞的地方去。什麼地方最好？我以爲莫如太廟。太廟在中山公園旁邊，雖只一牆之隔，要比中山公園清幽的多。——也許是冷落。這時你同你的異性朋友到這裏來，在蒼蒼鬱鬱的柏樹林中走着。可是毫不顧忌的將心中積鬱已久的話，向她傾訴出來，以前的懺悔，此後的祈求，此時都不妨盡量的暢談，決無人偷聽，決無人竊笑。

假如你是初到北平的客人，住在旅館裏怪悶的。你也應該出來蹦蹦跳跳，看看熱鬧。那末前門大街，大柵欄，廊房頭條都應該逛逛。這些地方現在雖然是蕭條了，然而想當年也曾摩肩接轂，繁盛一時啊！如果你不嫌遠的話，可以走到天橋，你若有時閒，還可到王府井大街一走，一下車，也許會使你吃一驚，以爲剛出了東交民巷，怎麼又來到租界地。不然何以這樣多的洋大人？商店樓房，南北聳立，有的廣告招牌上，竟全是些ABC。來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類，到夏天她們都

是袒胸露臂，在馬路上擠來擠去，實在有點那個，再向前走，到了東安市場，一進大門，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香氣，沁人心脾，使你會陶醉，陶醉在這紙醉金迷的市場裏。到晚上，電光爭明，遊人擁擠，誰初次來臨不感到目暈頭眩，眼花撩亂呢？市場逛完，假如你還有餘勇可賈時，你還可以踏着月色蹺蹺回去。蹺蹺蹺蹺，蹺蹺到午夜。

以上這都是蹺蹺的經驗談。假如你在北平住上一年，那末你便可以領略到蹺蹺的意味，和北平人的性格了。他們的性格是舒適，緩慢，吟味，享受，却絕對不緊張。你見過一串駱駝走過嗎？安穩，和平，一步步的隨着一聲聲丁當丁當的大頭鈴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頓，那些大動物的眼裏，表現的是那末和平而寬容，忍辱而負重的性情。這便是北平人的象徵。因為有這種性格，又有以上的環境，在北平的蹺蹺，才成了特殊的意味。

以上這是三年前的回憶了。現在時代變了，情形也特殊了。今日北平人，是不是再有那種安閒的心情，出來蹺蹺；再那樣的蹺蹺，是不是要受到他人的干涉，這都成很大的疑問啊！

菜市口

欽文

在故都，對於我的知識關係最大的雖然是沙灘的大樓；因為四妹的緣故，石駙馬大街紅樓的印象也不淺；可是關於生活，最不能忘懷的是宣武門外的菜市口。

因我十八歲初到「北京」時就到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去住，言語隔膜，怕得騾車夫故意搗亂，行到菜市口，一見着「北半截胡同」的牌子，就着急得要命，又恨又怕，不知道南半截胡同原是在北半截胡同裏面的，鬧了許久才清楚，所以還沒有到達寓所，就先把這地方於慌忙中看了個明白。

有名的吶喊是在紹興縣館裏產生的，想來作者，當時也常在菜市口這地方經過。我的故鄉，趙先生底煩惱，鼻涕阿二和毛線襪的一大部分，還有回家的後半，也都在這地方寫成，如今一回憶着，總還覺得有些感情。故鄉的原稿大半都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當時的晨報館也就設在菜市口一邊的丞相胡同裏。

雖然故都，在路面不會舖好的時候，有人說天晴時像個香爐，下雨以後是個墨盒；所謂香爐，就是一有風就要刮起灰塵來。可是從菜市口出發，東往驛馬市大街，由珠市口而到前門；北進宣武門去西單牌樓等處，早都沒有了這種情形。而且一到夜間，風總停息；我會屢次同伏老於月下從公用庫一直的踱回寓所，邊走邊說，只覺有趣；到了菜市口，說聲『明天見！』他進丞相胡同去看校樣，我到紹興縣館裏去寫稿子。

即使到了半夜過，南半截胡同裏賣果兒冰糖和油硬麵餠餠的叫聲仍然不時可以聽到；花兩三個大子兒，不但可以點點心，也是很助興趣的。

從菜市口去文化街的琉璃廠固然很近，離先農壇和天橋也不遠；元慶的傑作大紅袍就是傍晚遊了天橋，當夜在紹興縣館裏一氣呵成功的。

故都的浴室裏面總是燒得很煖熱的；菜市口附近的浴室，價錢便宜，也還乾淨；在那裏先剃個頭，洗澡以後躺一下，於懷懂中很容易「捉住意境」；我的初期的小說，大概是這樣想好了格局的。

廣安市場想是由「菜市」而來的；出售的菜蔬固然很多，部份也分得仔細，不但賣豬腳爪豬舌頭各有專攤，連鷄爪鴨掌也是分別賣的。於晨光曦微中，一般「好家婆」，

蓬着頭髮，挽着籃子，接二連三的出入其間，富有「生的情趣」。

在菜市口，最熱鬧的是中秋節的前幾晚，成串的葡萄，血紅的柿子，更其醒目的是高大的「兔二爺」，聳着兩耳，翹着嘴巴，真是神氣活現；一經看到，我總有「笑不得」之感。賣水果和兔二爺的攤子是這樣的多，從丞相胡同的口子一直擺到北半截胡同，簡直不留一點空地。

每到年邊，殺羊也頗可觀，好像整夜都在做屠的工作，一到早晨，店堂裏一長排一長排的掛得密密層層，地上結起點點的紅冰。

菜市口的店舖，自然同故都一般的商家一樣，只要你進去，無論是只買一兩個銅子的茶葉，總也好好的招待，臨走還說聲『會見！』他們不但應付主顧來得客氣，就是對於學徒，似乎也比南方的商人和氣得多。

因為到和濟去印書面，接洽校樣，我也曾常從菜市口西行，往來於廣安門頭。元慶且很喜歡在那裏遊玩；雖然比較的冷靜些，却也富於故都的情趣，很是樸素。

「廣安門」，這固然做了元慶的畫題；他的傑作之一的一瞥，以流暢輕快的筆調勝，也是取材於此的。

曾經有過兩回，我爲困窘所襲，深深的陷入悲觀；不知所措，無可奈何的漂泊北上。可是一到前門下車，不覺興奮起來，就以爲人生的路本來很廣，以前固執，只是可笑。這是因爲故都的道路廣而直，建築雄壯，空氣又清，很遠的景物一望可見，形成着偉大的氣魄；站在丁字路的菜市口，也可以這樣感覺到。

北平的廟會

張 玄

因爲在北平住過幾年，而且曾經有過一個家，便有時被人看作「老北京」了。據說鄉村人稱老北京爲「京油子」，意思是不務實際的人，取義似乎沒有老北京來得客氣，堂阜。

因爲被人目爲老北京，所以外鄉的朋友常以怎樣逛北平的問題來問。這問題假若由外賓引導員去答一定很簡便，什麼西山、北海、天壇、八達嶺等等，不上幾天，便可逛完。但我總不以此種逛法爲然，所以要答復也常不使人滿意，因爲我是根本主張欲理解北平的文化是非住上三年五年不可的。

北平不比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樓，假若你到北平去找華麗的大樓，那你只有敗興。那麼到北平應該逛什麼呢？此非一二言所能盡：假若你對於歷史有興趣，你應該先知道這古城的家世，隋唐的塔，元明的廟不用說，就是商店，也不少幾百年以前的。北

平也追時髦，然而時髦有個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門面，沙鍋居的肉鍋，你是給他多少錢他也不會換的。

你說北平頹唐，衰老，不合時代，但她仍是這麼古老下去，也許時代轉換更能給她些光榮，正如秋天的楓葉，愈老愈紅。所以你要逛，就須鑽入她的內心，靠城根租一所房子，住上三年二年，你然後才有時間去廠甸，去鬼市，逛廟會，吃爆肚，喝豆汁等等；不然你走馬看花，專追名勝，那她只有給你一副殘破相。

記得知堂先生說北平是元明以來的古城，總應該有很多好吃的點心的。北平不只零吃多，可玩賞的地方也多，單說廟會吧：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廟，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護國寺，幾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東嶽廟，初二的財神廟，十七，八的白雲觀，三月初三的蟠桃宮，你會說北平真是廟會的天下。

鑑賞北平應該自己去看，去嘗，去聽，靠書本的引導就不行。不信你翻一翻日下舊聞，春明夢餘錄，以及北平遊覽指南等書，關於廟會就很少記載，蓋廟會根本不為高文厚冊所看重也。

記廟會頗難，因其太雜。地大廟破，人多物雜，老遠望去就覺得亂嘈嘈，進去以

後，更是高高低低，千門萬戶，東一攤，西一案，保你摸不着頭腦。但你看久了以後，也會發現混亂之中正有個系統，嘈雜之中也有一定的腔調，然後你才會了解牠，很悠閒地走進去，買你所要買的，玩你所要玩的，吃你所要吃的，你不忍離開牠，散了以後，再盼着下一次。

趕廟會的買賣人是既非行商，又非坐賈，十天來一次，賣上兩天又走了，正像下鄉的粥班戲，到了演期，搭上臺子，就若有其事地吆喝起來，等到會期一過，就雲飛星散。廟會的末天的晚上，他們或推車，或挑担，離開了這個廟，去到另一個廟，地方總新鮮，人與貨仍是那一羣。

廟會裏貨物的種類可真多；大至綢緞古玩，小至碎布爛鐵，無論是居家日用，足穿頭戴，或鬥鷄走狗，花鳥蟲魚，無所不備。只要你有所欲，肯去，牠準使你滿意，而且價錢還便宜，不像大商店或市場，動不動就是幾塊錢。

廟會的交易時刻是很短的，從午後到日落，在此時以外沒有人去，去也沒有人賣。時間短而買賣多，所以顯得特別匆忙。人們挨肩擠背地進去，走過每一個攤，每一個案。廟會的東西很少言不二價，常去的人自然知道那一類東西誑多，那一類東西誑少，看好

北平這城有她自己的文化，有她自己的風格，不管你來自天南海北，只要你在這裏住久了，也會被他融化，染有她的習慣，染有她的情調，於是生活變成「北平的」了。然而在這同一北平的情調之中，也分成三，六，九等，譬如學生是一流，商賈是一流，而住家則另是一流也。

嚴格說起來：北平的情調應該拿住家來代表，也唯有住家的生活才真正夠得上「北平的」，這一點不能詳說了。——我總以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東交民巷，東安市場，大學，電影院，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講起來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的跳舞場，她仍保存茶館；任你有的球場，她仍保存鳥市；任你有的百貨公司，她仍保存廟會。

地道北平精神由住家維持，廟會為住家一流而設，所以廟會也很盡了維持之力。譬如以鞋為例：縱然有多少摩登女子去市場買高跟，然而住家碧玉仍然去廟會尋平底，她們走遍所有的鞋攤，躲在攤後去試，試好了，羞答答地走回家去，道上也許會遇見高跟鞋的女郎，但她們不羨慕那些，有時反倒厭惡，她們知道穿上那種鞋會被胡同裏的人笑

話，那是摩登，是胡鬧。

市場是摩登，廟會是過日子，過日子與摩登大有分別，所以廟會的貨物不求太精，只取堅而賤，由堅而賤中領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會厭棄摩登，這是住家的可取處，也是廟會的可取處。由住家去廟會，買鍋買爐，買鞋買襪，看戲吃茶，挑花選鳥，費錢不多，器用與享樂兩備，真是長久過日子之道。摩登不解此，笑廟會嘈雜，卑下，只知出入市場，照顧公司；一到自己過日子，東西不是，左右無着，然後哭喪着臉，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廟會，離開住家之病也。

廟會專爲住家而設，所以十天中開上兩天也就夠了。住家中有老少男女，色目不同，趣味各異，廟會商人洞明住家情形，預備一切住家需要的東西，不管你是老翁，稚子，或管家的主婦，將出閣的姑娘，只要你去，牠準使你有所欲，或買或玩，消磨半日，眉開眼笑地回去。

你是閒人雅士，牠有花鳥蟲魚；你是當家主婦，牠有鍋盆碗箸；你是玩童稚子，牠有玩具零食；你是嬌媚姑娘，牠有手帕脂粉。此外你想娛樂，牠有地班戲，戴上鬍子就算老生，抹上白粉就算花旦，雖然不好，倒也熱鬧，使你發笑，使你輕鬆。

就按我自己來說，是非常愛廟會的，每次全是高高興興地去，我想旁人也應該這樣。人生任有多少幻想，也終不免於過小家日子，這是快樂的事，也是嚴肅的事，而廟會正包含這兩種情調，所以我愛牠，愛每一個去廟會的人。有一次，我從廟會裏買回兩隻鳥，用手提着向家裏走，路上常常有人很親切地問：

「這隻鳥還好哇，多少錢？」

我一個個地答復，有時談得親熱了，不得不佇立在道旁，聽他的批評，他的意見，有些人甚至叨叨地說起他的養鳥歷史，熱切地把他的經驗告訴我，看樣這些人也是常去廟會的。廟會使人們親密，結合，繫住每一個人的心。

常聽離開北平的人說：「在北平時不覺怎樣，才一離開，便想得要命」。我自與北平別，便覺此話千真萬確。閒時想了想，北平的事物幾乎樣樣值得懷念，而廟會就是其一，這大概是現在還不能不過小家日子之故，鍋盆碗箸，爲我所用，花鳥蟲魚，爲我所喜，然今皆不習見，卽見，亦不若廟會之親切。愛而至於不忘，此卽北平之魄力乎，此種意境，恐非登西山，跑北海，奔波三五日卽離開的朋友所能理解也。

廿五年五月九日於津南開

白雲觀廟市記

王言一

廟市俗呼爲廟會。舊京廟宇櫛比，設市者居其半數；有一年一開者，如正月的大鐘寺，三月的蟠桃宮，四月的妙峯山；有一月數開者，如東城的隆福寺，西城的白塔寺，護國寺，個性既殊，特色亦異，不可勝記也。

白雲觀在舊京西便門外左二里地的地方，始建於唐開元中，名天長觀。金時，兩次被火，燬燒殆盡，章宗泰和二年，降詔重修。賜名太極宮。元太祖時，遣劉仲祿迎長春真人邱處機於此，因其號改爲長春宮。後真人弟子在宮東建一道觀，名白雲觀，真人卽羽化於此。明興，時加修葺，規模益爲宏大。明亡，觀又遭兵燹，清康熙乾隆兩朝，大興土木，觀遂具有今日之規模了。觀內有康熙乾隆兩帝御書聯額，又高宗御書碑文，記載觀沿革及長春真人事蹟頗詳。文人題詠極多，均見舊籍中。

觀址廣闊，佔地數十畝，南向，前有牌樓，入門左右有鐘鼓樓。正殿凡五進，建築

很是宏麗，爲舊京寺廟冠，第四進殿是邱祖殿，塑真人像，白皙柔和，殆類婦人，傳爲劉元所塑。像前置一鉢，刻木瘦爲之，可容五斗，外刻高宗御製詩，下承以石座，據說是清世宗所賜，觀中乏糧時可持此鉢至宮中，必有給賜。第五進殿爲三清閣，所謂正統道藏者卽藏於此，每年的陰歷六月一日至七日爲曝書期，非此時不能閱覽也。

觀中例年於廢歷正月一日到十九日爲廟會期，屆時商賈雲集，游人如織，中以八日十八十九三日最熱鬧，茲略述之。

八日俗爲祭星之日，游人極盛。這天，以下巫者流的生意爲最佳，卦攤命館，觸目皆是，他們扮得僧非僧，道非道，故作種種奇怪模樣，藉惑那些趨利避害之徒，無不市利三倍。我們常想，世上真有不少的人肯討錢賣聽那胡言嚶語的訓誡，而自以爲得計，真覺得他們可憐可笑！觀內有順星殿，列有二十八宿和七星像，祭者向己命所屬星宿虔誠叩禮，敬獻香燭並油錢，能消害致福，確否待考，此種風氣，至今未泯。

晚上有祭星大典，在大殿香案上排列百零八盞燈，兩邊有二十八宿和七星星盞。方丈率領全體道士，衣法服，鳴鼓擊鐘，誦玉樞經，祈禱災除福降，國泰民安，這種派頭頗似前幾年所聞的負有救國使命的時輪金剛法會，但不知是佛學道，還是道學佛？也許

他輩都有這股勁兒！凡星燈以盡爲度，不再添油加燈心，不知何故。此風民間多有學之者，不過儀式稍有差別耳。

十八日爲會神仙之日，是觀內最有趣味最熱鬧的一天，俗傳是夕，必有神仙下降；神仙們，照集神仙大成的中國的人的說法，向來是不輕易現露本相的，他們下臨人世的時候，或化爲縉紳，或化爲乞丐，或變成老嫗，或變成童穉，唯有緣者能遇之；這晚，神仙們也不會例外，雖然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到底變化成什麼人物，一般迷信男女，和不迷信男女，如富室妾姬，執袴子弟，下等痞氓，率宿於觀中，澈夜不眠，有的在床上輾轉反側，有的在各偏僻地點藏躲，期與神仙一晤，謂之會神仙。有些老道們喜作狂態奇行，假冒神仙，以釣衆愚，迷信男女們除了會着這般假神仙外，不知有會看着真神仙沒有？不迷信的男女們，都抱着「醉翁不在酒」之意，因此每每發生了風流趣聞，成就了男女的好事，將一座梵王宮當作了楚陽台，其樂不減於會神仙。會神仙是其假借之名義也，神仙們亦知之乎？

既然會神仙是這麼一回事，那麼不如把這天改成會道士，或遇情人的日子，更覺切合實情些；不過會道士或會情人有點沒有詩意，也許有人以爲傷風化，所以到現在我還

沒勇氣向道友們建議去改它，只好俟諸異日吧。

十九日爲長春真人誕辰，觀爲邱祖闡教之地，是日當然爲一重要紀念日。凡善士檀越，好黃白術者，往往不遠千里而來，進香上供，俞樾茶香室三鈔說：

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集，勛臣內戚，凡好黃白之術者，咸游之，訪丹訣焉。

可見此日盛況，此風今日稍替。在昔每有不少官富人等在此日散錢布施，動輒耗數萬，此類豪舉，今日無有矣，卽連到處求錢的乞丐也沒人理會得，亦人心不古之一證歟？俗榴燕九節，或稱燕邱，筵九，闌九，淹九，其義多不可考了。

觀內商販，多設席棚，買食物與玩具者最多，以小漆佛爲最出名，游者多樂購之，藉留游觀紀念。

北平的市場

太白

到北平來住家，轉眼已是十六個年頭了，其間雖然有過兩次出走——一次是兩年，又一次大概是四年，而其餘的時間却都消磨在這座古城中，固然，以我一個南方人，住上這末短短十年，不敢就說對於這古老的帝王之都有了什麼認識，何況那十年中有五年以上是在我的童年中混過的，不過，在此十年的過程中，我却對於「北京人」發生了一種好感，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對我談話的人是道地的「北京人」，我就會對他表示一種莫名的親熱，理由安在？我自己也不知道，仔細加以分析，大概不外乎：第一，北平人待人接物都很和氣，第二，北平人與我具有同嗜——好逛。

我這裏所說的「逛」，不是指大規模的遊山玩水而言，而是近乎北平人的所謂「蹓蹓」，我最不願無事靜坐，除了有時看看書之外，幾乎無時不到各處去「逛」，「逛」得無處可「逛」時，甚至會去「逛」馬路，看看路上熙來攘往的人們，也覺得「頗有可

「觀」，這一點頗與北平人相似，早上提着畫眉籠子上街的人姑且不論，中午和傍晚圍着商店門口聽無線電的人們，幾乎都是出來「逛」的，他們又分爲「無目的」的「逛」與「有目的」的「逛」兩種，「無目的」的是信步所之，隨遇而安，「有目的」的則不外乎逛市場和逛廟會了。偶然在街上慢步當車，便會有拉車的上來攬座，頭一句問你的多半是「要車嗎？拉您上市場逛逛去啊？」，或是那天有什麼廟會，他們就會改口說「坐車逛廟去，您哪？」他們的所謂「逛」是純粹的，去的時候是空手，回來時也很少不是空手的，看看攤頭上堆着的貨物，聽聽雜耍場內的平民音樂（唱的人斂錢時，須見機早退），不花一文錢，消磨兩小時，然後躑躅着回來，這種「逛」法，在北平是很普遍的。

說起「市場」，這裏却要加以解釋的，北平現在雖然還有三個市場存在着——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和天橋（其他如勸業場第一樓等已經等於不存在了），但是「市場」這一個名辭，却已爲東安市場所專有了，原因大概是由於創設最早（據人說是在光緒末年）而同時也最繁榮吧！到「市場」來的人，上中下三等俱全，而其中尤以學生爲最多，所以一到學校放假的日子，人便會多得擁擠不動，遠道來平的人們，因爲震於「市

場」的大名，也一定要去觀觀光，「市場」的地點又在北平最繁榮的街上，所以每天上午十一點後到晚上的十一點，總是那麼多的人，而尤以下午四點後為最熱鬧，「市場」中的店舖，據我的估計，大約有二百多家，而大大小小的攤子，却有店舖的總數兩倍之多，其中書攤頗佔勢力，的確，在北平的東西城買雜誌和小說，却是舍他們莫屬了。我到「市場」去，除了真正的去「逛」而外，其餘多半是爲了去買書的。其次，「市場」還擁了一個有名的飯館，那便是東來順了，走進那裏，不要吃別的，只能從羊身上着想，最好當然是吃涮羊肉了，不過在天太暖時，你也只好「望望然而去之」了，此外有幾家南方點心店，味道頗佳，夏天「逛」得熱時，可以走進那幾家咖啡店吃冰，價錢便宜，並且保險衛生（據他們門外的廣告說的）。

說起東來順的羊肉來，的確有其饒人之處，無論什麼時候跑去吃，絕不會使你吃出羊臊味來，記得有一次請了位朋友去吃東來順，他是不吃羊肉的，經我勸誘之下，居然曠懷大嚼，而從此也就一去再去而總去吃了，這一點，大概是東來順的過人之點。

去一趟「市場」，可以買到一切日常所需的東西，雖然高貴的西洋貨在那裏是買不着的。以前「市場」的商人最會耍「謊」，顧客的衣飾不同，可以使他們的貨價差到數

倍以上，而同樣的貨物，在兩家店舖買，要價也可差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從去年起這種制度已經取消了，賣的東西差不多都有了定價。不過，近來「市場」中充滿了「友邦」貨物，數目之多，可以說是觸目驚心，看見也只好裝不看見，否則，你若多嘴，說一聲「這是××貨，我不要」，定會惹出麻煩。

「市場」的東部，還有一片雜耍場，這裏有京戲，大鼓，評書，時調，以及變戲法，拉洋片等等，每個遊藝團體佔着一丈五尺見方的一塊地皮，四周圍上幾條破板凳，頭頂上搭了布棚，就算做一個臨時戲院，這種戲院常告座滿，但是當班主托了銅盤錢時，看客們便會一閃而散了，收到的錢數往往只有應得錢數的一小半。

「市場」而外，還有一個「商場」，那就是指「西單商場」而言了，規模和熱鬧都不如「市場」，書攤尤不能和「市場」的同日而語，不過聽人說那裏有「祕密史料」出賣，所以也能吸引一部分密史圈內的讀者。因為地在「西單」，同時也就由住在西城的人來「逛」，近年來一天比一天繁榮，所以「商場」的地盤也隨之而擴張了，現在已分南北兩場，商店也多至一百五十多家，攤子更多至三百多個。有人說「商場」和「市場」完全是兩種味道的，我倒覺不出來，只見到的是「市場」比「商場」地盤大，而「商

場」比「市場」房子新而已。

因爲不常到「商場」去，所以我對「商場」不大熟。

天橋

衷若霞

『風火毒熱氣』

天

天橋，每家戲院的背景，每家說大鼓茶園的背景，甚至於每個場合的背景，都是這五個大字懸在背景當中的正面處。是用紅底白字，字寫得那麼粗草，周圍的花圖又是那麼庸俗，顏色是不調和。像惡魔派藝家的作品，只要一望見那東西，你最少也要縲一下眉，心裏彷彿吞了一隻死老鼠一樣，有點難受的感覺。

天橋，是複雜的，多角的，集體而又紛紜的風景線，你從牠的每塊地方每個角落，都可以清晰的認識牠，牠會使你茫然失措地，如讀一部份材料豐富的人生史，社會史，使你覺到琳琅滿目而又美不勝收的。不知從那裏讀起，拿筆不知從那裏寫起，用攝影機也不知從那裏取景呢。

小吃館，算命店，取牙店，茶樓，膏藥店，舊衣店，瓷器店，鞋子店，都是低級的

便宜的，每家店子建設是十分簡單而狹小，只有茶樓是二層或三層的地位高揚一點，門口擺着一塊黃紙黑字，像小學生寫的字放大一樣的：『水錢每位兩大枚』的牌子。其他各種店子，門口也懸着各種廣告牌子，那牌子上的藝術，如果一個『堅脫而猛』一看的話，不但不能引他注意，而且要叫他擺開頭來。

天橋是一部活動電影，是一部沉痛人生的悲劇，雖然，你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他們都有笑容。這笑容，是從他們鐵壓下的心上和身上榨出來的。爲了生活，他們便把自己的悲劇來反串喜劇，把自己的眼淚滴成歌曲，自己的技術作爲商品，自己的精力變成娛樂。這兒有成天歌唱的少女，這兒有成天唱賣的小販，這兒有成天捧交的大漢，這兒有成天望行人的算命攤上的『先生』，這兒有用刀用鎗不斷斃的夥子，這兒有八代祖傳的膏藥出售者，這兒有調皮變把戲的人，這兒有用女人，用小孩，用身體發售怪異的長人或短人的身體，做出許多叫人眼注意的場面。每個場合儘是滿圍了看客，有的隻身殘廢者或是老年人。他就一個人也佔一個地方，無譜的亂唱，亂舞，或是獨言裝病而圖容易得一點報答，買點窩窩頭打發一天。因爲他們知道自己技術不如人，只有這樣來惹人注意，惹人同情。

天橋每塊地方，都有沒壓的灰土，沒有刮風的時候，灰土也會隨行人的腳步飛揚，籠罩了天橋的面目。

天橋是下層階級羣衆的樂園，工作完畢的時候，上這兒來逛逛，買點便宜貨物，吃點便宜東西，喝點便宜開水，或是在天橋的四圍兜幾個圈子，站住在人羣擁擠的地方看一下子。半天的時間是極容易打發過去的。

紳士的少爺小姐們，這兒不大發現他們的足跡。他們怕灰土的污染，怕臭氣的難聞，怕嘈雜的侵擾，他們是不願看這些賤民，這些低級的藝術，這些缺少甜蜜味的劇本。

橋
在說大鼓書的屋子裏，人也是滿着的，台上坐着一排列圓臉的北國姑娘，面上擦得厚厚的白粉與紅色的胭脂，兩片嘴唇特別的紅。每個人把歌聲來博觀客的歡心，在台下，觀客是悠閒的，宛如世界太平無事一樣地，細細領略台上的歌聲，估計台上的面孔，到高興時，便挑一齣兩齣戲要自己認爲樂意的女人唱，這就叫做捧場。

場外大空地上，是一堆堆的人圍繞着，鑒賞那中間的人的技巧藝術，眼珠耳朵被那中間的表演者抓住了。到一個小節目完了，大家便有的丟個把大子一哄而散，表演者便

只好低頭拾起地上的錢，搖搖頭也嘆嘆氣，知道自己的命運的擦磨一生，又把希望交給下次。

牛肉的腥味，和烤燜貼餃的油香味，在館子門外飛騰，大鍋裏的熱水在滾，長桌上坐得是一列漢子，廿枚一餐的生活也吃得津津有味似的，感到滿足，只要能不挨餓，灰土若果可以消化也可以吃下去的。

一毛錢一堆貨的小攤子，大聲叫着「一毛錢一大堆」，鏡子，鎖，皮球，小玩意之類的東西滿滿地陳列一大攤子。

膏藥店的外面，擺出一二個病孩子的模型，遍身潰爛流膿，頭上要落盡的頭髮。是特別引人作惡的。那門前，有六個或是八個診眼疾醫耳病的人伏在桌上動也不動一下。

『奉天落子』，『河南墜子』，『北平大鼓』用紅紙墨字寫的。在每家戲院書屋門外，那戲上有唱演女角的名字，都是一些花月豔香之類字眼堆砌成的。

『莫談國事』四個大字高懸在茶樓的正中注目處，茶樓上喝茶的人，只要花幾分錢，就可以打發半天，有的自己帶茶葉來，只要開水，可以隨便談些閑三野四的事，一天半天功夫是不難打發去的。

下層羣衆的集體，天橋寫出了這社會窮苦者的真實面目，匍匐人生道上，流血出汗，洒淚珠，是爲了生活，是爲了應付不斷抽上身來的鐵鞭，每個人，在這把生命漸漸支離上帝去，他不會知道自己一生是爲着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這樣生活。他承認命運，那人騙人的荒謬的話言，使他們不作聲息過下這一生。

天橋，是北平的焦點，這兒才是人生的正面。

北平的洋車夫

吞吐

北平自國都南遷，把點好風水帶走後，現在落得孤城兀立，除敦睦友邦的走紅運外，一切全不景氣，市面蕭條，日趨沒落了。失業的人，實在不可勝數，原先有好好的事，在如今這些事兒都不能支持，難道瞪着眼一個大活人挨餓，祇好改弦更張，另謀生路。好事情找不到，至低限度，還能抄起洋車把作牛馬走；既不用鑽營，也不必有好親戚，更談不到親日，全憑自己的氣力來吃飯養家。本來自古人生在世，不管爭名奪利，不管爲國爲民，誰不是爲解決飯碗問題，因此總得大小找個吃飯的道兒，好在操業尊賤，在這個年頭兒，倒不必在乎，能掙錢吃飯養家，就得說是不錯，無怪北平近一二年來洋車夫的一天比一天增加。據報載北平有洋車四萬餘輛，分拉早晚兩班，洋車夫就有八萬多人，按平均每一個洋車夫要負擔家庭兩人的衣食來計算，靠洋車夫生活的人至少十六萬，以北平人口是一百五十萬作比例，因洋車夫直接與間接的關係，要佔北平人

口總數的十分之一有餘。這樣看來，拉洋車在北平的平民生活裏，要算最普遍的勞力了。

北平的洋車夫自有三流九等，要在生活方式與衣着外表看起來，顯而易見的有三種：就是拉包月的，拉牌兒車的，和拉普通座兒的。拉包月的洋車夫，全是年青小夥子，給宅門和私人効力的，不管主人給衣服或自己做，全穿的乾淨利羅，特別刀尺，這時早穿上白小褂，青褲子或藍褲子了，拉着一輛整齊簇新的漂亮車，每天神氣十足地跑幾趟，不是送老爺上班與少爺上學，就是拉太太小姐去玩，不但飽食終日，還可以拿錢養家，生活很是說得過去；拉牌兒車這個名詞，不經解釋，恐怕差不多就連久住北平的也未必懂，這是專指在東交民巷裏與北京飯店前邊，買過牌子有資格拉洋人的。人不僅要年輕，還要穿的漂亮，拉着新車，會操一口極流利的英語，條件缺一，人家洋顧主也不坐。好在他們會知己知彼，無一不迎合洋人的心理，他們跑在街上拚命的快，不要瞧誰坐在車上，一看拉的那種跑法，就可知道是拉洋人的了，他們比一切洋車夫，全能掙錢，但沒有拉包月的生活安定。不言而喻的也受外國人的氣。有一次一位矮個子的某外國人，下車硬不給錢，拉車的有點不怕外國人，生敢抵抗，不過吃幾下人家的老拳，還

被警察教訓一頓。不過這種洋車夫，如與拉普通座兒的來比較，在生活上有天壤之別，也可以說是特殊階級，少而且難，洋車夫的最高的希望，沒有不願往這兩條路巴結的。至於談到北平拉普通座兒的洋車夫的景況，沒法描述他們的可憐，他們佔洋車夫的大多數，穿着一身襤褸的衣服，拉着一輛以小車份僱來的破車，綳起營養不足的臉色，去跟同行的搶座兒，拚命的落價，你一毛拉我降到四十枚，這樣每天最多的收入也不過六七毛錢，甚至一天還掙不出來車份的呢。因為他們拉的不是洋人，也不是有勢力的座兒，總不斷為警察所鞭撻，在東西火車站，娛樂場前，與重要街市，以及熱鬧場所，全有洋車夫不許過某地界的規定，可憐他們爲了攬座，有時非要過界不可，警察就不客氣地拿皮帶抽打，好像有多大世仇似的。受盡了各種的虐待後，除年富力壯的年青小夥子，能過度的奔跑外，欲顧個人溫飽與養家的，多數的不能如願以償。生活的維持，自然要比上述的兩種困難的多了。

北平的洋車夫，自然很少未成年的幼童，法有規定年齡故耳，然亦不乏老年的，若要坐着一位老頭兒拉的車，比鄉下的老牛車還要慢，就有一種如坐針氈的焦灼。我遇到這樣兩次：一次是去夏，我在北城某公館當家庭教師，每天下午六點完課，有一天我與

學生改作文卷子，耽誤到七點，恰巧趕上陰天，已經油然作雲，眼看要沛然下雨的樣子，我趕快走出某公館，在暮色沉沉中急忙地叫一輛洋車，也沒顧得講價，登車叫洋車夫拉我快走，總怕遇上雨淋濕了。

「先生！您不用催我！實對您說我上了年紀跑不快的，下雨有雨布淋不着您！」他帶哀求的聲調向我懇求着說。

「高壽！」

「七十三啦！」

「啊！怎麼七十多還拉車？」

「先生！再凡有法子誰拉這玩意，不過拉車比耍飯強一點就結啦！唉！」

「家裏沒人嗎？」

他接着又告訴我，他本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當過排長，他曾當過幾天老太爺，後來他大兒子在喜峯口抗日陣亡了，家庭的生活便無法維持，他二兒子也拉車，剛湊合着養活他娘，他拉車多多少少地掙點，能顧全自己。我聽他這話後，實在不忍再坐他的車，看他癯着腰子一步一步很費力的往前拉，我總擔心他會栽倒，尤其聽到他不斷氣喘的喀

嗷嗷的咳聲，叫我痛心，我自己咒咀我的作孽。我打算下車另僱，一摸口袋出人意料的一個零錢也沒有帶，這時天也已經下起雨了，爲避免淋濕，我良心不安地叫他拉到街上去，立刻到一家鋪子換錢，給他兩毛錢票，他還堅持拉我到僱的地方，我把錢遞到他手，扭臉便奔不遠的電車站，在自己覺得減掉一點罪惡的欣慰心情下，還隱約聽見那老頭兒說謝謝的聲音。從這次後，自己僱車，總加一份小心，怕再遇到那樣可人難爲情的局面。想不到今年又碰上這麼一次，我一天晚上去西城，赴某校友人的遊藝會，九點再快往回裏趕，因十點學校關門，手裏祇有兩毛錢，還怕僱東城僱不到，還好八十枚就僱妥，先給錢，洋車夫找回我十二枚，不料中途他老先生倒了車，（註）自然我也注意倒的人是否老頭兒。黑夜間在僻靜幽暗的小胡同裏，我辨認不出面目來，我自認聰明，聽聲還不可以嗎？敢情一上車我才知道又是老頭兒，拉的比那個老頭兒還慢，我着了慌，這次不同那次，我無心腸問他家當了，我不瞞他說我手中祇有十二枚，全給他，叫他另按他那價錢給我再倒一下，又告訴他我非十點鐘到校不可。他一死不答應，我祇

（註）倒車是一個車夫拉了一個長途的座兒，半路因氣力不接，再叫另一洋車夫替他；也有半路以小價錢

叫同行拉，好從中漁利。

好下車開步走，也不忍坐他的車。那時離校還有很長的一大段路，怕到晚叫齋務人員牽着，又不好把田徑的技能拿出，來一個一千五百米，夜間在街上跑警察會把我扭區罰辦。又因趕上老頭兒拉洋車，吃了一次苦。但是我相信，他們比我還要苦上萬倍，當在那人催他們快走，他已感到老邁不可作爲，與傷感暮年的命運，那種人生的日暮窮途，我真不敢想像。

北平洋車夫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出身低賤，全是不認字和由鄉下進到城裏來的；有的是北京時代的政客，與前清的秀才舉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兒，爲生活所迫，幹這一行的。大多數人全認得字，除去少數願在閒着休息的時候，打地攤賭博和聊天外，要以讀小報爲最普遍，他們常被發現在街頭巷尾，停車路旁，十分瀟灑地坐在車子水簸箕上，以小報作消遣，也許拿時局作爲與顧主談話的資料，這真不愧爲北平號爲「文化城」的特色。

有人說北平洋車夫狡滑，常常爲地點與價錢和坐車的發生爭持。比如坐車的要到一條很長的胡同東口，當時僱車沒有說明，他（洋車夫）祇拉你到近的西口；還有價錢沒一口咬死，他必蘑菇，就是說妥多少錢，他也必定多要一兩個銅子的，好像成了慣例，

很少有北平洋車夫不如此的，坐車的若不答應，就得爭吵。其實要在人道立場上來講，爲什麼全是人，洋車夫就夏天在炎熱的日光下，汗流氣喘的跑，冬天坐車的躲避在溫暖的棉車篷裏，洋車夫在寒風凜冽中拉，坐車的有時還嫌慢慢催他呢？固然他爲生活，「慚慚之心，人皆有之」，可憐洋車夫一點又有什麼了不得的損失，何況坐車的多給一二大枚，拉車的便喜開顏笑地對坐車的謝謝。還有人說北平洋車夫淨捉鄉下老趕，向他們要大價錢，這也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咎由自取，不獨北平洋車夫如此，誰不拿老趕，老趕到那不上當呢？

最近，北平市政府與社會局，對低級勞苦的大衆特別關心，組織「人力車夫福利會」，「人力車夫救濟問題研究會」，和建築人力車夫的休息所及罩棚等，這是給北平洋車夫一種最有力的救濟，不問他們未來辦到如何地步，這種菩薩心腸的當局，北平度着牛馬生活的洋車夫，倒不能不從心坎裏發出極端的感戴，唯有希望北平的當局不要因爲公忙，賜予洋車夫一個空頭的支票。

打小鼓的

劉小蕙

北平的一切的確有許多的地方與別處不問。這大概是因爲北平是從前的京城，皇帝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一切都要特別一點。不但是偉大精緻的花園，富麗輝煌的故宮，在別處是沒有，就是打小鼓的這一行買賣，在別處也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打小鼓的就是收舊貨的。這種名稱的由來，大約是因爲他們出來做買賣的時候，手裏拿着一面小鼓。這面小鼓只比洋錢大一點。當他們知道誰家有東西賣的時候，就到那家的門口或是胡同的附近，咽，咽的敲起鼓來。打小鼓的一共分兩種：一種是打硬鼓的；一種是打軟鼓的。打硬鼓的本錢比較大，同各個古玩舖都有相當的往來，他們自己也開着小舊貨舖，專門出售他們所收集來的舊東西。他們的眼光很銳敏，口齒也很靈利。無論是那一路的貨色，那一種的東西，他們都分別得很清，貨色的行市價錢也看得很準。他們靠了一張靈敏的嘴，可以佔很多的便宜；他們把你所要賣的東西，說得一錢

不值，放在那兒白佔地方，有害無益。但是等到那東西到了他們的手裏，就成了「無價之寶」。不論是買進或是賣出，只要一經過他們的手，東西的價錢一定要貴上一倍。打硬鼓的專門收買珍珠寶石，金銀翡翠等的首飾，紅木紫檀的家具，以及破的書，爛的畫，他們都很歡迎的。在表面上，他們與打軟鼓的並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穿得比較乾淨，手臂底下挾着一個小青布包兒。頂窮的人家，他們是不去的，因為在那種地方，他們是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打軟鼓的正與打硬鼓的相反，他們專到窮人的家裏，小的胡同裏去收買破舊無用的東西，無論是破鞋子，破瓶子，或是破洋鐵盒子，他們都要的。他們的本錢極微小，穿得也很窮苦。他們肩上挑着一個小担子，担子的兩頭放着買來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認識力比較小，所以不敢上富貴的人家去。一則怕本錢小，買不起什麼東西；二則怕自己不識貨，上了當，反叫人家笑話；三則因為大戶人家的豪奴麗僕們的架子太大，要底子錢的本身又利害。所以這些打軟鼓的也只好在貧苦的人家買一點破東西。

不論是打硬鼓打軟鼓，在許多的買賣之中，這並不算很苦的一種。在從前他們所賺的錢足夠一家的費用，賠錢的時候極少，時常還有發財的機會。是的，在十來年前，從

打小鼓而發財的很多。因爲從前有許多吃過糧的旗人們，他們享福慣了，又不知道生活的甘苦，到了現在，他們兩手既不能作工，身子又耐不了勞苦，因此已經到了非賣東西過活不可的地步。他們不知道東西的貴賤與好壞，一切都由那些管家的大爺們經手，吃了極大的虧自己還不知道。打小鼓的却因此大佔便宜。那時的拍賣行很少，旗人們又捨不得把東西一起賣了，於是只好賣一件吃一件。據說有一位旗老太太，手裏沒有一個錢，却想起要吃冰糖葫蘆，就立刻叫人把門後頭扔在那兒好幾年的小破香爐賣給門口的一個打小鼓的。這打小鼓的買了回去，給同行一看，原來是黃金做成的。這件事聽來好像有些說得過分，但當時却常常的發生這種事。

此後政府南遷，許多人都跟着走了，市面愈來愈蕭條。許多好的東西已被外國人買走了，有的也隨着政府到南方去了，在北平只剩下了些破爛的舊東西。而從前戴紅頂子的旗人，大半已窮得拉洋車或是替人家做工了。在報紙上，你常常可以看見因貧苦而自殺的人們。因此打硬鼓的也已經漸漸的少了；大多是改了行。只剩下了一些打軟鼓的，在空閒冷靜的胡同裏，挑着小小的担子走來走去，手裏唧唧的敲着小鼓。

北平的乞丐生活

柳絮

北平因爲是歷代建都的京城，千百年來爲各方物望所歸的集中地，無形中已成爲華北叫化子的王國了。北平因是帝王的家鄉，文物富庶，同時又是窮苦的西北出入的門戶。那些從災禍交迫下逃出來的西北貧氓，從飢饉亢旱的家鄉望北平跑來的，每年不知有若干萬人。當他們望見黃牆的宮殿時，他們便匍匐在泥沙的地上哭泣膜拜着說：「我們找到一個叫化子的樂土了，在這裏再也不會餓死了。」這些可憐無告的貧氓，他們從這樣建立了北平的寄生階級，維持着叫化丐幫的繁榮氣象。

乞丐在北平早已成爲一種古舊的職業。那些生長在叫化環境中的新老乞丐，他們一生中都沒有受教育求職業的機會，大家都死心地認定乞討是他們唯一的生活路徑。「硬探丐幫」是中國乞丐的正宗，北平便是該幫的發祥地。據一般老輩丐流追述該幫的起源，說某朝有個皇帝，在未發跡時也曾降身爲乞丐。後來貴爲天子，皇恩浩蕩，便特

封該幫逢門可乞，逢城設廠，逢鎮設甲（註：即丐廠及丐頭是）。凡此附會傳說，全無根據。但該幫却認爲信史，藉以自重其身價。茲將調查所得的丐幫組織，生活，及街頭所見的乞丐種類列舉如下。

（一）丐頭的權威 北平設有丐廠，全城的乞丐都歸一個大丐頭管理，手下還有許多小頭目，丐廠有很嚴密的組織，等級分得很清楚。勢力也分佈得很廣闊。不但該地的乞丐須絕對聽從丐頭的命令，就是外來的叫化子也須先備專帖拜訪，稱爲「化子拜桿兒」。否則休想在街頭混得下去的。丐頭是終身的職業，生活都很優裕，死後方舉新丐頭接替。資望最老的才有被舉的資格。其餘乞丐大約以年齡定其名次。長稱老大，次稱老二老三。童丐則概稱爲徒弟。丐頭對內有指揮調解之權，例如甲丐與乙丐爭執地盤，經丐頭調解後必須遵守。民家如有喜慶大事，丐頭便代表全體前往收捐。丐流如遇疾病死亡，丐頭便須設法買藥侍病。或集資收埋，或報警送官。

（二）喜事的例捐 丐頭向民家收捐，成爲通例。婚嫁壽喜事人家的帳房，見丐頭前來恭喜，便給他錢，其數目約自小洋四角至一元左右。做壽每較婚事多給，因爲孝子們爲親祝壽，誰也不願乞丐在門前出不利之言。丐頭得錢之後，便在大門上貼上一張紙

條，上書；「貴府喜事衆兄弟不得騷擾。」各位乞丐見了這種字條，便好像小鬼們看見「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大紅條一樣，大家都會退避三舍的。如果喜家不肯給錢，於是便有無數的乞丐前來騷擾，各種花樣疊出，使人難堪。

(三) 稱呼與哭喊 乞丐沿街乞討，對於施主的稱謂，各不相同。例如：「大爺」，「大老爺」，「老太爺」，「太太」，「老太太」，「少爺」，「相公」，「相公娘」，「大叔」，「嬖子」，「小姐」，「大奶奶」，「財主」，「財主媽」，「一官」，「老板」，「掌櫃的」，「大姑兒」，「老總」，「先生」，種種稱呼，各有一定規矩，逢到那種人應用那種適當的稱呼，一看便要鑑定出來，丐幫長輩對於徒弟都悉心傳授，這也是北平乞丐的公同必修科呢。「叫街」和「坐乞」兩種乞丐，都須特別訓練如何哭泣。婦人學哭，尤須有韻有調。每見婦孺圍坐路旁，呼喊大哭，聲聲帶淚，句句動人，或是沿街哭喊，幼子相隨。把錢給她便停哭稱謝。男丐便須狂呼大喊，或是展覽他們的殘疾。凡此種種，都須訓練有素。每日這樣的活動着，得錢也不在少數。這也是「叫街」和「坐乞」兩幫的必修科。

(四) 技能的學習 乞丐須學會各種技能，例如「頂鼻」，「擲球」，「穿舌」，

一舞刀」，「彈拍」等。各有專師傳授衣鉢，而且多非由丐頭教習，而是由獻技拳術人任業餘教授之責的。其交換條件不過年納例金若干，以不妨礙他們的丐業範圍，儘可傳授。此種乞丐比較那些哭喊亂唱求乞的較易得錢。乞丐所帶的用具，各有各的用法。丐徒都須先事學習，例如竹籃磁碗用以乞錢，飯袋鐵鍋用以裝菜，攜拐杖以逐狗防身，穿破襖以存錢結縷。民家如有以完好的舊衣施給的，乞丐都拿來穿在破襖之內，藉以示人為貧窶。此外各種用具如弦，胡，板，鼓，劍戟，刀耙，犬架，鼠環，羊衣，猴帽，都須各按其所學的技能，練習應用，這都是乞丐的共同選修科呢。

(五) 丐流的客店 在北平朝陽門外，天橋南邊一帶，有好幾處乞丐住宿的客店，店錢每晚一大枚，大清早就一律逐出，不許逗留。到了冬季，許多客店都增加暖氣設備，在大屋中挖了一個土池燒柴，衆丐圍火取暖，名爲「火房子」。光顧的全是藏龍臥虎的乞丐，其中還有專門傳授唱「蓮花落」等丐歌的。一般丐徒都利用機會正式拜師學藝。有時天寒不宜外出求乞，便由店中掌櫃熬粥一大鍋供羣丐食用，以後都須還清。店錢每日僅銅元五枚。其中男女混雜，睡時都不敢脫鞋，因爲如果脫鞋在坑下，次日便會給無鞋階級穿了去。就是衣服也都不敢脫的。據查全北平有這種火房處九處之多。這也

是溫暖的江南所未曾前聞的。

(六) 歌曲的傳授 丐頭所傳授給丐徒的，不但祇教他們怎樣拚命求乞，同時也要教授各種歌曲，把所有的吉利語編成歌謠雅曲，日夜練習，有腔有調。觸景生情，臨機應變。抱定「先禮而後兵」的主義。如果逢到一毛不拔的經濟仁兄，丐流便改換詞鋒，狂放詠詞，使聽者自感乏趣味爲止。茲將普遍的歌詞列下。

(甲) 祝福的：

「烏龜上門來，老板大發財。」

「太太給我兩個錢，太太長壽萬萬年。」

「老爺大發慈心，今年獲利千金。」

「太太施恩，抱子抱孫。」

(乙) 諷罵的：

「不給我錢，怎過今年？」

「不給財，我不來。剩下了錢買棺材！」

「你不給，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

唱歌曲時，須都發出悲惻雄壯的聲音，令人聞之憐憫，引起傷心之心，自動的願意布施。所以做喜事的人家，逢到此輩丐流光顧，誰也不願拒付而受到丐流的謾罵呢。

北平的乞丐，統稱其求乞生活爲「做街」。蓋此輩的職業門路都是在街頭巷尾也。邇來農村破產，乞丐增多。致使北平市上，鄭元和大放悲聲，伍子胥改頭換面。五花八門，奇形怪狀。茲將各種乞丐做街的花樣分列如下。

(一) 排刀 這種乞丐手執長刀兩把，袒胸力排，排時頻頻運氣作沉重之「哼」聲。在廟會中或熱鬧場所尤爲活躍。口中發出幽怨之聲，叫着「老爺太太」。每句必夾入一「哼」聲，同時力排一刀。如此循環不已，致使胸際紅腫，隱現殷血，厥狀殊爲慘厲動人。

(二) 打磚 這種乞丐坐街心中用磚擊胸及背，使裸露的上身血色外呈，猙獰可怖。喊聲一如「排刀」者。此以上兩種規限只准坐乞，絕對不許行乞。

(三) 打磚叫街 此種乞丐在街心用磚擊胸，哀呼，「老爺太太們，捨給我這瞎眼殘廢人一個錢吧！」緊接一聲悲歎聲「唉！」同時打磚一下，接着又重複叫喊。叫聲雄壯悲切，而有腔有調。打磚時作「砰拍」聲，如拍節一樣。

(四)叫街 這種乞丐手執大柳條簸箕，哀號聲一如「打磚叫街」。因為都是老弱丐流，所以缺少打磚一事，可是因此收入也非前者之比。以上兩種祇准街中行乞，絕對不許登門討錢。

(五)釘頭 這種乞丐口啣長尖釘數枚，手持磚頭一塊。頭頂上斜插着一枚長釘，深約二分左右。登門不發一語，給錢便走，如延不給錢，便把磚頭自擊頭上之釘，丁丁作響，插釘處有肉疙疸，把釘打入疙疸中，釘縫中立有鮮血迸流，淒厲可怖。見血之後，店家非多給錢是決不肯走的。此種祇准由街巷之一面行乞，不准兩面交錯行乞。

(六)拉破頭 此種乞丐手執鎌刀，痛飲一醉，然後登門討索。如不給錢，便用拇指食指夾住刀印，留鋒約一分左右，向頭頂一劃，皮破血流，於是乘勢倒地不起。事態擴大之後，照樣非多給不走。

(七)數來寶 數來寶是北平丐幫中最大的出路。其中分爲三種：(甲)「敲牛膀骨」，乞丐左右各執牛膀骨一片，每端都掛着銅鈴，又拴着顏色彩綢若干。敲時骨板發出「吉瓜吉」的聲音，鈴聲發出「花冷冷」的聲音，然後唱着丐歌乞討。(乙)「刮竹板」，右手搖大竹板，左手搖小竹板，然後唱歌乞討。(丙)「敲飯碗」，乞丐頭戴單圈

彩珠花帽，手持藍磁粗花碗，數碗相碰，發出丁丁雜響聲，口唱丐歌，有的還面擦脂粉，令人作惡。其歌曲詞意如下。

「那邊要了這邊要，

掌櫃的吃飯我來到。」

「掌櫃的大發財。

掌櫃的吃飯我正來。」

「唉！掌櫃的，你別生氣。

早給一個早早的去。」

「唉！掌櫃的給了個沙板錢，

不能買米和買鹽。

我叫他換換他爲了難。」

(八) 背搭子 此類乞丐背上布搭子沿門乞討。對人概稱「大叔」「孀子」，不准呼「老爺」「太太」。如犯幫規，必受丐頭刑罰或革除。

(九) 蓮花落 丐伴兩人，身上各穿花衣，面塗脂粉，頭戴花帽。手執一支竹竿，

每節挖幾個眼孔，每眼內貫着好多制錢，把五色的綢線緊繫着。乞討時開始表演，手舞足蹈，旋轉跳舞，如同發瘋一樣。口裏還唱着歌訣。也有缺少花衣面以便服充數的。

(十) 打玉鼓 乞丐手持長竹筒，一邊纏着皮面，用手指去彈拍，發出登登的響聲，口唱和諧而低緩的小曲。

(十一) 橋梁架子 乞丐拿一枝短竹筷子頂在鼻尖上，筷端着杯碗之類，能持久而不墮落。沿門乞錢。

(十二) 雙鯢鑽洞 乞丐手拿一支鐵鈎，在鼻岸和喉嚨間各穿一洞，把鐵鈎穿進，給錢始去。

(十三) 點鳳頭 乞丐在印堂中插進一支粗針，針尖頂住一隻粗碗，一面擺動一面唱着歌曲。(以上八種祇准向店家沿門乞錢。)

(十四) 賣凍 這種都是北方乞丐利用他們無告的子女作為牟利的活祭品。在天氣寒冷時，讓小兒赤身露體蹲宿在攤販的鍋灶中，藉以博取路人的憐惜心。此類小兒過慣了非人生活，居然也能抵禦寒威呢。此種祇准坐乞向路人求佈施。

(十五) 弄青蛇 北地苦寒，所養得活的便是一種小青蛇。蛇丐背負一竹籠，中貯

幾條青蛇，沿門玩弄叫化。此類蛇丐深知蛇性，又能代人家捉蛇，或售賣蛇皮蛇胆。廟會時便去捉水蛇賣給信佛的老太太放生，次日又去水邊捉回再賣。循環不已，獲利頗有可觀。

下列各種丐幫的叫化方式，都是殘廢乞丐的專利品。只有他們可以享受「喊街」的權利。可是丐幫規定不准向店戶住家乞討，祇可沿街叫喊，發出嗚咽慘厲的叫聲，使過路的行人發出惻隱之心，慨然自動施捨。茲特分類如左。

(十六) 日落西 雙眼失明之瞎丐，手執棒點地而走，一面走一面叫喊。以草帽乞錢。

(十七) 摸光明 瞎丐在路上蹲着身，慢慢地移動脚步叫喊乞錢。

(十八) 獨眼龍 一眼失明的乞丐扶杖走着，冒充爲「日落西」，其實仍可以看見路徑。

(十九) 翻太歲 手足全已殘廢的乞丐，渾身躺臥在污泥裏滾動哀號着。一路有丐伴跟隨照應一切。並代收集金錢。此種乞丐得錢最多。

(二十) 看照壁 足部殘廢的乞丐，以布料繫着膝蓋，並且包護着股部，坐在地上

移動着。

(廿一) 墊木手 兩足部殘廢的乞丐，或是身患瘋癱，雙手握着小木塊，蹲在地上移動着乞錢。

(廿二) 解糧草 殘廢的女丐倒臥在一輛小木車上，另由兩乞丐前挽後推，哀號過市，讓路人投錢在小車中。

(廿三) 駝石頭 由男丐背負殘廢女丐，呻吟過市。

目下北平市况衰落，不景氣已達極點。而西北及附近一帶的災民貧氓紛集平市又相有淪入丐流，施捨日少而求丐日多，遂使昔日可混一飽的職業乞丐也都感到日暮途窮，率走頭無路之苦。這真是故都乞流的悲慘結局呢。

廿五年五月十三日

古城古學府

鍾 棻

多少人把舊京比作倫敦，北京的灰土與倫敦的霧常並列作世界兩大奇跡。記得聽人說過在倫敦之北有個稱作牛津的古學府，若把我在那裏讀過四年書的北大來和她相比，或許不是太不合適的。雖然她們的年齡相差不止十倍，北大依然是中國最古的學府。

提到牛津，不免就想起「噴烟教育」這一名詞。這名詞本身原代表着一種自由教育的意義。在早年的北大這一點精神是並不缺少的，教授只作一種啓發引導的工作，讓學生自己去開掘那深埋着的寶藏，開掘得有了結果，然後拿去和教授隨便地討論，自由地爭辯；找出一些錯誤，發現出一條正路。

不過這東西映輝的兩大學府最大相像處，還在她們那古舊的建築，沒有鋼骨水泥房屋，沒有抽水馬桶，但在那十七八世紀英國宅古屋裏曾出產過不少有名的學者與文人，同樣在北大東、西齋，低矮、破舊、大部是紙糊的小房間內，一樣也住過多少今日中國

的聞人。可惜他們的遺跡沒有能像人家那樣好好地保存起來，因此現在已少有人能明白指示出。不過在沙灘一帶比大學本身年齡小不了多少的剃頭舖裏，健談的老理髮師一面撥弄着你的頭，一面會告訴你從前某部長和某教授常照顧他生意的事，你若在一家和這理髮店差不多老的飯舖中吃飯，那掌櫃有時也會說此刻大學裏的某院長以前每天兩餐總是過這間吃，並且最愛吃他們的回鍋肉加三樣。即使在現在，你有天若能花十分點在一二院門前站着，湊巧的話，你能看到胡院長五百元買來的高頭大汽車——可惜最近已改乘了一九三四年式的Dodge了。你可以看到新舊不一的包車：上面坐着隱士式的豈明老人；沉默而帶哲學味的給青年十二封信作者；從他的外貌，很滑稽地會使人聯想到英國約翰孫博士的新月主人；口含旱烟袋，臉喝得紅紅的中國算學大家馮祖荀；外貌像德國人的地質學專家李四光先生。北大同學至今還愛說從前蔡校長時代，開大學評議會時，左面坐着紅帽子的陳獨秀，右面坐着賞穿過黃馬褂的辜鴻銘這故事，以示她的無所不包。這種光榮的日子是過去了，她如這古城一樣正日漸沒落。但北大總是北大，她依舊有着許多讓人感覺到幾分驕傲的人物在。

是的，儘管沒落，儘管她也在一天天洋場化，美國化起來，仍有許多人如我一樣深

深深地愛着這個古老的學府。在那裏至今還沒有「拖屍」，沒有交際夜，沒有選手階級，運動明星，沒有東宮西宮，不大捧皇后宮女，沒有許多別的大學所常有的東西。大家自由地讀書，自由地生活。一千上下學生，從四十多歲到十七八歲，來自中國的各部，來自蒙古，新疆，日本或美國，包含有無數不同經歷的人。然而在他們之間沒有歧視，也不故意地來接近。每人呢帽上都佩有同一白地黑字，樸素大方的「北大」兩字校徽。見面時笑笑，點點頭，偶爾也談兩句；談得合式就常常往來，做成朋友，一點不勉強。誰都知道怎樣去獲取自己的和尊重他人的方便。

若問這樣的四年大學教育能給你些什麼，則回答是，牠除給你比其他大學或多或少
的智識外，更給你一點自尊，一個獨立的人格。一個「北大人」，倘然有這樣一個名詞
存在，不管是好是壞，是成功是失敗，他多少與普通人有點不同。

西郊兩大學

任 浩

北平女學生間有一謠云：「北大老，師大窮，燕京清華好通融。」「好通融」就等於「很好」。事實上也確乎如此。西郊出來的學生比城裏的着實光鮮些，年紀輕，態度瀟灑，學問沒有十分壞的，連臉孔也似乎因為少受北國出名的風沙吹打的緣故，顯得比城裏的學生漂亮……有着南方人的敏捷，也不缺少燕趙的豪氣。

掛了「國立清華大學」或「燕」字的徽章，踏進皮墊校車，讓它順着綠樹成蔭的柏油街道進城，在那遼瀾的西長安街飛馳，軍民人等不該咋舌麼？旁若無人地昂着頭大踏步於東安市場，胸口的三角招牌閃着亮光，穿黑短裙的女學生們無怪不得不嘆「好通融」了。是的，他們是天之驕子。做他們的同伴多麼難呀！清華年來招收新生，應考的老是三五千，榜上有名的總不過四百，燕京比較容易進去，然而第一學期英文不及格就得叫你捲舖蓋。一將成名萬骨枯，他們的傲氣，原建築在千萬人的沮喪上頭的。每當校

節或日暖風和的星期日，帶了睜大驚訝眼睛的親戚之類校內兜兜，不厭其詳地指點着每一顆草的名貴，心中不免跳動着得意吧，這種得意，往往是驅使他們更深地鑽入書本的原動力。

這兩所大學的祖宗是美國人，清華的體育館有前大總統羅斯福的紀念碑，燕京各宿舍的門口都鑄着洋富豪的銅碑，因此，有些地方我們大可不必詫異。清華變成國立很久了，藍布大褂漸佔上風，可怕的「拖屍」律早經鬥爭而取消，衣衫不整，路上吸煙的學生慢慢多起來，使關心於 Tsing-Hua Spirit 的先生們搖頭太息；燕京也似乎不比從前，除華僑和廣東人之外，頭腳雪亮，全副披掛的傢伙一天天在減少，藍布大褂的男士們再不躲躲閃閃，甚至還有資格追求女同學。

燕京男女生是三與一之比，數目不相上下，校風開通得很，所以密斯脫和蜜絲即使攙了手走路也不會引起謠言，冬日的冰場上常成對燕子般咕咕哈哈嘻嘻哈哈地溜來溜去，人們不以爲奇。清華可不同，千餘人中只有百來位蜜絲，求過於供，於是男女關係不太自然，彷彿北平的沙風，不刮則已，一刮——可就刮上了。在這綠油油懶洋洋的五月天，白的紫的丁香花馥郁的氣息夠塞住你的鼻子，楊柳的腰肢拂在你臉上好像在抓你

的脚底心，工字廳前，未名湖畔，那一處不宜於情人們的偎抱呢？

清燕兩校與北平隔絕，自成一小天地。如果一位高等美國人旅行到北平，覺得北京飯店的抽水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滿意而歸。那兒什麼都齊全：郵政局，電報局，銀行，使皮鞋腳變成貓脚的軟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의游泳池和廁所——南方大學生做夢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簡直是——！有皇宮般莊嚴，而比皇宮舒服，有洋房的各式優點，而比洋房美麗；燕京大學幅員一千畝，清華抵得上復旦光華交大暨南四校合起來那麼大，從南門走出北門，得一個鐘頭，新收入版圖的圓明園還不在其內呢。

清華大學很有錢。聽說單單廁所裏的手紙一項，一年得化法幣三千，Shower浴室裏，滾熱的水你冲上兩個鐘頭也不會有人來干涉。燕京從前由七個教會給錢，如今不知爲什麼美國也窮了，熱水汀就溫吞吞的，着實比清華差勁。整個冬天，從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在清華室內都像是夏天，睡起來蓋一條薄被就行了；拿清華生水汀的煤費充作別用，我看儘夠開辦兩所師範學校了。

燕京教授大半洋人，尤其是美國人；傳道士講授進化論之類，大致不會十分精采

吧；虔誠的老蜜絲也不少。教書挺認真，惜乎脾氣太壞，偶而錯叫了一聲「蜜昔絲」，她就拉長面孔不給你及格分數。清華的教授國貨居多，雖然國貨，大抵總歸過回把金的，不然怎配當教授？他們沒有海上那些。「When I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先生們那麼淺薄，可是也沒海上教授們天真，假如你遇見一位南方的教授，尊姓大名之外再請問在那兒發財，他一定大言不慚說：「復旦大學教授，兼暨南中公光華大夏講師。」用同樣的話問清華教授，答覆大概是：「敝人在清華稍爲擔任點兒課。」美國號筒的京海派之別就在此。

從廠甸買書說到北平的舊書業 薇 帶

爲什麼偏偏要從廠甸說起呢，無他，在偌大的北平市裏能夠把差不多所有的舊書業者都聚合在一起，却祇有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會而已。

其實，關於閑談廠甸的文章似乎也大可不必寫了。其故約有二端：從廢曆新正上元節的廠甸停止到現在，屈指算來已是兩月有奇，過去的事情早都變做了『明日黃花』，還有什麼意思可提！此其一也。再者，現在拿廠甸來做題目實在不容易討好，原因很簡單，就是差不多應當說的話都早已經被知堂老人在廠甸和廠甸之二兩篇文章裏面先講去了，並且都講得那麼好，同時自己年紀究竟很輕，博聞卓見的經驗自然不行，就是對於書籍的選擇和鑑察的普通知識也還是差得很遠，其陋也可知矣。舉例來講：在廠甸開始的那天——廢曆大年初一，無意中在一家冷攤上看見了一本題名叫做擬禽言的抄本（也許是稿本），下意識的拿起翻了幾頁，連其中的詩體是律是絕，是五是七都不會注

意就隨手放下——其實我也是頗喜搜集記載風土人情的書籍的。方一轉身，便看見知堂老人以大洋三角易之而去，想來大約總是『看了中意，便即蓋上圖章，算是自己的東西了』罷。這，我並不懊喪，心中反而極覺忻愉，深深的慶幸那薄薄幾頁的小書的得以貯入苦茶齋中的書櫥裏。老人在去年九月寫過一篇關於禽言的文章，內云『這也是我所留意考察的一件事』。今此書之歸老人，豈非『物得其所』。真的，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閒話講得太多了，經濟的窘迫也是我買書的致命阻攔，這個似乎不必細談，總之，知堂老人的『大約十元以內的書總還想設法收買，十元以上便是貴，十五元以上則是很貴了』的最低標準，我都是不敢輕易嘗試的。好像劉大杰先生在春波樓隨筆說過生平計有五恨，其一便是古書價昂，我亦常有此感。往往遇到一部好書，翻閱再四，不忍釋手，及至一問價錢，也便只好悻悻去之，但，心中真是痛楚萬分的。有時和書肆主人熟識，便請他爲我留存，約以時日。於是『背城一戰』便開始了，各處告貸求幫，當然不在話下，同時鞋子綻了，由他；襪子穿了，不買；再把八元錢一個月的包飯停止，去到切麵舖食用七分錢一餐就可以飽的燴餅。及至抱了那一函線裝由書肆踱出了時，衷心實在是怦怦地跳動着的。爲了這個，所以此文可以不寫，但是終於不得不寫的原因也在

此處了也。

幾年來廠甸的舊書攤還不算少，他們佔據的地帶是在海王村公園西邊的南興華街的東西兩旁便道上，南起琉璃廠中間，北迄國立師範大學，也許還要過去些。合計起來，總會有里許之長的，如果挨次仔細瀏覽，不遺一攤，那麼至少須要破費兩天的光陰，若是『走馬看花』，當然不在此例了。這些書攤多是宣武門內外的小市，東四牌樓，西單商場，東安市場，隆福寺街等處的小書肆小書攤的『化零爲整』的集合。此外還有那些終日走南闖北，跑山東，下河南，搜求書籍的買人也把他們平日裏積存的殘餘書籍拿來湊趣（在這裏是常常會被我們發現珍貴的冊籍的）——平時他們並不做門市的交易。現在稍大的書肆如琉璃廠的來薰閣，隆福寺街的修經堂之類，多不到廠甸擺設浮攤了。這個對於我們這些窮讀書人是沒有多大影響的，他們都印有書目，但我們只能花費五分郵費函索一本當做菜單一類的東西翻翻『以解饑涎』，或是當做書目答問一類的東西讀讀過癮而已。當然其中會常有好書，也許恰爲我所需要，但往下一閱那令人咋舌的價目，便會使你的購買熱誠立刻烟消霧散。譬如說，琉璃廠的一家書肆藏有一冊抄本的張小山小令，書目上的價目開得是二千元整，真是嚇人，也未免有些『豈有此理』。張小山的作

品在元人散曲中是不是最足珍貴，最有價值還是問題，這裏姑且不談。但，此書幸好尚未售出，如果有人肯買，那才是『更豈有此理』了呢。又如某書肆最近得到一部拍案驚奇初集，大版，精圖，大約是『姑蘇原本』（？），三四十元還算值得，可是當他們拿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去的時候，別人一問價錢，開口便是『一百』，少一個子兒都不行，結果是怎樣把書抱了來的又怎樣地抱了回去，因為我們能夠讀着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拍案驚奇就很知足了。我也曾以八角錢買過一部雷峯塔傳奇定本，在大書肆裏便非二元五角不可。北大的同學商鴻達君曾在人間世上寫過一篇北平舊書肆，以為『舊書今後若思想發展，還須另覓途徑』，蓋『私人收藏家的越來越少』和『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舊書』都給予舊書業的打擊不少，此外，大舊書肆的價目不很公道，當然也是其營業不景氣的原因之一。可是小書肆却占了這個便宜，同時他們的購買者的範圍又並不像大舊書肆的只限於私人專門收藏家的那樣狹窄，他們擁有的購買者是許多的大中學生和普通士人。近來私人收藏家和大學教授們也多走到這條路上來了：在廠甸集會的上午，東四大街的傍晚，西單商場的黃昏，宣外小市的清晨，你常會遇到『道貌岸然』的斯文老人，或是臂上夾着皮包的教授先生佇立在書攤旁翻檢那一堆一堆的陳舊古董。

自己頗有購買舊書的偏嗜，『愛屋及鳥』於是也很喜愛古舊的書肆。當你踱進一家湫隘低陋的書肆門限時，穿着土布製成的長袍寬袖舊式服裝，手裏拿着白銅的水煙袋的老主人陪着笑容，打着呵欠迎你出來。也許那笑容是造作的，也許你會討厭那打呵欠面孔的神色，但在那種靜穆的空氣籠罩之下，四圍儘是些『滿目琳琅』的函冊，伸手從架上抽出一部經書翻翻，放下再找一套說部讀讀，看完篇論交首，又尋段話詩的。真是但覺宇宙之大，也不過包綜於這幾萬卷線裝裏面而已，便不會不使你忘了一切身邊的瑣事，而感覺到一種莫可言傳的趣味，這裏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說明這種趣味，姑且叫他做『詩意』罷。至如新式書店則覺市僧氣味太大，那是『不足為訓』的。最好是——一面翻檢書籍，一面和書肆主人傾談，不必忌諱——當然更不必擺架子了。更無須限制題目，天南海北，蒼蠅宇宙，東拉西扯，無所不談。那麼，有意無意，間接直接，你一定會聽到不少新聞，獲得很多益處，至於多見好書，增長見識，是更不必說的了。對於書籍的內容雖然他們不一定完全明瞭，可是關於板本的真偽新陳，校勘的精緻粗劣却知之最詳，這是我們讀書人所不及的。記得有一天晚間和一個舊書肆的掌櫃的談了起來，談到北大的教授錢賓四（穆）先生，他說錢先生怎樣從小學教員一直變做馳名全國的專門

學者，又忽然拿起筆來寫了一張錢先生的住址很誠懇的勸我去訪問，他願意做介紹人。那天當我和這位掌櫃的告辭的時候已是十一點鐘多了，市場裏的攤販都早上板，出口只剩北門一處還半開着一扇，我心中滿懷忻悅『踏月歸去』。又有一次在廠甸，那舊攤的經理人告訴我周豈明先生是如何喜愛明清的小品文籍，又怎樣在論語上用了向來不會用過的筆名寫緝女鬪贊；鄭西諦收集雜劇傳奇，郭紹虞性嗜詩話，馬衡，容庚，唐蘭諸先生則是研究金石文字的專家；還有誰有什麼著作，誰嗜酒，誰怕太太，誰走起路來是一晃一晃……當時真能使我『側耳傾聽』甚至『爲之愕然』的，這大概就是商鴻逵先生所說的『橫通工夫』了。

胡適之先生曾對北大的同學這樣講過：『這兒距離隆福寺街很近，你們應當常常去跑跑，那裏書店的老掌櫃的並不見得比大學生懂得的少呢！』此言雖似幽默，却大有道理。

北平的公寓

徐崇壽

一 公寓與旅館民房的比較

北平
一
顯

提起北平的「公寓」生活來，我想凡是在北平住過幾天學校的，大概都嘗過它的味兒？說也奇怪，凡是一座學府附近（無論大中學校）總有多少公寓林立着專為學生哥兒們住宿。這固然一方面是由於學校中寄宿舍少，學生全住不下，勢必另覓出路；其實一方面乃是公寓老闆投機，為迎合學生哥兒們怕在校受拘束的心理，所以才開設的。總而言之，脫不了上述兩種理由，以致公寓在北平形成特有活躍的營業。

公寓的性質是介乎旅館與「民房」二者之間的一種變通營業。旅館的住客好像是暫來暫往的過路者，而公寓的住客却多半是永久的；旅館的房飯費按日計算且價較昂，而公寓的房飯費却是按月計算而且價較便宜的。至於民房呢，也和各地租賃房子住差不

多，不過北平民房的房東是兼管差使，伺候，洒掃，及茶水的（當然也非全是這樣），這種「反客為主」的習俗，別地實在少見！但是有一樣缺點，他不管住客吃飯，於是貧居民房者，還得上大街飯舖中解決這飲食大問題；平日固未嘗不可，但有時風雪霖雨就大感不便了。可是公寓呢，却是二者之善兼備；這麼一來，於是住公寓的除了學生為大多數外，甚至某種人也有住的，無他，為種種的方便故耳。這是公寓營業不衰的唯一原因。

二 公寓的三大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留人方便

除却上述之外，公寓另外還有三種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留人方便。根據人都是「喜動厭靜」的原則看來，則有此諸便，於是學生哥兒們才可以無拘無束的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了。先講出入方便一事——你住在校內，有學監探查，校規的約束，上課有時間，出校門也有時間，反正老那麼撒扭不能任意；但是住了公寓，可就不同了。看畢夜戲十二點鐘歸來，公寓門照樣敞開，永不能叫不開門，此方便一也。「開了房間」在某旅店一夜未回來，好在永無人稽查，此方便二也。密友拜訪，不分遲早，可以

晤面，此方便三也。愛人來訪，扃門談心，決無人打攪，此方便四也。除了上課外，或兼混小差事，早出晚歸，晚出早歸，各聽其便，亦無人過問，此方便五也。交遊頗廣，門庭若市，既無需乎傳達（校中有傳達處）之勞，亦無須乎號房之報，來既不迎，去亦不送，此方便六也。

次談起居方便一事——你住在校內，一個人不能獨佔一間，多是幾位同學混住在一起，所以一切行動總得顧慮大家的安全，不能恣意行事；但是住了公寓，可就不同了。例如昨夜八圈牌打完，頭昏腦悶，精神不支，於是來個一覺十二點，決無起牀鈴驚人好夢，此方便一也。看電影歸來，無興再看書，息燈納頭便睡，決不妨礙他人工作，方便二也。便壺不傾，被褥不疊，聽其自然，亦無人過問，方便三也。拉胡琴唱二簧，自己作樂，誰能干涉？方便四也。打麻雀，聽「大鼓」，爲的消遣，誰敢呵責？方便五也。白天不起牀，夜晚不睡覺，高興幹甚就幹甚，方便六也。

再談留人方便一事——在校內留宿朋友，按例是違背校章的，不過有些學校當局是認爲無關重要，不吹毛求疵的。然而留朋友在校內住，總顯得老大不合適似的，一樣不如在公寓內來得隨便。譬如與牌友共談牌經，滔滔辯論不休，忘記了鼓打三更，不妨同

榻共眠，好在無人過問，方便一也。陪愛人看電影回來，愛人家遠，不能歸去，不妨邀來一榻，共訴幽情，方便二也。親戚來訪，無下榻處，不妨權且小住，亦無入干涉，方便三也。性慾衝動，可以呼野鷄來伴眠，恣意玩樂，方便四也。

反正上述諸端，都是公寓特有的方便，凡是過來人，誰都承認的。也可以說是公寓營業不衰的第二原因。

三 嘩啦啦通宵達旦的戰場——公寓特色之一

在公寓內又麻雀（即打牌）是官的，雖然這「國賭」（有人稱打麻雀為國賭，因為全國上下皆嗜之）向來是懸為厲禁的，而且不斷的也有官方來寓巡查的；但好像巡官和公寓的老闆，伙計都遙通聲氣，暗有聯絡，所以公寓內抓賭，學生哥兒們很少犯案的。這麼一來，公寓的牌風轉熾，學生哥兒們的玩牌就無停息了。還有一層，公寓打牌，伙計例可得「抽頭」，老闆有時亦能分潤，所以他們時常就慫恿住客打牌；有時遇「三缺一」的局面時，老闆或伙計亦得加入。久而久之，公寓伙計便視此為副業了，牌具他們總預備的好幾副，以備不時之需。每當夕陽西下，萬家燈火，是公寓儘變為戰場矣！嘩

啦啦（洗牌聲）通宵達旦，鏖戰不停，響徹戶外。

至於學生哥兒們呢，有的是閑工夫，有的是父兄匯來的錢幣，除吃喝遊逛賞玩之費外，此茫茫長夜該如何消遣呢？打牌却是消永夜破寂寞之良法，於是不約而同的皆嗜嗜之。雖然其中也難免有一二束身自好者，但耳濡「牌經」，目染「戰風」，一個個都會上場交戰，自己不會，相形之下，豈不見拙？試問誰有鐵石心腸，不去嘗試一下呢？起初因為藝術不嫻熟，手法不精通，甚至牌場流行語不諳悉，難免討厭它，但久之習以為常，便厭念齊消漸漸的愛上了。且人各有好勝心，每戰未必能勝，輸錢之後，每有忿然圖報之念；或僥倖贏錢之後，又興貪婪之念，只這兩念便把學生哥兒們的錢都如漏卮般的流走了。說句良心話，我對於參戰是門外漢，却是初步入門，並未登堂呢，但偏愛觀局；固然不是「隔岸觀火」之興，可也不是「旁觀者清」之意；只覺着站在一旁默察那方城竹戰，四國交兵的聚精會神，鉤心鬥角的情形，從中每可以窺測出不少的人情世故或者悟出一片大道理來。

試看他們口中時時哼唧着；「碰！吃！擯！和！」等流行牌語，心中老是蘊藏着韜略兵法陰謀詭計，耳朵中只聽見是嘩啦啦……（殺殺！）的衝鋒陷陣聲，手中更是上

的來編遣調度指揮戰將（紅中白板等），以一個人心思才力來應付這縱橫捭闔，鬼神莫測的局面，試問不聚精會神勾心鬥角的如何能應付裕如呢？所以光這一着，我就佩服他們的五體投地。他們有的喜眉擠眼，高興的不知是啥？有的愁眉苦眼，憂慮的不知是啥？有的凝神靜氣若有所思，有的東瞧西望，絕類窺探，雖僅是個小小的場合，然而却把這五花八門的人情世事顯示出來了。每至一局結了之後，勝者笑逐顏開，心花怒放，銅子鈔票成堆的滾來，敗者則喪氣垂頭，默不一語，有非要再拼一下不可之概！不過勝負不均，輸贏總不能一樣，於是勝者貪饕，敗者圖報，循環交戰，非至通宵達旦不止！說了半天，我最佩服他們那抱必死之決心，持必勝之態度，其沈着應付之精神，其百折不懈之勇氣，其堅毅苦鬥之蠻幹勁兒，真可以洗國仇滅強敵而有餘，假使能善用的話！不過有些人是爲「中國將來的主人翁」寒心！

四 歌妓不知身世苦，強承笑顏賣咽喉——公寓特色之二

北平人管歌妓叫做「唱大鼓兒書的」，操此業者多爲一男子彈三絃引一妙齡女郎沿街賣唱，每當夜暝燈上之後，他們便敲着鑿鑿的鼓聲出來了。學生哥兒們枯居公寓內，

不甘寂寞，時常叫進來彈唱幾曲以爲開心，在深宵人靜之後，女郎發出淒切的歌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頗能動人愁緒！不過學生哥兒們是使她助興慰寂的，不是叫她來傷心的，所以誰顧慮她的可憐身世呢？

說也奇怪，這般歌妓們並不怎麼羞態靦覷，倒是個個打扮的花枝招展，故意撒嬌賣弄風騷，大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不在乎勁兒！每當三絃響處，歌女便輕嚀嬌啾的唱起來了，唱的多半是淫詞調調，男女戀愛等流行小曲，唱到音調激昂時，玩弄的學生哥兒們多拍手嗤笑，高呼怪叫不已。當此男女熱潮至極點時，淫褻之態就難免發生，好在操的就是這種營業，也不以爲恥了。

五 公寓內過節——賞錢是第一件大事

中國節俗的繁多與注重是佔世界第一位的，而這古老的北平由於歷代帝王建都於此的薰染，以致官味的十足也是全國特著的。早些年清庭內府的過節的奢華下及四民百姓過節的鋪張都是有記載可考的。入民國以來，此等風氣好像漸漸減小，然而這文化的古城對於過節的觀念還是牢而不破的，一年一度的照樣有應時的點綴！所謂「四大節」。

「八小節」大概人們仍奉行不稍違，除非經了當局特別的禁止是不能一下取消廢除的。公寓內過節，也不能例外，普通是舊曆年節，五月的端陽節，八月的中秋節，但過節第一件大事是住客必須出「賞錢」與伙計，不論你是否願意。按「賞」字的意義看來，好像是有功才能邀賞賜，那麼「賞」至少是自動的意見，但是公寓內的「賞」幾乎是被動的，因為習慣與寓規是如此。所以在過節的頭一兩天，伙計們便笑嘻嘻的換了另一副面孔，當然伺候的也比較慇懃，手中拿着紅紙條子送到全寓的住客面前來領賞錢。賞錢起碼的一元，太少了顯得寒蠢不夠派兒，有失咱們公子哥兒的身分。賞錢按理是伙計獨享的，但老闆竟也可以從中分潤，說不定他們之間另有一種祕密規定？

這賞錢你硬不出也成，但可受不了老闆的奚落與伙計的白眼！人情原是建築在金錢上，你多賞幾元，喚伙計時總可應聲而至服從你，顯得比平時格外勤慎點；但假如你賞時或少賞幾角，那可糟了！你叫伙計時，他可以故意裝聽不見，有時明明看見他過來叫他一聲，他可以回你說有事顧不上！你說多可氣！賞錢發出之後，馬上公寓的小照壁上便貼了一條：「某屋某先生賞大洋幾元」，老闆很勢利，他可以故意把賞錢多的先生名字貼在了極高處極前面，好像學校中張榜名列甲等，賞錢少的便當然落在後尾了，自己

看了無形中是種莫大的恥辱！老闆用得是「激將法」，你既然一羞，下次一定多寫幾元，那比什麼也靈驗，你說是不是？

不過伙計也真是天生的賤骨頭！拿金錢想買的人死心塌地的悅服你，本來不容易！也倒不必一定怪伙計勢利。自己的賞錢只不過贏得照壁上高標出了姓氏，連名字都標不出來，說來可憐！可是開的早飯總比往常豐富點。

六 跋語

我是個學生，由中學而大學，中間十餘年在北平公寓內生活着，所以關於公寓內的一切情形都明瞭，以上拉雜所記的，只是不過片段的概敘而已，實在不配詳密的公寓生活寫真，但我覺得這些花花絮絮也頗有公表彰示的價值，故不揣譎陋寫出來，以實「北平特輯」之一頁。

公寓裏的風波

何 容

在北京（北平也在內）過了十幾年，由坐講堂到站講堂，老是在一個小環境裏混，並沒有認識真正的「北京」。我自己感覺北京的生活和別處，譬如說武昌，天津，或者我自己的家鄉，不同的地方就是住公寓。公寓有大的，小的，闊的，窮的，形形色色，一個人若非以住公寓爲業，也不能遍嘗。姑且說說我住過的那個公寓吧。

民國十一年（照例該注上公曆一九二二）暑假，我從天津到北平來攻學校，住在西城宣武門內某一個公寓裏。很普羅的那麼個小公寓，裏邊住的除了學生，還有在衙門裏混小差事的，卸了任的窮縣太爺，也有單爲生孩子來住幾天，等孩子生出來死了，就搬走的。那些學生之中，現在也有成了詩人的，其餘的知名或不知名，現在都不知道幹什麼去了。

這個公寓是一個寡婦和她的兩個小叔子開的，有那麼二十多間不甚高明的房，大概

租價也不會太大，她是掌櫃的，大小叔子就算是二掌櫃的吧，二的算是小夥計；此外有一個老夥計，她們管他叫老舅爺子；都是他們一家人，只有那個「包辦伙食」離不了的廚師傅是個外人。大概這個買賣也就是湊合事兒，要說發財，恐怕也有限。他們都是京東的，在北京開着公寓，總難免有些親族來探望，或者說來揩油。這些親族，有騎着小驢兒來的鄉下老頭兒，有帶着小辦兒的鄉下小伙子，有在北京剃頭的鄉親，有辭了活來閒住着的老媽子。有的住幾天就走，有的幫一兩個月的忙，作臨時夥計。這是這個公寓的特色。門洞裏常有滿地驢糞，院裏常有個剃頭挑子，夏天夜裏，常有個知識不高而經驗頗富的女人在院裏高談闊論，便是這個特色的「表現」。有些小風波，也是因為這個特點而起。

那個常來的女人，他們管她叫「大姐」，年紀有三十上下，其康健不下於今之摩登；要說美，那就得看叫誰說了。她雖不定會游泳，可是據她自己說，她小時候兒常站在井台兒上踢毽兒；瞧她那兩隻後天調得太過的小腳兒，真難爲她這份兒本領！要不是時代過去了，誰敢保世無名士願爲之執鞭呢？她是常混宅門兒的，什麼事兒都通達。客人們有時要打個小牌兒，湊不夠手兒，邀她參加，她也欣然同意。出門兒混事的人，當

然不能像鄉下女人那麼死相。和我住同屋的那位王先生，是個公子兒，人滿漂亮，而且帶點兒腴腆。因為一塊兒打牌，一回生，兩回熟，說話也就隨便一點兒了。「你瞧王先生那人倒怪好玩兒的。」這樣的感想，在她總是應有的。有一天，這位王先生要回家，也是她辭活賦閒已久，便同他說：「王先生，您那兒有找做活的人家兒嗎？要不我跟您到您那兒去好不好？」不料這一句話惹得那位王先生捧門而入，大罵「不要臉」還說：「舀盆水照照自各兒的影兒，王八蛋！」我正在屋讀納氏英文法，記的 *tense* 變化，像禱告似的背 *I shall be loved, I shall be loved*，忽然那位王先生氣憤憤的進來了，後面跟着那位二掌櫃的，他說：「王先生，您別多心，她不過問問您，沒什麼別的意思。」又轉過來對我說：「您倒沈住氣了，老是『餡兒餅烙餅，餡兒烙餅』，您也勸勸王先生。」我要勸也不知如何插嘴，只得接着背 *second person* 和 *third person* 的變化。

這位二掌櫃的，有二十來歲，頗有點兒「不在乎」的勁兒。他常和客人們打個小牌兒，喝兩盅兒，躺在客人的床上聊天兒；憑他，永遠跟客人吵不起架來，有時候兒讓他叫大師傅給弄個好一點兒的菜，他毫不在乎答應說，「好吧您哪！來個攤黃菜。」那個帶小辮兒的幫忙的夥計，可就不然了。您要說菜不好，他說，公寓的飯食就是這個樣

兒，愛吃不吃！吃好的？六國飯店的菜好！」有一次我的鄰屋，爲開飯跟他吵起來了，他說：「你甭拍桌子，你不敢打人。我告你，我們車船店腳衙，沒什麼好人。」這時那個老夥計，提着水壺，在院裏慢條斯理的說：「哼！打人哪？那得幾兒來？」於是那個拍桌子的客人輕輕的說了一聲：「豈有！」以後就寂然無聲了。

自從起了這兩次風波，我感覺這個公寓有點兒不好，便搬到別處去住了，後來還在街上遇見過那位老者一次。現在那個公寓已經關了。

我的公寓生活

鍾 棻

在許多描寫舊京生活的作品裏常提到公寓。也許是由於那種出人的幽默，我特別記得老舍先生的趙子曰。不過是我親自在公寓裏住過一陣之後才明白爲什麼牠在作品中占這樣一個重要的地位。

在國都南遷後，舊都漸漸失去了她政治上的重要性，變成一個純粹的文化區。也許此刻那間的特殊政權又使她繁榮起來，不過在當時她實在是全靠學生來維持的，所以許多公寓門前都貼有「本寓召租學員」的紅紙條。在這種公寓裏，花上三塊至五塊錢一月，你就可以租下一間除安設一床，一桌，一椅，一個書架之外，尙有轉身餘地的屋子。北方的房屋有牠的特色，四壁和頂棚大都是用白紙糊的，地是磚地，這自然不如上海的許多 Apartment 考究，但對於一個普通學生，在供求兩方都算合適了。運氣好的話，你可以租到一間北房；冬日一天有大半天屋子裏充滿了陽光。晚上你有一盞三十支

光的電燈。在這屋子裏你可以讀書，寫作，睡覺或約朋友談天。同住的十之八九是學生。彼此却很少發生關係，因此受不到什麼打攪。沒有胡琴和麻將的聲音；又因為公寓大都臨着僻小的胡同，汽車根本就不會走進來。唯一打破這沉靜的是小販的叫賣。當和暖的季節，在外面跑的時候多；冬天爲了捨不得離開爐火，常躲在屋裏，於是從早到晚可以聽到種種不同的市聲。這種市聲是這古城的一部。牠和這整個的零圍十分調和。牠本身就是一種美，舊都無數種美之一。早晨初升起的太陽帶來第一種聲音是「烤白薯……趁熱和。」這聲音告訴你說外面的天氣是和爐中的白薯一樣暖和，讓你快快起來。上過幾課回來，太陽當頂了，於是那直叫進院子裏來的賣燻鷄的引起了你的食慾。冬天是日短的，五點鐘天已昏下來了，這時手挽着紅漆盤籃的老頭兒照例跨進了公寓的門。一聲冰糖葫蘆讓你覺得在工作了二三小時之後，是該歇一下，吃點甜甜的東西了。晚飯過後不久，這時你可以聽到在這些市聲中最好聽的「賽梨蘿蔔……蘿蔔……」，清脆而響亮地打入紙窗來。聽着聲音你就會想到那電石燈下放着一個個青皮紅心蘿蔔，味道決不會壞。倘然桌上有着幾個零銅子或一張二十枚的破票兒，你一定會跑出去買一個來，坐在籐椅上，對着爐子慢慢地吃；一面把皮剝着放在爐邊烘着，爲這屋

子增加一份水氣。吃完蘿蔔，再做一二點鐘事情，街上打過二更，這時天大概更冷了，風吹得窗紙震震欲裂，你忙忙收拾一下，躲向被中，再看一點書，或簡直熄了燈，閉住眼想這一天的經歷，這一年的經歷，多少使你歡欣或惆悵的往事正一幕幕在你心頭映出。於是慢慢地，不自覺地，你聽到由遠而近的「硬麵……餛飩……」的聲音，悠長而顫動。你腦裏立刻顯出一幅圖畫：在寒風中，在深夜裏，獨自兒提着盞諸葛燈，彎着身子背起一個大籬筐，裏面放着一個個紅糖餛飩，一面踏着沉重的步子，一面用一隻手護住耳朵叫喚。想着你似乎覺得那籬筐裏不是盛的餛飩，那籬筐不是籬筐，牠祇是一付人生的重担，裏面滿裝着憂患，你感到一份淒涼，窗外的冷氣直打入心底。到底接着來了一聲「熱豆腐……開鍋喔……」，驅走這寒冷，送你入溫暖的夢中。

我初進北大時因為宿舍沒有空才在公寓裏住了半年。後來宿舍有空了，我幾乎不大再想搬進去。我住的公寓掌櫃一家五口人：內掌櫃是個壯健的北方女人，專管替客人洗衣服；不但洗得很乾淨，並且知道不用客人囑咐就把襪後跟的破洞補好，把快掉了的紐子綴上。掌櫃的姪兒是這裏唯一的夥計，管服侍客人，打臉水，沖茶，接待來客和買東西，自然買東西不免要賺兩個，但並沒有就賺到使人生氣的地步。掌櫃有個七八歲的女

兒，她在這公寓裏也一樣有用。她正進平民學校讀書，認得兩個字，於是公寓裏客人的信件就都由她來送。有時你身邊缺少用度，飯賬已經來催過幾次，正獨自兒坐在房裏盤算；聽得有人輕輕地打門，門開了，探進一個拖着兩根小辮子的圓臉，「×先生，你的信。」小小的手送上一封家裏來的掛號信。於是你一高興，必得從桌上或抽屜角找出幾個最後的銅子來給她買花生米吃。你從她那裏得到微微的一個笑，一聲清脆，道地的「謝謝你。」至於掌櫃自己原是一家之主，實際上倒頗清閒。除非他姪兒忙不過來時從中插個手兒，大部時間却是在堂屋裏一坐，弔着旱煙袋，喝三大枚一包的香片茶，和客人談談七老八十的古記兒。

這麼一家人各自盡着他的本份，老老實實地生活，老老實實地待着每一個客人；使每一客人感到方便，覺得住在那裏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

半年後我到底離開了這地方搬進不要錢的宿舍。但每當我走過門口，只要有人看見，總少不了一聲「×先生，您好啊！」的問候。

北平早晨的調子

陳啓選

在北平唸了幾年書，別的東西一點沒有學上，僅養成了一個起早的習慣。以先，爲的是夜裏很幽靜，總利用她來讀點書，或寫點文章，直到晚上一二句鐘才上床睡覺。但，我到北平後，不是這樣了，我情願捨棄正好讀書和寫作的幽靜的夜，而去早睡覺，打算第二天早上早些起來。爲了我發現到了北平的早晨，有種特殊的可愛風味！不來欣賞她，覺得有點辜負她似的。

北平的早晨與其他城市不同的，便是一種調子的聲音瀰漫全城。我們大家都知道，北平是平劇的發源地。北平的劇館林立，和北平人的喜歡聽平劇以至學唱平劇，因環境的關係，也是必然的趨勢；可是，不論以唱平劇爲業的伶人也好，和想學唱幾句平戲的公子哥兒們也好，據說，必先調好嗓子，而後才可以學辭句，并且調嗓子，非要在每天的早晨練習不可。所以北平的早晨，到處可以聽見喊叫的或唱戲的聲音，不是沒有

緣因的。

每當血紅般的太陽從東方爬上來的時候，便有許多人散佈在各處曠場上，臉對着牆壁，伸長頸，大聲地喊着；有粗獷而大聲的大花臉的聲，有高而細尖的青衣聲，有中平而爽亮的老生聲；也有兇野的大聲在笑，悲哀的尖聲的在哭；還有在唱武家坡，或楊延輝等等的戲，他們老是重覆的一次次在喊，直喊到自以為覺得滿意點的時候才稍息一下；他們也重覆的在唱，就是唱到那一句以為不好的時候，馬上地又重覆的唱。唱的時候的臉雖然都是朝着牆壁，可是有的手和脚也如真在做戲樣的動。早晨的調嗓子的人：有男的，有女的，也有很小的小孩和少女，以及有鬍鬚花白的老年人。不過女的，和小孩，大都有個人同在身旁的。

有了人調嗓子的緣因，倒把一個很幽靜而新鮮的早晨，反變成了一個雖嘈雜但仍保持清新的晨間。我常常這樣想：北平城，以一個耳順的老年人來譬喻她，是再適當也不過的；老年人的特性是悠靜，持重，那麼北平城也正是這樣！自己覺得在中國所走的城市，也不能算少了；但以我所到過城市中，誰也沒有北平這樣悠靜！雖然她裏面的一切設施，並沒有與其他的都市毫沒半點差異，及她的早晨反較為熱鬧。

我覺得聽早晨的調噪子，要比上劇院裏去聽戲還好，爲的在它這兒可以窺見一點唱戲的真切，戲一到上台去唱的時候，它的目的便是成了給人們欣賞，還要得到報酬的玩意兒，在這給人們欣賞和要報酬的場合，非要唱得使人們滿意不可，而虛僞的成份，也就十足的顯露出來了！雖然他的表情是那末的親切，并博得衆人喝彩！早晨的調噪子可不是這樣，他調的時候，不是在台上，沒有人在欣賞他的藝術，以及不得已的裝了虛僞去得報酬，當然，他是自由自在的可以隨便點，唱完一段戲，可以再來一次，一段戲裏面的一句唱得自以爲不好的時候，也可以重覆的再來這麼幾次，在這自由自在的隨便裏，重覆的再唱裏，便表顯出他的唱戲的真切來！有時反而唱得比在戲院唱的名伶好。

我的所以喜歡聽早晨的調噪子，以致成了一個能起早的習慣，它的原因就是以上的一點。

廿五·五·十·寫於太平湖。

北平傳說

駙羊

白塔寺白塔

白塔寺在阜成門內，相傳遼代因爲西方屬金，所以造一個白塔來鎮壓，但據廟中的喇嘛說：『塔下是個海眼，有神人在海眼上蓋了個大鐵鍋，鍋上再造一塔鎮住海眼，否則，全城就會變成澤國』，又說『有一個時期白塔忽然裂開，海眼中的水往上直冒，全城的百姓都嚇壞了，但是又沒有法子把塔合上，這時忽然有個背負鐵鋸的老人出現在廟前，嘴裏嚷着「鋸大傢伙」！人們以爲他是鋸碗的，便拿些破碗給他鋸，不料他竟嫌小，人們便又換了口破缸給他，但他仍是嫌小，於是就有人譏笑着對他說「白塔裂了，你爲何不去鋸上？」老人竟點頭自去，當晚，鄰近的人們都聽見塔上有叮叮之聲，天明看那塔時，竟已變成整個的了，裂縫的地方，有大鐵鋸數枚，塔身周圍還圈上了三道大

鐵箍，現在雖然鐵鋸已沒有了，而那鐵箍却仍存在，那老人便是魯班的化身，所以能把白塔鋸上」云云。

鐵佛寺古井

阜成門內還有一座鐵佛寺，寺中大殿內有鐵佛，鐵佛蓮座下有古井，井中有大鐵鏈一條，相傳大禹治水時，鎖了一個水怪在井中，其後不時興波作浪，乃有「高僧」用符籙貼在井上，並且鑄了個鐵佛坐在上面。到了清光緒年間，有無賴數人相約下井探險，希冀搜得珍寶，第一步便是拽那條鐵鏈，豈知由晨至午，拽了半日，還沒有拽盡，大殿上已堆滿了鐵鏈，這時井中忽起水聲，霎那間水已湧出井外，於是諸無賴大懼，趕緊把鐵鏈再放下井去，水也立刻就退回去，從此以後，便無人敢再拽那鐵鏈了。

御河橋前石獅

天安門前有一條御河橋，橋前有兩隻石獅，右邊的一隻石獅，左腋下面有一個寸把深的洞，相傳是明末大將李國禎追李闖至此，李闖躲在石獅身後，李國禎性急如火，舉

槍猛刺，不料却刺在石獅腋下，李闖因此得免於難，而不幸的石獅，身上便從此多了個大窟窿。

西安門上鐵箭

西安門上的匾額左邊，插着一枝鐵箭，相傳是李闖攻破京城，率領大軍入禁城時，對着承天門射了一箭，表示他得到了最後勝利，不料箭却斜刺飛去，中在西安門的匾左，北平人說起此事，便認爲是李闖不能「正統江山」的預兆，如今那枝箭還插在原處，箭尾的羽毛已是一根不剩，只餘鐵質的尖桿一枝了。

頤和園虎城

頤和園東面有一座殘破的虎城，爲清代豢虎的地方，據左近的鄉老說「乾隆年間，從遠方來了個和尚，進見某王爺，說虎城中的虎勢太盛，久將爲災，他能用法降伏牠們，某王爺就把這話轉奏皇上，皇上聽了大怒，認爲那和尚定是個挾有邪術的妖僧，降旨把和尚推入虎城餵虎，不料那和尚竟能與虎角鬥數天之久，結果是人虎雙雙力盡，臥

地不起，而皇上竟仍認那和尚是妖人，乘那和尚無力反抗時，推出斬了，可憐那和尚空有神力，竟自伏首就戮，真是冤枉！』如今那城只剩了些殘垣斷壁，更說不上有什麼「虎」勢了！

雙塔寺雙塔

西長安街道旁有兩座磚塔，一高九級，一高七級，據傳說是金代修雙塔寺時所立，後來因為年代漸久，廟中建築逐漸傾毀，只剩了兩座塔還存在，從前年頭太平時，兩座塔是晝分夜合的，若是在天還沒亮時跑到塔前去看，便可看見雙塔漸漸分離的奇景，後來中華民國成立，在西長安街的東頭上開了一座新華門，因之地氣完全被損，北平人俗稱「破風水」者是也，而雙塔便從此離而不合了。

鐘樓銅鐘

地安門外，鼓樓之北，有一座高大的鐘樓，相傳樓內的大鐘本是鐵質的，後來因為鐘聲尖銳，不甚壯聞，於是改鑄銅鐘，但鑄了一年多還沒有成功，當時監督鑄鐘的人有

一個女兒，據說她是爲了「懼父獲咎」，便投身於那熊熊火光的鍊爐中，因此鐘竟得以鑄成，不過此後每逢風雨之夕，那鐘聲就會顯得異常淒涼，那便是爲了鐘的靈魂就是她的靈魂了，後來這樁孝聞，傳到了皇上的耳中，便下詔敕封她爲金爐聖母，並在當時鑄鐘的地方，爲她建了一座廟，那便是鼓樓西邊的那座「鐘娘娘」廟了。

潭柘寺帝王樹

西山羣峯的潭柘山中有潭柘寺，寺中有一顆千年以上的銀杏樹，高凡九丈，枝幹叢生，便是所說的「帝王樹」了。相傳每代新皇登基的時候，樹上必生一支幹，年餘就可高及一丈，每逢帝王死時，那支幹就會自裂，與母幹合而爲一，不過在清朝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年間所生的支幹，却都是細不盈握的，到宣統登基時，樹旁又忽然生出十幾株支幹來，有見地的人便預知清室的大數已盡，天下行將大亂了；不過另外有一個傳說，說宣統的那株支幹是在登基後的不久自行折斷了，不知那一說是正統的？

崇興寺關公像

廣安門外有崇興寺，大殿上供關公像，奇怪的是那像是白面孔的，而且穿的不是綠袍而是黃袍，據傳原來所供的本是魏忠賢，這座崇興寺是他的生祠，後來到明末魏忠賢被處極刑，皇上且下詔毀滅他的生祠，於是地方官就循當地人民所請，把那神像的面孔用紅色塗了，加上三柳長髯，改成了個臨時關公，後來清兵入關，又燬於火，康熙年間重修，方改廟名爲崇興寺，而那關公像也就又改爲白面孔的了。

金甲土地廟土地

金甲土地廟在阜成門內，廟不大，而神像也只有二尺多高，不過北平其他的土地都是方巾藍袍，老態龍鍾，惟獨這裏的土地却是金盔金甲，凶眉橫眼，據說這位土地爺是明代的一個看街兵，終日酗酒鬧事，號稱醉王，崇禎末，李闖犯京城，醉王立誓親手殺賊，後來城破之日，醉王果然全身甲冑，迎戰李闖於街頭，不幸爲亂軍所殺，清兵入關，順治皇帝嘉其忠，敕建此廟，而封醉王爲金甲土地，此其所以怪模樣的由來也。

白雲觀石猴

西便門外，白雲觀中，窩風橋上，有一隻石雕的猿猴，相傳石猴能避風，能治一切傷風，驚風，風寒等病，所以到這裏來的人，都要把這猿猴撫摸一下，年歲久了，這石猴周身也被摸得發了光，而且滑膩得如同脂油，漸成玉猴了，而治好的病人，據說還真不少呢！

東嶽廟銅騾

朝陽門外東嶽廟，有一隻銅騾，據說摸牠何處，就可治好何處的病，如眼如腿，奇效如神，所以那隻銅騾也被摸得周身放光，和白雲觀的石猴可以互相媲美了！銅騾旁有磁馬，據說也能治病，但是摸牠的人不如摸銅騾的多。

北平話舊

八六老翁口述
李銘筆記

北平爲中國故都。三十年前，余曾偕內子去過一次。追憶往所聞見，多有可述，乃令小孫銘兒執筆記之，以應宇宙風北平特輯徵文之需。

白雲觀者，北平巨刹也。平時遊人罕至，其最熱鬧時，爲每年之正月間。詰朝以往，苟非大雨雪者，則宣南一帶，車馬銜接里許。徒者夾車馬行，皆蹣跚不能遽進。肩摩踵疊，蓋十九爲遊客也。觀高牆峻宇，京外尠比，而金碧炫耀歲歲加以髹飾。余寓平十載，歲必一至其地，而牆上粉堊，梁間丹漆，煥然如新，未始有纖屑剝落，其財力之裕，亦有可概見者。正殿爲屋五楹，前面門窗數十扇，悉以檀木爲之，雕鏤至工細。餘三面壁間徧刊玻璃燈；燈製狹而修，匡以木，光澤可鑑。其前一方面篆萬壽無疆四字；字益大，硃書，泥金其緣，數之殆及二三百炷，排列如屏障，乃不見屋壁尺咫，北平人告余，謂皆出自慈禧后所賜也。殿前一石砌方池，深丈餘，廣約七八丈，闕少遜之，四

周繚以石闌，中互一小橋。遊人至者，必以冬春，池水漸涸，底見砂礫。橋下跌坐一道士，閉目合十不少動，遊人自池邊過，爭以錢擲道士身，求中，中則其人喜，以爲今歲當大吉；否則凶，其人必怏怏。相傳道士自開院日枯坐橋下，須閉院方獲升，恆彌月不得飲食，非有行者，莫能與焉。故羣無知者，咸沾沾一身之禍福，不惜以金錢爲溝壑之塹，而道士歲得此數千百緡，爲一年薪炭之資，已無慮其缺乏。甚矣！道士之狡，而遊人之愚也。

北平東康家營，以康姓聚族而居得名。光緒中葉，有康八康九兄弟，專集族中之無賴，荼毒路人，是地爲往來孔道，年輕婦女經過者，稍具姿首，率爲所污，甚或納爲下妾，竟不放還。迨乃意旣厭，復鬻諸他方。北平控姦佔之案，高將盈尺，當事者恨甚，屢遣官兵往捕，而康氏兄弟消息極靈，聞官兵將至，已先遁，且身皆矯捷，一日能走三百里，官兵不能追，先後僅獲其族中同黨數人，閉居囹圄而已。康氏兄弟聞官兵返，輒回舊巢，爲惡如初，遠近苦之。榮祿管步軍統領事時，探知八至營口，急召趙躑子至，許以重金，令同鏢師往擒。（趙躑一足，賣藝糊口，絕有力，能舉百鈞。）趙故與八識，旣至營，給八至某所，令婦人陪飲，及醉擒之。逮平之日，觀者塞途，爭欲一識其面。

八年三十許，面白皙，冠緣金冠，衣黑緞皮長衣，手弄二鐵丸，神色自若。押差以鐵練貫其肩骨，牽之而行。入刑部後，訊以前控案，一一承招不少諱。供定，擬凌遲；行刑日，觀者復如前，老僕劉四亦隨衆往。觀畢回寓，爲余言八坐囚車至菜市口，下車綁定，監刑者令行刑人取舊獲八黨四，戮於八前，八張目視之，了無懼意。及刑八，刀三下，不稍動，僅斷臂時眉略蹙，亦強矣哉。康九聞獲八，他逃，官兵火其居，更拘餘黨十餘人，定軍罪禁錮有差。

正陽門甕城甬道西，有關羽廟在焉。廟面南，占地約半畝，殿三楹，高遜中人居，院狹不足容馬，乃置焚香巨鐵鑪於廟門之外。神像極小，全身皆純金所爲。逢朔，望，求籤卜休咎者蝟集，以北里中人爲最多。謂神能決若輩，半月中營業之何如也。清帝親祭園丘時，出正陽門，返經廟首，必入內拈香，意以爲是日敬天禮成，七鬯無驚，皆神呵護力，故不憚降尊參謁耳。相傳純宗時，有某國人進見，欲圖不利，陡見帝後一人立，長髯赤面，捉刀怒目視，遂大驚，不敢萌異志，逡巡而退。是夕帝夢神告如此；神又謂純宗爲劉先帝轉世，念手足之誼來相救。純宗詢神居何所，以甕城對。純宗爲換金身，且命世世子孫，經廟首，必入拜，著爲令也。其言可爲發噱，而一般士大夫，竟有

信爲實者，無怪釀成庚子之禍也。

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咸之時，上常居蹕園中，表以虛堂累榭，飾以怪石奇花，古今希世之珍，充物其中，莫可指數。有曾入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於目眩神迷，舌撻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真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蒂葉皆具，瓜上一蚱蜢，蒼頭碧翅作搖搖欲躍勢，色澤皆天然。此外若瑪瑙之碗，水晶之壺，琥珀之杯，質美而鏤工，多人間罕見物也。庚子之役，可憐焦土，被焚之後，西城一帶，多有手持園中寶器，沿門求售者。蓋皆居近貧民，冒火所搶得也。某部郎曾見人挾一翡翠桃，大如茶杯，紅活可愛，索值二金，以禁中物，懼事平爲人知，且得禍，皆不敢購，揮令速去，後不知落於何人手。夫天下之寶，天下人共賞之，侈君浮主，不明斯義，乃欲搜羅海內珍奇，私於一人祕之，不令天下人共見，及一旦亂機猝發，卽以私一人之故，聚而殲旃，阿房一炬，而古今希有無價之寶，遂與灰燼俱

盡，斯可慨已。

中國監獄之慘，莫北平刑部。道光戊戌，先大父通籍後，與同年安徽李文珪（文忠之父）皆分刑部行走。李公任厚純謹，與先大父雅相得，共僦居舊隴子胡同，無日不彼此過從。一日，李公至，語次愀然曰：人言官刑部者，必不得善果，吾與子不幸入此中，當思有以自贖，夫任性使氣，令罪人不得盡其辭，此悻悻者之所爲，吾與子可不慮此，此外豈無足以益人者乎？先大父曰：吾籌之熟矣，部中禁卒虐囚，苛酷乃過地獄，人言藉藉，豈竟無因，第事爲提牢所轄，他人不能過問，異時，吾二人中有一典是職者，必先除此積弊，庶稍湔無心過乎。李公稱善而去。後八年，先大父升任山東司郎中，總辦提牢廳。既視事，諭司獄戒飭獄卒，不許例外虐囚，違重懲不貸。又知其不免陽奉陰違，間數日必巡視一周，以察實在情形。某日巡至輕犯監，一老人面浮腫，有淚痕，知有異，問所苦，囁嚅不敢即答，固詰之，歔歔曰：犯以債務，被控押追，昨入監，獄索重費，無以應，入夜，牽犯至一室，令去上下衣，仰臥板上，以巨繩環手足腰肩數匝，使身與板合，不能稍移，復推板之一端近壁，始閉門去，少頃，忽聞奇臭，有物蠕蠕集兩髀間，知爲臭蟲，初不爲異，未幾來者愈多，自髀以迄面部，攢聚成團，大

肆啜吮，如針鑽刺，痛澈腹心，已而飽者歸去，饑者又至，憧憧往來，萬足齊踏，徧體奇癢，苦乃更甚於啜吮，犯不禁大號，無應者，向曉，蟲始遁，已身無完膚矣。語竟大哭，淚如斷綆。先大父旁睨一獄卒，見其垂首不言，體大震，知爲彼所爲，呼役卽獄中杖之百，立逐出。將舉趾行，又一瘠少年呼曰：久受意外辱，無處申訴，今遇明白官，敢以告。先大父聞呼止行，令隨僕，更張所挾小皮椅，移坐少年前，先詢所獲罪，答因奸人妻，縷綫於此者五月，更詢所謂意外辱，少年面陡赤，良久，低聲曰：世居通州，本世家子，以媚所私故，元宵日共車赴平觀燈，下車後迷失途，婦不知何往。翌日，婦家屬追蹤至，爲所獲，詰婦奚在，以實告，彼指犯爲拐賣，控於城察院，輾轉至此。初入監，家人懼犯不勝虐，許卒月十金，最前三月皆如期將金至，眠食尙無苦，今未識何故，兩月金不至，卒謂誑彼，語至此，指一卒曰，自前十日始，彼日於犯將食前少頃，先以，語至此，聲細至不可辨，先大父命僕前，少年伸頸向僕耳，吶吶然曰：先以婦人穢布塞吾口，僕傳語訖，令畢其說。少年續言曰：且謂汝好婦人，今以婦人要物餉汝，何如？塞後嘔吐必大作，食量乃銳減，今不及半月，瘦已如柴，行就斃耳。詰之所指卒，堅不承認。少年仰首大聲曰：汝無圖賴，原物尙在汝臥室中。急命僕率役往搜，果

得之於抗角蕭下，齒痕猶顯然也，乃命桎是卒。日將暮，呼輿返。次日到署，稟明堂官，照穢物污人律加一等治罪。部中爲之肅然。事畢，先大父顧謂僕曰：一人之耳目有限，奸人之技量無窮，正本清源，苦無善策，吾豈謂如此遂足盡吾責乎。復述李了語，悵然者久之。

張幼樵先生在朝時，直言敢諫，不避權貴，天下俾望風采。顧有時迫於窮困，所彈劾者，不必盡出於公意。試舉一事以證之：光緒癸未，蕭山林恭甫老史（名國柱）由貴州學使任滿回平，宦囊頗裕。張與林同年，且係宿交，乃俟其覆命畢，往假三千金。林吝不與，張悻悻辭出。次日，復挽人至林所，傳述己意，謂果不允者，必有以報復，毋貽後悔。林年少氣盛，當來人前，肆口詆張，指爲無賴。來人遂巡去。不二日，林忽得革職永不敘用之旨。糾者爲吳橋劉博泉侍御，（名恩溥後官至侍郎）實張所使也。初林丁母艱，將服滿不及十日，適爲考學差期，林急於應考，設法彌補。先考一日報服闋，倉卒入試，試畢竟得差，人無經意者，當林遭母喪時，張曾爲照料諸事，又襄題林母主，故獨知其諱日甚悉，至是以林不允假金故，乃搜羅當時林之哀啓，持以告劉，嗾令據實糾參。劉本薄林之行，遂本此上摺，更摭拾其在貴州時，與巡撫林肇元有通譜朋比事，

劾爲品行卑鄙，有玷官箴。並未交通，卽日革職，距抵平不過一月耳。林得上諭後，知張所爲，往謁之，張拒不見，林逕入廳事，毒詈萬端，良久不去。張窘甚，呼友勸之出。又數日，林始離平也。

光緒初紀，閻文介長戶部。戶部號肥部，人趨之如鶩，而獲利之豐，以庫吏爲最。窟穴其中，因緣爲奸，率家資數十萬，衣輕策肥，聲勢煊赫，王侯不逮也。文介視事之後，思剔其弊，朝進署暮乃出，鈎稽簿籍，庫啓閉皆以目，吏奸不能盡售，則大恨。某夜文介將朝，盜入室竊其紅頂，文介大窘，亟命僕放步奔，假諸某顯者。及抵朝房，卽內監已促之者再。退朝返家，甫入門，聞家人大譁，蓋前一日醇邸有小影，送文介命題，藏之櫝中，亦爲竊攜去。文介忿甚，時福錕管步軍統領，文介亟馳其家，詰責甚苦，福爲百計偵邏，不能得。又月餘，晨起，則小影已置几上而紅頂則終不還矣。文介知竊爲怨者所使，然不肯中餒。稽察部務，較前尤嚴。後因事觸慈禧怒，出戶部。人皆謂吏賄內監所構，蓋非無因焉。

咸同間，僧忠親王以善戰稱，而孔武多力，昭代懿親中，實罕其匹。性尤喜接士，輦轂之下，凡有挾藝至者，罔不以禮羅致。所居邸臨通衢，其西爲市集。自晨至夕，肩

販担負，往還雜沓，不一而足。有販羊肉者，其人爲鬪子，藍睛高鼻，狀至弗類。門者每晨起，必見此螿販羊肉之獨輪小車，自府前躑躅西，日夕則返，率以爲常。一日，販夫返自市，過府門，日尙未晡，憇焉。門前舊有石狻猊二，高五尺，左右蹲，披髮怒目外視，道路過者，暮夜必以恠。是日販夫卽肩此門右狻猊之石以立，立時出其腰中所插之短煙桿，實煙滿其斗，燃火柴吸之。且吸且自狻猊口中撩其所啣丸，續續弄之。丸受弄，鹿盧轉，聲鏗鏘不已，半晌，願謂門者曰：聞人言王爺嗜武藝，門下力士如鯽，今居府中凡幾，其藝又何若？門者鄙其人，置不答。販夫數數言，門者厭之，走入。有頃，門者出，則販夫已去；而門右之石狻猊，忽易而裏，大怪，睨視左，左亦如之，心知販夫弄已，懼爲王見，或且獲戾，乃急召健者六七人反之，願干邪之聲，達於堂奧，而所舉曾不能以方寸，六七人者力且索，乃相顧益大譁，交口奇販夫。正喧聒間，王自外呵道回，見狀問故，門者囁嚅以告。王曰：其人今安在？曰：去已久矣，明當復來。王曰：來，卽止以聞。明日，販夫果至，門者走告王。王獨身出中門，立面販夫，卽指左右石狻猊謂曰：是爾所爲耶？販夫惶恐伏地謝。王曰：無畏，爾果多力者，更爲我復之，吾不汝罪也。販夫起，乃遺其垂破之衣袖，趨而至門右，側身薄狻猊，屈其右足，令身少

蹲，徐乃自後腹下插右臂入，肩以起，旋之。令如舊所向，始稍稍安諸地，畢則更趨而左，不半晌，左者亦安置如前。王大稱善。既而見販夫車上繫繫帶羊肉，因顧語門者爲市二斤，其時北平肉價低，羊肉斤不過錢三十而足，門者支錢出，王自門者手中索得之，撐以二指，伸手以授販夫。販夫直前取，觸錢，錢轟立如小銅砲，指上下抵，兀然不得動搖，乃駢四指，握而撼之，不勝，則拔以兩手，最後乃脫其挽車之韉，貫而負之以肩，爲狀殆如緯夫之曳巨筏，顧緯夫雖俯其躬至地，而筏仍勿進，但見王略一振臂，手背藍筋條條露，兩指益弩張，中空似半月，此數十個之青銅錢不勝拇指之壓迫，乃自指間格格作響，販夫所負之車韉，爲年已久，勢且垂朽，而用力勇猛，亦時時有裂聲出於腦後，販夫流汗被額，不自知其韉之將絕，仍彎其腰，怒力前曳，王懼其傾仆，勢且破腦，乃疾呼止之，販夫既止，旁立牛喘。王笑而與之錢，販夫得錢數之，則錢十九粉碎，乃大駭服，立跪伏王前，讚王神勇不絕口。王出布二端錢十貫賜之，販夫拜謝而去。此同治初年事也。後十餘年，余隨侍北平，聞父執某言之如此；某曾爲僧邸記室，此事蓋某所目覩也。

閒話中華門

陶在東

舊京皇城東華門西華門之名，始於元代，惟元朝宮殿，非今基址，今之兩門地段，乃明永樂朝擇定建築，而遜清因之。就全部皇城以測兩門之位置，約當南北距離之中。門有兩重，曰內東西華門，曰外東西華門。沿外東西華門之牆俗稱皇城根。向南行，經東西安門，其外曰東西長安街。至最南端，折而東西相向行，至適中點是爲大清門。大清門者，即前朝大明門清皇城對外南向之第一門也。蓋自此門進則午門端門闕左右門太和殿保和殿乃至乾清宮之大內矣。大清門爲三月洞平列，洞勢穹然，門扇硃漆，束以銅條，釘以銅鉤，平日中門與右首一門俱閉，惟啓左之一門，俗謂左青龍吉右白虎凶之故。清時京省各衙門大都開左閉右，中門不常開，蓋亦一朝故事也。其中門爲御道，惟鑾輿出入一開，此外惟廷試進士及第鼎甲三人，傳臚之日，特賜乘馬出大清門中門也，故天下以爲至榮。故老相傳，此門規制，與神武門同，取其南北相配，其建築尙係明時

故物，隨後只加修葺，清初定鼎，第易一門額而已。門額式爲立扁，藍地金書大清門三字，左滿文，右漢文，懸於城堞樓檐，顧京師人罕見及之，緣此門與正陽門俗稱前門者相對，距離尙數百步，此門墻左右，樹立白石欄杆，爲凸字形，向南伸展，入前門者，經棋盤街，即循石欄分向東西而去，門額高遠，非目力所能及。一般人狃於小說戲劇天子午門之說，遂稱此門爲午門，妄也。民國建元，已屆雙十，在清室則爲宣統三年辛亥臘月廿五日，始下遜位之詔，逾年壬子，則民國二年矣。其年春，臨時總統府規定改大清門爲中華門，飭下內城巡警總監王治馨遵照辦理，摘除舊額，改立新額，是爲中華門成立之始。當是時北京南京建都議尙未定，萬端經緯，日不暇給，顧汲汲更改一門者，蓋有一外交上之關係在：辛丑和約，可謂集喪權辱國之大成，各國稔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含有理藩院傲慢之意味，訂定設立外交部，以親王大臣領之，班在六部之上，六部者吏戶禮兵刑工，其時尙無商學郵傳等部也，又訂定各國公使覲見儀注，有一節云，公使坐肩輿，由大清門入，至景運門降輿，景運門者，乾清宮外東面之門，其西面之門曰崇隆，入崇隆門，當乾清宮西墻，突出偏廈一道，黃瓦硃門，月台三級，則全國政務總彙之軍機處也，入內而北，則爲養心殿，皇帝逐日視朝召見之所，是此兩門，可謂去天

尺五極深嚴之禁衛矣，王公大臣，必賞在紫禁城騎馬者，始得乘坐朝馬至此門。朝馬非真馬也，兩槓穿一坐椅，槓端繫帶跨於兩人之肩，昇之而行，此榮典也。此上則爲特賞乘坐四人肩輿，清末膺此特典者，慶親王奕劻一人而已。外國使臣乃以條約得之。予官刑部時，常以畫稿聽旨入內，一日借友廷昌學士自文職六班下值，出東安門，適遇外國公使乘綠呢四轎，參隨乘藍呢四轎，自大清門東月洞門魚貫而入，前呼後擁，皆我同胞，意氣飛揚，十倍晏嬰之御，轎中人戴其水餃式之帽，襟章燦然，口銜雪茄，鬚鬢蒼白，似是英使朱爾典，廷君忿謂望之不似人君。予因憶咸豐時英領義律赴禮部宴坐轎，恭親王奕訢謂爲沐猴，形諸奏片，及文宗批答，不自圖強背笑何益。咸光相距，四十許年，國體又不知降落幾等，此一紫禁城綠呢轎印像，深入吾腦，數十年不能滌去也。民國總統，代表外交，且共和新建，交際尤繁，清之不存，門於何有，萬國觀瞻所繫，改名誠不可緩。說者謂既有東華門西華門，天然應有一中華門，何故元明清三朝五百餘年而竟不得實現，予謂中國皇帝有一通病，龐然自命爲有天下，不知爲世界之一國，且不知百年來一爲列強之殖民地，大清與大明，皆朝代之稱，以天下爲對象也，縱使當時以中華兩字榜題，亦如震旦支那之稱，大而無當。自中華民國組織成立，而後中華爲一國

家，民權有託，國格自尊，表示在門，關係大矣。附帶有一小關係，有輯京師街巷名爲對者，東華門，西華門，對南柳巷北柳巷，可稱工對，今南門下加中華門，予擬兩巷下加長柳巷爲對，更成佳構。此巷昔見在前門外東城，但記憶不真，惜不得舊京城圖一檢校耳。王治馨初不工書，此門額爲其躬自書寫，自言機會難得，可留一名，門字右邊一直之末，應勾與否，寫時有一小爭議，京城九門及宮殿廟宇，凡門字俱無勾，與篆隸體相合，甲派主之，乙派則主張有勾，以爲民國凡事須示與帝制有異，况楷書本有一勾，予爲評判，甲說爲長，體沿小篆，與帝制無涉，前此滿漢左右，文不平等，今漢文獨立，毋庸爭此一勾，書成結構在顏歐之間，亦復雄俊可喜。治馨旋特任順天府府尹，後改京兆尹，（今北平市長）因案受賄五千元，爲肅政使糾劾，付大理院審問得實。先是頒懲貪令，官吏枉法贓至五百兩以上者處死刑，至是院依此令爲死刑之判決，由法部呈報總統，一時朝貴奔走請貸，淮軍將領張勳至於跪求，而項城不允，旋執行槍決，仍厚卹其家。治馨乃北洋道員，爲項城所賞拔，寵遇不亞於段芝貴雷震春一流，而結局如斯，或謂報私怨，此刻論也，蓋民三四年，帝制已有萌芽，則執法懲貪，不私近昵，亦爲他日太祖本紀論贊數行地耳。治馨有吏幹，其任警監京牧，首尾三年，對於地方緝捕

興學賑災，頗有政績，不容以一眚掩之，迄今故都父老，過中華門者，瞻仰遺跡，不能無峴首羊碑之慨也。

宇 宙 叢 書

(一)

北 平 一 顧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民 國 廿 七 年 七 月 初 版
民 國 廿 八 年 七 月 再 版
民 國 廿 九 年 四 月 三 版

發 行 所

編 輯 兼 人

宇

陶

宙

亢

風

德

社

電 話 七 六 七 六 八
上 海 福 煦 路 六 八 七 弄 三 十 號